

國學小叢書

515583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5893B

# 京城風月

卷下

李薰風

## 第六回

末路堪悲女兒多不幸

癡情難慰君子自好逑

且說王明春剛剛送走徐素秋。那聽差忽然飛跑出來。叫道：「少爺千萬別走。太太請你快去。」王明春不曉嬌母叫自己何事。當時吃了一驚。急忙答應着跑到上房來。那王太太鐵青着面孔。氣呼呼的坐着正在發怔。見王明春進來。劈頭先罵道：「明春。你看見表妹沒有。她真是個喪氣鬼。清早起來。也不管人家忌諱。到來叫起了我。哭哭啼啼。說甚麼母親死了。要我幫忙。死了就死了罷。弄個棺材抬出。也就罷了。何必又來我們家囉唆。我真是又膩又煩。下回她再來。我已告訴聽差。不能再見她了。」王明春見嬌母叫進自己來。却是爲發牢騷。自己聽着雖不順耳。可是不敢直言冒撞。因陪笑道：「表妹年歲尚小。還是小孩子。嬌母何必與她一般見識。她死了母親的確也很困難。嬌母不幫她。誰還幫她忙呢。」王太太聽他說話。雖有點替徐素秋開脫。但尚可差強人意。氣就壓下一點。轉怒爲笑道：「明春。我們不提喪氣話了。今天有一件大喜的事。還要和你說。趁你早起未出去。和你談一談你的親事。快定規了。」王明春聽到這裏。方知王太太叫自己進來。意思並不單純。附帶着還有事。但是聽說是自己的親事。快定規。又不由一怔。忙問這是怎麼回事。請嬌母快說出來。王太太哈哈一笑道：「你歲數也不小了。難道還像小孩子這樣害羞麼。你的親事。快妥當了。你叔叔來信。已有幾分贊成。她是大滿女子中學的學生。教會辦的學校。說得一口好英文。張公館的小姐張美麗家裏和我們一樣。也是大公司的經理。」王明春聽明白以後。這樁事突如其來。到沒了辦法。因笑道：「嬌母也是一個半維新的人物。甚麼不知道。現在

已然不像從前那樣野蠻。買賣式的婚制。凡事均須公開。那張小姐是甚麼模樣。我做夢也未看見過。如何能行呢。」王太太見他。以未見過為辭。自己早就準備妥當。並不在意。笑道：「你自己不留心。她近來也來過我們家。你沒有看見。如今我拿她的像片來。她長得這樣的俏麗。身段又是苗條。頭髮黑黑的。你自己看了。包你稱心合意。」說着。王太太走進去。拿了一張很精緻。同生照像館照的弧光像片來。笑道：「你自己看看。人家小姐才時髦。照像必要到同生家裏的像片。一大堆一大堆。這是我要了來的。」王明春見嬌母如此高興。自己也祇得忍耐着。取來像片一看。那張美麗小姐。倒是一位時代化的小姐。典型。長長的旗袍。玉立亭亭的身材。燙頭髮。鬢角還插着幾朵珠花。手裏拈着一朵玫瑰花。側身站着。微笑。那派頭與風韻極和錢鶯麗相仿。王明春看了。自己一笑。拋開。說道：「這位就是張美麗小姐了。我倒沒有見過。一些不認得呢。」王太太見他看完像片。態度很是冷淡。自己仍不死心。拿起像片。自己又看了看。笑道：「哦。是了。你嫌這是一張像片。不是她本人。看不十分真切。是不是呢。那更好辦了。過兩天我請她來。看戲吃飯。約你們一起見見。教你仔細看一看。」王明春也不好說好。也不好說不好。祇對着王太太。微微一笑。說道：那過幾天再說。我要到公司去了。」王太太掄指一算。說道：「何必過幾天。就是明天。看開明夜戲。梅蘭芳又唱了。」王明春含含糊糊的應了一聲。退出身來。這件事各在旁的時日。還可有商量之餘地。今天不曉緣何。腦海裏一些印象。竟不留。出來惦記着。表妹徐素秋。急忙趕到棺材舖。看一具上等棺材。又付去三百多元。令他們送到徐宅。王明春去到公司。辦了一天的公。傍晚時分。自己換一身素淨西裝。臂纏一條黑紗。趕到徐宅來。那徐宅業已經棚高搭。門前停着幾輛洋車。出來進去。不斷有那窮親戚朋友來弔祭。王明春進了大門一看。上房門戶。早已打穿。門外階下。搭了一座月台。台上正中擺着一具棺材。徐太太業已入了殮。停放在月台上。棺材前面。擺着香爐蠟扦。兩隻白蠟的火焰。迎風



搖曳。香案前。正熊熊作光。焚化着一堆紙鏢。月台旁邊。疏疏落落。坐着幾位穿白帶素。窮親戚朋友。在那裏談天。所議論的。也無非這棚喪事。王明春看罷這一幕淒涼景況。又想起那徐太太。從小時對自己的好處。不禁淚落兩行。叫着老太太。跑上月臺上。站在棺材旁邊痛哭。那旁邊早有親友們。上來勸他止慟。徐素秋跪在靈幃之內。見是表哥來了。他陪着他落淚。放聲大哭。王明春哭了一場。免不得躬身下拜。叩了四個頭。由親友他陪着。也在月台旁邊一坐。拭一拭眼淚。和親友尚未說過幾句話。那徐宅的張媽。穿一件白素的孝衣。由上房裏走出來。叫道：「表少爺。小姐請你進屋去坐。要和你說話呢。」王明春也正要看看表妹。給張媽一讓。就隨着她走進上房來。那徐素秋披麻挂孝。穿一件粗白布大孝袍。看見王明春。又躬下身去。叩了一個頭。唏噓着道：「表哥。累你看棺材。化了好多錢。我現在謝謝你。」王明春自然謙虛兩句。說道：「我應當孝敬老太太。不足挂齒。表妹這一切。全辦妥當了。」徐素秋說完了。又掩面噓泣。還是那張媽代答道：「表少爺放心。全辦好了。世界上的事。一有錢。大家誰不會辦呢。」說着。倒過一杯茶。遞過一支香烟。請王明春坐下。王明春一看徐素秋。一張白白淨淨的臉。哭得淚影婆娑。站在當地。委委屈屈的好似一朵帶雨的梨花。自己心上很替她難過。說道：「表妹不必傷感。人是已經死了。馬能夠復活。湊合把事辦完。就沒有事了。」那徐素秋給他一勸。愈發勾起心上的傷感。抽噎着哭了幾聲。說道：「表哥大恩。我粉身碎骨也報答不來。這一回我母親死掉。若不是你。簡直抬不到地。」王明春自然陪她落幾滴眼淚。勸了一勸。那外面的親戚朋友。又報聲客來。有人在棺材旁邊。號啕大哭。徐素秋趕快又出去跪下。酬應那些位朋友。這位客人哭聲剛止。外面又喊客來。祇聽一位女人的嬌嫩的喉嚨。一口一句。哭着伯母進來。到月台上哭的聲音更大了。一種尖銳聲音。刺人家的耳鼓。勸也勸不住。王明春一聽這種情形。以為必是徐素秋的普通女同學。自己在屋裏吸烟吃茶。絲毫未加注意。不料那張媽

一掀窗簾。看看外面。却笑道。「哟。原來是馮小姐來了。還帶着一位女同學。這應當讓進來坐。」說着她已躡身跑出去了。王明春一聽是馮小姐。心說這莫不是馮荔麗來了。便自己也掀窗簾一看。登時大吃一驚。原來那位馮小姐。雖然正是馮荔麗。可是那位跟她一起來的。却正是錢麗鶯。她兩個不知如何。居然湊到一起了。王明春縮在屋裏。想躲也躲不開。那馮荔麗和錢麗鶯。禁不住張媽之讓。兩讓。却已一前一後的。走進來了。馮荔麗是先進來的。一見王明春。她也奇怪道。「密斯或王。你也來了。我們倒巧哇。我不等到伴宿。也不等送三。今天就都來了。王明春祇好敷衍她道。「是的。我們今天來的都很巧。密斯馮小姐。請坐坐。」話未說完。那錢麗鶯也跟着進來。一見馮荔麗和王明春說話。她格格的就笑了。用手一指王明春。說道。「啊。我說你在這裏。一定沒有錯。昨天到家裏找你。你不在家。今天到這裏。不勞而護。捉住你咧。」王明春一聽錢麗鶯這句話。輕飄飄地說。自己的臉早紅漲了。有馮荔麗在旁。徐素秋也在外面。避嫌疑還避不來。不敢多和她攀談。祇微笑着道。「錢小姐。昨天到我家裏麼。我一點也不知道。你到我家。有甚麼事情。」錢麗鶯見他這一問。頗有不在乎的神氣。也笑道。「我找你沒有甚麼。是要玩一玩。我母親病好一點。我高興了。」她和王明春說到這裏。那馮荔麗先是聽得怔了。到此却跳着腳道。「你母親也病了麼。要緊不要緊。倘若要緊的話。我好早再預備一份奠敬。」錢麗鶯見她說喪氣話。氣得花枝亂顫的。追着她要打。那王明春却趁此一陣亂。打算要退出去。一跑。免得一會不方便。那徐素秋却走進來了。見了馮荔麗。問道。你們的消息真靈。怎麼我母親今晨過去。晚上就知道了。」馮荔麗指手畫腳的道。「你母親死了。還怕誰知道不成。我們今天到學校去。聽見你因喪母不到。就知道了。我們這是由學校來呀。」徐素秋聽她說了。始才明白。又問那錢麗鶯道。「密斯錢。你也是從學校來麼。我謝謝了。」錢麗鶯見她一問。早精神一抖。揚眉吐氣的笑道。「我此來一半是弔唁伯母。一半是來找這位來

了。」說着用手一指王明春。又笑道：「他昨天騙了我。我找他不在家。白跑一趟。今天找着了。他是不能饒了他呀。」錢麗鶯這話。說得異常隨便。那王明春大窘之下。簡直弄得無地自容。徐素秋自然也特別留意。暗忖：想不到他們這樣熟。錢麗鶯既然肯到他家裏找他。他們當然常常見面了。便也笑道：「密斯錢。我們好久不見了。你似乎更漂亮了。」說完。似有意。如無意的。朝王明春一看。又對錢麗鶯一笑。這話裏含着很濃厚的酸素。譏笑成分。王明春如何能不覺得。祇好紅紅臉。笑道：「我們大家坐坐。這樣站着說話。不累得慌麼。」一句話。將大家提醒。王明春錢麗鶯首先坐下。那馮荔麗却不讓徐素秋坐下。自己在腰裏一陣亂掏。掏出幾個米色封套。說道：「密斯徐。這是我與密斯錢的奠儀。裏面還有一件。是陳先生陳國瑞的。將來別忘了給他道謝。人家是在路上和我們遇見的。馬上就買封套。命我們帶來了。伴宿那天。人家還來呢。」王明春方才是給錢麗鶯。弄得窘迫萬分。如今徐素秋又給馮荔麗。弄得萬分窘迫了。她一聽馮荔麗提起了陳國瑞。自己好像心中有病。臉上烘然一紅。笑道：「好罷。謝謝你們。多費心了。」說罷。拿着那幾份封套。悵然的出去。那馮荔麗見諸事完畢。早又坐不住了。站起來對錢麗鶯道：「我們怎麼樣。還是走了罷。真敬交了。哭也哭了。人家這裏死喪在地。我們不要多逗留了。」那錢麗鶯坐在王明春身旁。正掩着嘴唇。看着他的一張紅臉。微微含笑。還沒有回答。徐素秋又從外面走回來。聽見馮荔麗說。連忙說道：「你們誰也不許走。我已經吩咐下人。預備你們的飯。吃完了再走。馮荔麗一把先拉起來。錢麗鶯來。笑道：「不成不成。今天不是吃飯的時候。我們過幾天伴宿。再來吃飯。今天先免了。」徐素秋方要再攔。那錢麗鶯給馮荔麗拉起來。她早又一把扯着王明春。笑道：「密斯忒王。起來起來。我們一起去吃飯。今天我請客了。」王明春自己正想着。無心巧合。碰到錢麗鶯。給她一路說笑。心裏不快活。給她又一拉。實在不耐煩了。說道：「密斯錢。對不起的很。我和密斯徐是親戚。這裏的事。有許多由我料理分

不開身。」錢麗鶯扯住王明春。眉毛又一揚。半嗔半笑的道。「怎麼樣。你不去吃飯麼。」王明春把面孔扳了一板。尚未說出所以然。那馮荔麗早又搭言道。「密斯或王。我們一半是來找你。你怎麼又不去了呢。」那徐素秋看她們不肯放鬆了王明春。自己也微笑道。「表哥。你跟她們去一趟罷。我這裏諸事妥備。也沒有甚麼可照應料理的。」那錢麗鶯聽徐素秋幫着說話。更挽着王明春的衣袖不依了。笑道。「你聽。密斯徐都說話了。你還不去麼。」王明春不聽徐素秋說。還則罷了。這一聽他說。自己越發的想去。一言不發。霍地往起一站。奪門出去。那錢麗鶯馮荔麗見他一跑。還以為出去方便。一會仍要回來。那徐素秋却很明白。隨後追出去。王明春一出去。就到門外坐上汽車。車還沒有開。徐素秋已經追出來。叫道。「表哥。你怎麼走了。」王明春也不說別的話。祇得手一揮。令汽車夫開車。一面對車下站的徐素秋道。「明天我再來。今天我走了。徐素秋的話。還沒有回出口來。那汽車鳴嗚幾聲響。業已迅雷疾風一般。跑着去了。徐素秋怔怔的。站在門外。那馮荔麗錢麗鶯二人。也恰巧出來。笑道。「密斯徐。你表哥走了麼。徐素秋看見她。自己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笑道。「啊。可不是走了。他不吃飯。你們二位在我這裏。吃了飯走罷。」那錢麗鶯把王明春趕走。自己也就不想多坐。伸手一拉馮荔麗道。「我們自己有飯吃。不擾你們了。再見。」說罷。和馮荔麗要走。徐素秋見馮荔麗妥和錢麗鶯一起走。自己很是不願意。叫住她道。「密斯馮。你回來。我有話問你。你先讓密斯錢走。」馮荔麗是素來聽她指揮的。見她叫自己有話。也就回身來。對錢麗鶯說了對不起。任她走去。又和徐素秋進了門。來到上房。問道。「素秋。你有甚麼話問我。但請說來。」那徐素秋一進來。就不似在門外。那樣隨便說笑。莊重着神色。說道。「我們是從小的同學。今天要勸一勸你。那錢麗鶯是甚麼東西。有名的交際花。我們和她盤桓。決鬧不出好結果。你今天怎麼和她走在一起了呢。」馮荔麗見她叫進自己。却為的是錢麗鶯。一時好不心煩。就道。「素秋。你這

人永遠是這樣不明白。我由學校出來。她也正在學校。聽見你喪母。極力要來。我也無法攔阻。她的人品好壞。與她到你家裏來。有甚麼關係。況且我今天是偶然的約她在一起。並不是永遠的盤桓着呀。徐素秋見她能言善辯。坐在屋中。嚶嚶的忽然啼哭。一面說道。「完了。荔麗。我們好了一場。甚麼也不說了。那陳先生屋中避雨的事。你都告訴我表哥了。你們在中南海吃茶。拿我當了談話的材料。別以爲我不知道。」徐素秋這一哭。那馮荔麗就怔了。心想那件事。王明春必是告訴徐素秋。那麼她當然不痛快。自己那天在迎薰亭。隨便說說。不料又導出事端。想了半天。祇得笑道。「密斯徐。你哭的是甚麼。有話好說。我並沒有和你表哥說甚麼。這不是瞎造我的謠言麼。」徐素秋聽她還在不承認。自己的氣惱。更不從一處來。哭着道。荔麗。你如不說。人家焉能知道。表哥說。是你告訴的。那還有甚麼錯。我們固然是居心無愧。可是給人家一聽。就不定想到甚麼地方去了。」馮荔麗既是決定不承認。那意志就已堅決。跳着脚也哭了。說道。「素秋。你不要報怨我說的。我不能負責任。你表哥如此如彼的亂說。我馬上去質問他去。我不能任他去血口噴人。」馮荔麗說罷。回身便要出去。徐素秋這又是一個始料不及。忙拭淚追出來。說道。「馮。你到那裏去。飯快好了。」馮荔麗一頭往外走。一面也拭着眼淚道。「我找你表哥。問他爲何毀壞我的名譽。話不是我說的。爲甚麼按在我的頭上。」徐素秋追着叫道。「小馮。你不要去了。不是你說的。就算了罷。」馮荔麗那裏肯聽。跑出門外。雇上一輛洋車。送到王明春家中來。那洋車剛走進衛街口。對面恰恰駛來一輛汽車。洋車夫往旁邊一躲。那汽車中人。給馮荔麗有得明白。原來不是別人。就是王明春。王明春的身旁。却又坐着一個錢麗鶯。他兩人相偎相倚的。其狀非常親熱。馮荔麗暗說。他兩人怎麼又到了一起。急用手一招。叫道。「密斯成王。站住站住。」王明春坐在汽車。也看見她了。自己正同着錢麗鶯。本想一偏頭過去。給她一叫。也避不開。推一推車門。笑道。「密斯馮。你到那裏去呢。」馮荔

麗見汽車停住。自己跳下洋車。一肚皮沒好氣。說道：「我到那裏去。我就是找你來了。」王明春一聽她說。自己左右做人難。下車不好。不下車也不好。那錢麗鶯却在汽車裏招呼道：「荔麗。你找密斯或王有甚麼事。我們要到來今雨軒。去赴茶舞會。你也去玩玩麼。」馮荔麗聽她說去跳舞。自己又一想。路上是不好說。當着錢麗鶯的面。又不好說。這事祇可待到了來今雨軒。調出王明春再說了。於是一跳上汽車。笑道：「你們是到來今雨軒。我就不敢去了麼。」錢麗鶯看她跳上汽車。早把她拉來。坐在一處。王明春也無可如何。紙好硬了頭皮。令汽車夫開車。那馮荔麗這一會又有心了。到了車裏。早小聲問錢麗鶯道：「密斯錢你怎麼又和密斯或王在一起。他是素秋表哥。你們要講戀愛。可未免差一些。」錢麗鶯是滿不在乎的女人。聽了這句話。並不知道顧忌。早格格的笑起来。說道：「這有甚麼關係。他是徐素秋表哥。我們兩人攀交情。就不可以了。那徐素秋以甚麼資格。能干涉我們的戀愛。」馮荔麗原是小聲問的。不想錢麗鶯一張口。就給嚷嚷出來。氣得她連連推着錢麗鶯道：「你嚷嚷甚麼。怕別人不知道麼。」錢麗鶯越笑得花枝亂顛。說道：「還怕人知道。怕人知道。就不講戀愛了。你馮荔麗更氣了。用小拳頭在她身上捶了兩捶。那王明春坐在他們旁邊。嘆啞就笑了。說道：「密斯馮。不要替徐素秋爭論。那徐素秋在南海。也就夠瞧的了。馮荔麗找了他來。就為的這件事。正自無從捉起。給她一提頭。恰好乘機而入。把捶錢麗鶯的手。縮回來。回頭對王明春道：「是呀。我來就是問你來了。那天我在南海。同你說的話。你為何一字不遺。全告訴徐素秋了。」王明春倒不防她有這一問。立刻怔住了。過了十來秒鐘。才答道：「笑話笑話。我沒有告訴她。這是由何說起。」馮荔麗見還在不承認。自己氣又大了。在汽車裏跳着腳道：「你不要不承認。好漢子敢作敢當。因為這個。我和徐素秋。今天都犯了警担。她報怨我多說話。深恐你因為這個。發生誤會。不愛她了。你倒底愛她不愛呢。」馮荔麗說罷。立逼着要他答覆。那王明春祇是

可笑。方要說話。汽車鳴的一響。停在中山公園門外。錢麗鶯就拉着馮荔麗下汽車。笑道：「得了。甚麼愛不愛的。到裏面我們再談罷。」王明春也跳下汽車。笑道：「密斯馮。有甚麼話。到裏面繼續說好了。」馮荔麗逼不出他的答覆。祇得先隨他們進公園。到了來今雨軒。那舞場中。磁磚空地上。舞侶們來來往往。擁抱着跳「華而士」的。不下十來對。馮荔麗遠不知甚麼叫跳舞。今天第一天光臨。開了眼界。到座上落坐。就目不暇給。東瞧西望。王明春問她吃甚麼。她笑道：「甚麼全可以。紅茶罷。」王明春就向茶房要三杯紅茶。一面樓了錢麗鶯的腰肢。兩人離座起舞。舞了一場。又舞一場。馮荔麗想和他們說話。都沒有功夫了。坐了好久。最後賭氣起身。出公園。又到徐素秋家裏來了。那徐素秋正在吃飯。忙拉她一起吃。飯後徐素秋到內室。才問道：「小馮。我攔你不聽。你去了怎樣。見着我表哥麼？」馮荔麗明明是并未問出所以然。到此却不肯示弱。信口開河道：「可不是見着他了。我和他大大的鬧了一場。他又是陪罪。又是陪禮。說他說錯了。」徐素秋聽她說得玄虛。自己方在沉吟不信。你馮荔麗又猛地拍她肩膀一下。笑道：「嘿。徐素秋。你活了。這們大。那一男一女。樓在一起跳舞。看見過麼。今天我開了眼界了。徐素秋給她拍得吃了一驚。忙把自己胸中思潮打斷。問道：「荔麗。你又大驚小怪。鬧甚麼。誰問你跳舞不跳舞。」馮荔麗站在當地。指手畫腳的。說道：「素秋。我們平常在電影裏。看那外國人跳的交際舞。今天我目睹。看見中國人也照樣來。在來今雨軒。真是開了眼界。而且那錢麗鶯跳得特別好。她和你表哥。樓樓抱抱。跳來跳去。正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我都看見了。」徐素秋聽她說得熱鬧。最後提自己的表哥。和錢麗鶯在一起跳舞。便覺得奇怪。問道：「荔麗。你說甚麼。那錢麗鶯同誰在一起跳舞。」馮荔麗噓了一聲道：「素秋。你怎麼老不明白。錢麗鶯同你表哥跳舞。」說罷。將今天遇見他們以後。同赴來今雨軒。大致又說了一說。那徐素秋早聽得明白了。當時未動聲色。微微笑道：「好謝謝你的報告。我知道了。還有甚麼事體。」

「馮荔麗見她不以爲然。自己倒一笑坐下。說道：『甚麼事體。這就不算一件大事麼。那表哥之你所愛戀的。如今他和出名爛污貨錢麗鶯一天天跳舞。你也應當管一管。』徐素秋見她說了。還要自己去管。反而格格笑起來。說道：『這是甚麼事也。要我管。他的自由。不是表妹所能干涉。我管不了。』馮荔麗好心好意的來報告她事。見她似是非而非。并未往心裏去。立刻生了氣。說道：『素秋。這真之爲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來報告你。你倒不高興了。』徐素秋自從知道馮荔麗告訴表哥的隱事。她心裏對於馮荔麗。像好像敬鬼神而遠之。不敢得罪了她。笑道：『我怎麼不高興。那麼再謝謝你。』馮荔麗見徐素秋不肯多言。沉沉默默的。還以爲她喪母之後。當然胸懷悲鬱。自己也不願多擾。坐了一坐。也走去了。徐素秋聽得馮荔麗說。王明春和錢麗鶯。在來今雨軒跳舞。表面上若不注意。骨子裏却實在傷心已極。等馮荔麗去了。夜晚無事。跑到母親靈前痛哭。暗暗叫道：『母親母親。今生今世。女兒恐怕做不了王家的人了。那表哥越學越壞。一天天的迷戀着浪蕩女人。我若強行嫁給他。那豈是一生的幸福呢。』哭着洒涕滂沱。不可制止。張媽驚得由睡夢裏醒來。連守夜的親友。大家苦口相勸。徐素秋始止住哭。回到自己房裏。仍不住唏噓落淚。張媽是她家的老下人。深知小姐的性質。見她如此悲傷。陪她落了幾滴眼淚。就勸道：『小姐不必悲傷了。太太死了。豈能夠復活。徒自苦了自己的身體。使太太在九泉之下。五心不安。』徐素秋含着眼淚。祇有微微點頭。說道：『張媽。天已半夜了。你不必管我。你自覺睡去罷。』張媽見她如此。自己豈肯去睡。先去沏來一杯白糖水。催着她喝下。又勸道：『小姐空自傷心。豈不是太愚了。這一杯白糖水。喝下去。去定安神。早早睡覺罷。』徐素秋忍着兩泡眼淚。吃了這一杯白糖水。那張媽又勸了她好多言語。也都隔靴搔癢不着邊際。徐素秋反嫌她多舌多嘴的囉唆。祇好忍氣吞聲。一言不發。躺上床去睡了。張媽怕她凍着。又過去代她蓋上棉被。四下都掖仔細了。才坐在一旁。看守着她。不敢即去。那徐素



秋滿心的積怨。哭了這一場。彷彿覺得特別的痛快。躺下不到十分鐘。也就安然睡去。張媽聽她漸漸發出輕微的鼾聲。知她是睡熟了。始敢走開了去。徐素秋睡到次日起來。幸爾不曾感覺不快。還是照常如故。應酬弔喪的親友。那張媽也就放心了。待到伴宿那天。是一個最熱鬧的日子。伴宿的第二天。金棺就出堂了。這棚喪事。親友們出力的絲無僅有。然而湊熱鬧的。却特別的多。到場的男女真是不少。甚麼遠親近友。窮的富的。一概全出席了。徐素秋跪在靈堂。支應了一天。直到旁晚時分。送聖以後。才清閑一些。張媽給她端來兩樣素淡的菜蔬。徐素秋勉強吃了一碗飯。那王明春還沒有來。他的母親王太太。却跪了來。一下汽車。狼狽狂奔的。一路哭着進來。站在月台上。掩面大哭道：「嫂子。你怎麼死得這樣快。痛死我了。」徐素秋方在吃完飯休息。聽見這聲哭。大吃一驚。忙去靈旁一跪。偷眼看是王太太。也不免陪着哭了幾聲。那王太太乾嘔假歲的。哭了半天。自有張媽過去勸住。攙着她進來。徐素秋連忙起立。迎到裏面。叩了一個喪頭。王太太假模假樣。拿手帕在臉上。拭了又拭。一面鄭鄭重重。掏出一只紙封。上寫「奠敬大洋一元」。交給徐素秋收下。徐素秋不免又叩首敬謝。那王太太東張西望。見那靈堂中間。停的棺木。是上等杉木十三圓。少說也要三百來元。又看院中的一切。也都數數衍衍的。看得過去。一邊納罕。一邊點頭道：「素秋倒真難爲了你。這棚喪事。大概要多少錢呢。」徐素秋給她一問。自己暗罵。你這東西真可惡。人死了。不肯出錢。事情快辦完了。又來查詢。便笑道：「多少錢尚未估計。大概要五六百塊錢罷。」王太太又拿手帕。拭拭面上啼痕。却微微笑道：「現在一切等項。甚麼不是貴的是要五六百元。才要過得去。這還不是大辦呢。若是大辦起來。成千上萬的洋錢。也照樣水也似的花出去。」王太太點頭啞嘴的說完。想了一想。又轉出一張其快活的面孔。彷彿把適聞的感嘆。一掃而空。笑嘻嘻的對徐素秋說道：「素秋。你這棚喪事辦完。跟不久。我們就有一棚喜事辦。大約也不出兩個月。」說罷。嘻着一張

嘴。祇是對徐素秋笑。徐素秋聽這話。來得奇突。但自己又不好計問。祇得含混的應一聲。是那王太太看他。不响。又自己笑道。「這棚喜事。是給你表哥完婚。給他辦的。」徐素秋聽說給表哥完婚。自己更不好問了。祇得默然靜聽。王太太再笑道。「這家親事。祇待你表哥一看本人。即可停當了。那方面是張美麗小姐。她父親是大公司的經理。和我們真是門當戶對。」徐素秋聽到這句。知道表哥並未答應。大概張美麗小姐。甚麼模樣。還沒有看見。因笑道。「姑母辦這事。太正當了。表哥歲數不小了。又早有了職業。應該替他辦的。」王太太聽她這一說。忽把笑容一收。目光灼灼的望着徐素秋道。「素秋。你今天告訴我一句實話。你表哥這幾天來了沒有？」徐素秋知道表哥給自己錢。是瞞背着姑母的。不能把這秘密揭穿。祇好笑道。「她今天來了。叩一個頭。回身就走了。連飯都沒有吃。」王太太點了點頭。方不言語。坐不到一刻。卽出來回到自己家。問問王明春。僕人都說出去未回。王太太等到半夜。他也沒有影子。一思由此看起來。王明春如此逍遙浪蕩。不盡是徐素秋的引逗。那徐素秋的母亲。明天就要出殯。徐素秋無論如何。今晚。不會脫了孝衣。去陪王明春。王明春這孩子。不定又跑到甚麼地方去了。王太太有此一思。索性晚上不睡了。坐着等待王明春回來。直等到天明。那王明春於晨光熹微中。始翩然歸來。一進門。就往臥室。床上一倒。人事不知了。王太太知道他回來了。追到他屋裏再看。糊裏糊塗的。也無法和他說話。祇有耐下三分氣。待他下午四五點鐘。睡醒起床。叫他過來。厲聲喝道。「明春。你昨天晚上。流到那裏去了。弄到天亮才回來。」王明春睡得糊塗。還沒有完全醒過來。給姨母一問。倒不招人生氣。一口說出道。「我昨夜在高爾夫球場。跳了一夜的舞。喝了不少香檳。快活極了。」王太太見他不打自招。半拍地。一拍桌案。罵道。「明春。你爸爸媽媽。前生裏缺了甚麼德。養你這樣不肖之子。每天不理正事。渾天黑地。胡走亂闖。勾搭野女人。」王明春給姨母一罵。始震然驚覺。睜開糊糊的睡眠。見是王太太在自己面前。

忙又笑道：「想是不是我昨天打了一夜牌，還贏了一百塊錢呢？」王太太兜頭啐他一口道：「別說了，你自己都給野女人迷得忘了東南西北，說的甚麼話。我問你，上次給你看的張美麗小姐的照片，我們已定下第二天，在開明看夜戲，你爲何不去？」王明春見王太太問的是這件事，自己就笑了，說道：「王母明鑒，公司事是多的，我豈能爲了婚姻，誤了正事。這幾天正在結賬，日夜工作，工夫是缺少一點。」王太太聽罷，方冷笑一聲，說道：「你說的都有道理，公司的事，我干預不着，我且問你，那張美麗小姐，你到底甚麼時候，可以與她見面？」王明春給嬌母逼問，幾致無言，期期艾艾，良久，笑道：「嬌母明鑒，我若約定時間，深恐又臨時有事，不克出席，豈不又騙人家一趟？」王太太見他還是推諉，氣得倒笑了，說道：「你整日出去，也有工夫，一整天的大睡，公司事務，也不怕耽誤了也罷。今晚約上張小姐，到開明還是看戲，你務必和我去。」王太太說罷，不管王明春同意與否，即吩咐老媽，去打電話給張宅，問張美麗小姐在不在，請她說話。老媽去了回來，笑道：「張小姐在家，太太去說話。」王太太卽一拉王明春，和他到長廊下，打電話。那王明春到此，倒又爲好奇心驅使，想着沒有事，何妨見識見識這位張小姐。等王太太拿過耳機，卽側耳一聽，那邊果是一個女人聲音，笑道：「你是王太太麼，有甚麼事呀？」王太太叫着張小姐，說道：「你今晚有沒有功夫，到開明再看一夜戲。」那張美麗遲疑幾秒鐘，始笑出來道：「對不來，王太太，我看戲膩了。今晚想去真光，看看聯華的中國影片，換一換口味。」王明春一聽這口氣，不禁古頭一吐，暗說好失口氣。那王太太却不以爲忤，道：「好極了，今天就看電影，一會就派聽差去定包廂，晚上見。」那張美麗祇笑了一聲，也不多說話，就挂上耳機。王太太忙也把耳機挂上，和王明春又進上房，坐下笑道：「明春，你聽見了罷，那張美麗小姐，今晚到真光看電影，我這就派聽差去定包廂，你快去換上乾淨的西裝，同我一起去。」王明春聽着，暗想管她甚麼小姐，閒來無事，且去玩，玩再看，便不多說，回臥

靈耗到黑天。晚飯之後。換一身西裝。陪王太太直到真光電影院來。王太太因為要少爺看個清楚。在開演前一個小時。八點鐘就出發。到真光即令老媽打電話去催請。那張美麗小姐却捱到九點鐘差一刻。始姍姍而來。到樓上一見王太太。先道歉道：「對不起。家裏來了幾位同學。就誤了一會。」說着。推着包廂短門。方要走進。一眼看見包廂內。還有一個王明春。脚下便一縮。那王太太趕緊叫道：「張小姐。過來見一下。這位是我的姪少爺王明春。」王明春到此時候。也不免站起來。借王太太這句話。就笑道：「張小姐請進來坐。不要客氣。」說時。順眼把她打量一過。見她精神楚楚。穿一件單綢袍。罩一衣。果然名不虛傳。是和照片一樣的時髦。那張美麗就這一招呼。也低聲微笑。側身走進包廂。王太太是乖覺的。故意自己將身體一撤。坐到後面的座位上。笑道：「張小姐。請前邊坐。」張美麗進包廂來。也不再客氣了。說聲謝謝。一屁股就坐到前邊下首的椅子上。那包廂裏前後共有四隻椅子。可以坐四個人。張美麗坐的是王太太原位。前邊還有一隻椅子上。放着王明春的呢帽。王太太有心使他兩個接近。又故意把呢帽拿起。放在後邊椅子上。笑道：「明春。你過去坐罷。我在後邊好了。」王明春當着張美麗的面。不好不過去。坐下之時。恰好那張美麗小姐回過頭來。對王太太盈盈笑道：「王太太。今天的影片。可真不壞。太好了。」王太太約了張小姐。不過為的王明春。究竟今天甚麼電影。簡直看也未看。連說明書都沒有拿。見張美麗說來。祇好給她個含糊其詞。笑道：「可不是不壞。中國影片。現在真進步了。」王太太說得張美麗也吱溜一笑。那王明春却還在呆着無話。王太太有主意。拿出自己的煙盒。抽出兩支。恭立克香煙。一拍王明春的肩背。遞了過去。王明春頭一回。王太太的嘴。又向張美麗小姐一努。王明春明白了。還是要自己遞過去。便欠身接去。遞與張美麗一支。笑道：「張小姐。請吸支香煙。」張美麗和王太太說完兩句話。自己也似乎呆呆若有所思。見王明春讓自己吸煙。慌忙起身一接。那手不期而然的就

和王明春的手碰了一下笑道：「王少爺，謝謝你。」說罷，頭彷彿一低，也感覺到有些羞澀。王明春見此情況，一顆心盪悠悠的，也又動了幾動。王太太在他們後面，大致看得清楚，也笑微微的，認為這是春雲漸展了。因又一拍王明春，遞過一只自來火。王明春剛一接到手裏，那電影機器房鈴聲一振，全場霍然黑暗。台上雙幕乍啓，映出幾片廣告。一縷音樂歌聲，吱吱嚨嚨的，送了出來。電影將要開映了。王明春見張美麗拿着香煙未吸，自己趁這黑暗，嘆地一按自來火，霍地亮了。遞過笑道：「張小姐請吸一吸，不要客氣。」那張美麗小姐的如花粉靨，映着這一縷光，微微笑一笑，把頭一探，吸着了香煙。又說聲謝謝。王明春自己也點着香煙，交回自來火與王太太。那張美麗吸着這支香煙，不去看銀幕上的廣告，却回身過來笑道：「王少爺，這部影片，又是悲情的，你聽這名字，是心痛兩個字，就可以知道了。」王明春一聽這話，始知今天開映的是心痛。因笑一笑道：「果然，中國影片我好久未看，聽說現在也進步了。」張美麗身軀徧坐着坐，還嫌不大便當，又把腳下一移動，她的一雙高跟皮鞋，和王明春腳微微一碰，又縮回去了。笑道：「王少爺，中國影片的題材，差不多皆屬於悲情。當時看得往往令人流淚，事後一想，又好生不值得，實在可笑。」王明春自然也奉承着她的意旨，說了幾句道：「你的意見很對，影片給人的印象，祇有悲情，來得深刻。」張美麗見他和自己表同情，心上自然歡喜，轉眼電影開映，他們才住口不談，電影完畢散場。王太太還約張美麗小姐到家裏打牌。張美麗也都慨然應允。同他們一起回來。王太太硬拉着王明春，不讓他去睡，令他和自己再約來一位太太一同打牌。王明春暗笑王太太，這也不怕自己就誤公司的事了。因也慨然答應。陪張美麗小姐打了十來圈牌。天光大亮，張美麗告辭歸去。王明春精神懶懶的，要去睡大覺。王太太却拉着他不放，問道：「明春，你究竟以為這位張小姐如何？她中你的意麼？」王明春倦於答覆，打了一個呵欠，笑道：「我睡覺了，醒了再說。」一甩脫手，回到臥室內去。王太太未免

掃興。但她尚不灰心。到第二天下午。王明春四五點鐘睡起。王太太也起來了。見着王明春。且不提前案。笑道：「明春不要出去。我再替你叫了張小姐來。」王明春見嬌母與致不減於昨日。自己倒笑道：「今天怎麼樣。又要去看電影麼？」王太太笑道：「明春。我知道你這兩天。迷戀着跳舞。今天就約了張小姐去跳舞。你試試張小姐跳的如何。」一說時。一面吩咐老媽去叫電話。請張小姐快來。王明春聽嬌母說了。請了張美麗小姐跳舞。心裏倒很好笑。說道：「小姐原來也會跳舞。祇恐人家不能來。誰能沒有一點私事。」王夫夫大大不以為然。笑道：「你又糊塗了。看她昨天意思。很是不壞。今天不會不來。」話言未了。那老媽已轉回來。說道：「張小姐起來不久。請太太去說話。」王太太忙着就去了。王明春見嬌母如此熱心。自己怎樣也不好走開。祇得靜坐。以觀其變。那王太太去了片時。又笑了一臉。跑着回來。說道：「明春。你快快去穿漂亮的西裝。張小姐馬上就來。」王明春見她居然辦到。自己也只好回到臥室。從新修理一回。又出來和王太太坐候。果然不久時光。那張美麗由一個老媽領帶。洋洋的走進來。她穿的衣服。比昨天又自不同。一件灰呢夾外衣。裏面一件長長的紅綢旗袍。兩隻高跟皮鞋。走一步脚一動。嘩嘩唧唧。一陣微響。彷彿哈巴狗似的身上帶着小鈴鐺。王明春聽着這種聲音。很是稀奇。又不好去問。祇和王太太迎她坐下。張美麗小姐却不去坐。祇微笑着道：「王太太。我們出去吃飯罷。我剛剛起來。就跑到這裏。甚麼也沒有吃。」王太太但得她說出話來。無不依從。忙叫車夫開出汽車。和王明春穿起外衣。笑道：「我和明春都陪張小姐去吃飯。張小姐贏了錢。今天應當請客。」張美麗也不由一笑。同他們出來。那汽車正面。王太太張美麗坐了。王明春不好同他們去擠。祇可坐在反面倒坐。却和他們面面相覷。反而好說話。他們一坐好。汽車夫開到那裏。王太太笑道：「客隨主便。今天張小姐說話。我們是聽招呼的。」張美麗笑說一句。東安市場。汽車夫開動機關。一口氣跑下來。到東安市場停住。他們都下來。張美麗領

他們到森隆吃了大菜出來的時候。問王太太道：「我的客已然請了。還有甚麼玩法。今天可不要再看電影咧。」王太太見她問自己不免嘆嗤一笑。說道：「今天不看電影。可以教我們少爺陪你去跳舞。換一換花樣。」張美麗聽說跳舞。眼睛就一看王明春。眼皮微微一眨。笑道：「跳舞那裏好。也要說出地方來。」王太太笑着插言道：「明春。你常去跳舞的地方。今天也可以說一說。」王明春倒很不好意思。給她們問到頭上。便笑答道：「我這些日常去的。便是那高爾夫球場。」王太太搭口說道：「那麼我們就到高爾夫球場去呀。」張美麗聽說是高爾夫球場。自己也無可無不可。和他們笑着出市場。又到了高爾夫球場。那時晚飯剛過。這裏的舞女舞客。到了沒有幾位。其中祇有一兩位初學的。和舞女研究脚步。冷靜的景況。爲舞場中所罕見。那西崽招呼他們坐下。問他們吃甚麼。王太太自然又先問張美麗。張美麗是能吃酒的。要一瓶威士忌。王明春也來一瓶紅酒。王太太見他們不約而同。要的都是酒。自己笑道：「我是八仙桌擺夜壺。不是威士忌的傢伙。今天喝一杯咖啡。飯後助些消化。張美麗見王太太在這種高尚的場所。說出那樣不堪入耳的話。自己強忍住笑。令西崽去要。王明春也以爲王太太不合邏輯。自己祇向張美麗微笑。那王太太却是得意。左顧右盼的。笑道：「我今天到跳舞場。破題兒第一遭。算是開了眼界。原來這樣清冷。如此延長下去。不是快關門大吉了麼。」王明春見他不解釋。愈出愈奇。還不定說出甚麼。便笑道：「嬌母少說話罷。這裏還不到時候。一會就熱鬧了。」王太太才哦了一聲。表示恍然大悟。那張美麗也笑了。他們說着話。兩瓶酒。一杯咖啡都來了。王太太吃着咖啡。方不說話。王明春和張美麗小姐吃過一杯酒。那音樂聲一起。場上居然也有一兩對舞侶跳着。王太太嘴就不閉着了。對王明春笑道：「你陪張小姐跳一回。我看看你們二位的藝術。」王明春一杯紅酒入肚。興致已豪。乘機起立。笑道：「張小姐。這一場是狐步。我們可以去一跳麼。」那張美麗小姐一看。王太太如此外行。連王明

春也看不起了。見他來要求跳舞。心想他跳得未必怎樣。不過應酬應酬罷了。站起來笑道：「狐步容易跳。我奉陪一下。」那王太太見他們要跳了。早湊着趣。輕輕拍了兩下掌。於是張美麗投身入懷。給王明春樓抱着。前進後退。左旋右轉的跳起來了。王明春因爲這一回跳舞。是破天荒。在孀母前公開。所以特別跳得起勁。把狐步舞的幾個步法。一上場慢慢施展出來。張美麗一跳。就大出意外。她以先想着王明春未必跳得好。很看不起他。但是一上手。已感覺着自己的料想失敗。跳舞多是男人主動。女人處於被動。王明春處處提攜帶領。使女人特別省力。討好張美麗。所以張美麗跳得非常寫意。比往日和他人跳舞。省了一半力量。她快活極了。將一顆頭。徐徐靠在王明春的右肩。偏過半張粉靨。脚下隨着他跳。嘴裏笑道：「王少爺跳舞是那裏學的。真是不錯。使我望塵莫及呀。」王明春費了半天勁。得着他的贊許。心中很是安慰。跳着笑道：「張小姐客氣了。我從前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帶的舞場。多半光顧過。是一位美國的女朋友教授我的。我是不行。那位美國女朋友跳的好極了。」張美麗聽他還有美國女朋友。自己甚是艷羨。由不得眼波溜着他。盈盈笑道：「怪不得跳的這樣好。原來是外國人教的。依我看。這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王明春不想這位張美麗小姐。還這樣善於詞令。聽了之後。又很詫奇。不覺笑問道：「張小姐從前在甚麼學校畢業。離開學校。已經幾年了。」張美麗說的是跳舞。見他忽問自己學校。頗覺突然。祇得笑道：「我在女子大學文科三年修業。離開學校。已經二年了。」王明春聽她是大學文科修業。又笑道：「那麼就不怪吐屬這樣文雅。原來是文科的高才生。」張美麗聽了。方知他問的用心。就不禁笑一笑。兩人跳到終場。互相釋手。回到座上。王太太見他們跳着自己雖不甚懂。但看他們一邊跳着。嘴唇一邊不住動。可知他們跳得已然很得勁。還談着話。自己更是得意。待他們回座。即各斟一杯酒。以示慰勞。笑道：「張小姐辛苦了。」張美麗笑着坐下。伸出腿一看。覺着腿上絲襪。綳綳下褪。便掀



開旗袍襟。在膝蓋上面。提了一提襪管。她的襪帶上。綴着兩串小金錠。所以一走一嚮。也看明白了。那王明春坐在她對面。從桌腿下。尤其看得清楚。也才知道她大腿上。還綴着鈴鐺。怪不得嚮來嚮去。像哈叭狗。自己正看着鎖魂。那舞場上來人漸多。四座的座位。已有幾個佔坐着人。王明春在這裏陪張美麗小姐坐。不料到那旁坐上。已有人在暗笑。看到不可開交。索性走過來招呼。笑道：「密斯忒王。你甚麼時候來的。我怎麼打電話。找不見你。」這位過來一打招呼。張美麗王太太俱都一愕。王明春也趕快起着大。腿的眼光收轉。一看那位招呼者。却是錢麗鶯。穿一件粉紅旗袍。笑微微的站在眼前。王明春看得也一呆。自己未想到她每天來此。如今却給她碰上。便往起一站。笑道：「密斯錢。對不起。我早出來了。你有座位麼。」錢麗鶯一走過來。那湊趣的西崽。早拉過一把椅子。預備給她坐。錢麗鶯趁王明春一讓。也索性坐下。說道：「我在那邊坐。如此坐在一處。湊湊熱鬧也好。」說着。即轉臉指揮西崽道：「你去拿我的啤酒來。」西崽果然就去拿來她的啤酒。放在這邊桌上。王明春看她極力往這邊湊合。自己就是不願。也說不出所以然來。祇得硬了頭皮。向王太太張美麗介紹一下。說道：「這是我表妹徐素秋的同学。錢小姐。是常到這裏來的顧客。」張美麗祇得站起點頭。敷衍了一回。那王太太一聽是徐素秋的同学。臉上就有些異樣。模模糊糊的一點頭。沒有第二句話。那錢麗鶯却甚是灑脫自然。把左腿翹起來。高高放在右腿上。右脚又踏在地板上。一下一下。點着節拍。偏着一顆頭。向張美麗笑道：「這位密斯張。你跳的太好了。這一場我們來罷。」那張美麗尚未還言。王太太早不耐煩了。站起來道：「張小姐。我到一次舞場。累得夠受了。我們回去罷。」說時。眼睛往四圍一望。讓兩聲茶房。這兩聲茶房。合場無不側目。王太太安之若風。神色自然。等西崽走來。催着他算賬。說道：「快拿賬單來。我們走了。」西崽已把指頭縫內夾的賬單。拿出來。再取下耳朵上夾的鉛筆。算了一個總數報出來。王太太取鈔票給他。又轉面對張美麗

道。「張小姐。你陪我回去。我們去打牌好了。」張美麗深知她厭惡那位錢麗鶯。自己來此跳了一場狐步。非常不過癮。但又不好意思不依。就站起來。對錢麗鶯一笑。說道。「錢小姐。改天討教。今天要回去。」說罷。一看那王太太已走去下樓。便跟上幾步。又看了王明春一眼。王明春見此情況。馬上就要不歡而散。祇得捨棄了錢麗鶯。站起也要走。那錢麗鶯却不慌不忙。抬起一條大腿。把一隻腳橫放在桌上。擋住他的去路。揚一揚眉毛。笑道。「你怎麼也走了。玩的不高興麼。前天夜裏。你還記得不記得。」王明春給他拿大腿一攔。已不能動身。兩手一扶。想用力往下搬。一面笑道。「我記得清楚極了。但是今天非送她們回去。不好交差。你放我走罷。」說時。手搬着她的下腿。往下一推。推下去了。但是錢麗鶯的那一條腿。又跟着上來。翹在桌邊擋住。兩手往胸前一抱。揚眉吐氣的笑道。「你等等。我問你。那女人是那裏來的。又是你的表妹麼。」王明春自發覺錢麗鶯以金錢為代價的戀愛觀以後。自己對於她。就看作一個玩物似的。祇是閒來無事。把來玩玩。今天給她糾纏不清。又看王太太張美麗都下樓去了。更是着急。用力再推着她這一條腿。笑道。「密斯錢小姐。你放我回去。我停一停再跑回來。」錢麗鶯見她說回來。手一抬。把他剛戴上的一頂呢帽挪去。這才撤下大腿來。笑道。「去罷。這不怕你不回來。不回來。這頂呢帽不用要了。」王明春但求速去。見她把呢帽拿起。也就不再索回。說聲回來見。急急的跑出來下樓。一看那汽車尚在門外。王太太張美麗二人正坐着等。忙趕上前跳上。笑道。「我來遲了。那錢小姐討厭極了。不愛理她。偏偏要趕來說話。」那錢麗鶯在他跳上車。就看他頭上無帽。光着出來。祇自暗暗可笑。等他坐好。汽車夫開了車。王太太也未理他。那汽車駛過東單牌樓。往南一轉。又停下了。王明春看這路線。不是回家。便自一怔。又見汽車停在正昌飯店門外。登時愕然道。「我們不是回家麼。怎麼又到這裏來了。」那王太太在車裏一推他。笑道。「明春。你下去罷。你跳得盡興。我看得却未盡興。我們出了高爾夫球場。

再到正昌來玩玩。」王明春到一趟高爾夫球場。遇到一位不識趣的錢麗鶯。自己若再到這正昌飯店。認識的舞女很多。深恐又鬧得不好意思。忙笑道：「嬌母。我要回家了。你覺得不累了。我的頭却暈起來。」說畢。眼睛一看張美麗。並看她的意思如何。那張美麗早看見他頭上沒有帽子。到此却笑道：「王少爺。你還要回高爾夫球場。頭上的帽子沒有戴。」王明春見她一語道破自己的心病。面上忽然一紅。摸着一顆光頭。故意呀然一聲道：「可不是帽子掉了。不要緊。明天來拿。今天先回去。」那王太太見他不想回去。也不理他。祇和張美麗商量。張美麗不好故意和王明春抵觸意見。也主張回去。於是他們鬧了個不歡而返。張美麗到王宅再坐坐。也就去了。那王太太當晚未和王明春說話。第二天一早。將王明春叫過去。申斥道：「你想想。昨天太不對了。那錢小姐是那裏來的。鬧得大家不痛快。今天你晚上和我到張小姐家打牌。再不要出去招惹那無聊的一人。」王明春聽說晚上到張美麗家裏去。自己不禁一喜。笑道：「昨天的事情。我也意想不到。那正昌飯店幸爾未進去。否則也要遇到熟人。裏面舞女。差不多都認識。一見面招呼。又不好意思了。」王太太呼了一聲道：「你真是個胡鬧鬼。認識的女人。未免太多了。」王明春也笑笑無話。王太太教他退出。說道：「你記住。晚上別出去。同我到張小姐家裏。」王明春諾諾連聲。算是無條件答應。出來到公司。應付了幾件公事。晚上果然在家裏。守着不出去。那王太太到天一黑。即同王明春出門。坐汽車到張美麗小姐家裏來。王明春一看張美麗的住宅。雖然不及自己家門的闊綽。可是一間小小的洋門。門外停放幾輛洋車。站立一名男聽差。也很可以看得過去。他們一下車。那男聽差趨前歡迎。笑道：「王太太來了。就等你一位了。」說着。已引着他們進門到客廳裏來。那客廳內電炬輝煌。人影亂動。張美麗正在裏面。扯開了喉嚨。唱着一支外國曲子。韻調非常悠揚。她上來歡迎他們。含笑週旋。王太太一一爲王明春介紹。王太太進來。那裏面人聲一亂。幾位太太小流紹。王明春

見這幾位太太小姐無不搔首弄姿。風入得要命。自己一面鞠躬爲禮。已是目迷心亂。如在衆香團中。那張美麗小姐見他們到來。也早停住歌聲。盈盈的過來。笑道：「王太太。王少爺。你們不要見笑。我唱的可真不好。」王太太是不懂這個洋調調的。祇笑道：「張小姐還是來兩段二黃好。那怪聲怪氣的洋腔調。中國人總是聽不慣。」王太太說完。王明春在旁。嚙嗤就笑了。說道：「孀母別外行了。這是最時髦的東西。唱西唱。是頂好玩的。張小姐還是隨意消遣罷。」王明春笑着說來。那一客廳的女客。全都格格作笑。張美麗也讓着他們坐下。那邊彈披亞娜的一位女客。將琴鍵彈得叮咚作響。笑道：「張小姐。別歇着。把那一段唱完了。」張美麗才和他告便。又走去。立在披雅娜旁。那女客叮咚彈了幾下。客廳內掌聲大起。張美麗笑微微的。欲待要唱。那外面聽差忽一開門。報告道：「小姐。經理回來了。」大家一聽。知是張美麗的父親張經理回家。立刻笑聲一收。客廳裏靜悄悄地。張美麗也不顧唱了。迎到門側。笑道：「爸爸。你回來了麼。」那張經理是一個小白胖子。穿一身乾淨西裝。戴着近視眼鏡。一搖一晃的進來。往客廳四下一望。笑道：「美麗。你給我介紹一下。今天的客人。我多一半不認識。」張美麗回頭一看。那一客廳的男女。全在站着。便代父親介紹了一遍。末後到了王明春面前。張美麗特意加重了口聲。說道：「爸爸。這位就是王少爺。」那張經理聽說是王少爺。也彷彿特別留意。把眼睛上下一打量。王明春拈了一拈嘴上小鬚。噢了一聲道：「這位就是王少爺。初會初會。請坐。」王明春看他父女的神情。自己也祇得鞠下一躬。笑道：「老伯。一向可好。」那張經理連連點頭。笑道：「好好。坐下。」說着。已趕上前去。將王明春半推半讓的。坐在一隻椅上。然後他自己也陪他坐在對面。自有老媽上來斟茶點烟。張經理坐着話更多了。先笑着問他在甚麼學校畢業。今年貴庚。後又問他在公司服務多久。有無商業的興趣。王明春一句句的答覆。張經理拈鬚微笑道：「青年有爲。前途不可限量。」王明春自然也謙虛兩句。張經理同他談

談也。託詞有事。又和他們一招呼。出離客廳。客廳內又從寂靜。一變而為嘈雜。那彈披雅娜的一位女客。先叮叮彈着笑道。「張小姐。該唱了。不要再耽擱。唱完了好打牌。」張美麗也盈盈的。去到披雅娜旁。先對大家一笑。後再顫微微的。唱起那一段外國歌來。王太太看着王明春和張經理談得合攏。自己在旁。祇有微言。他們當日在張宅。打了八圈麻雀。王太太王明春回來。路上王太太在汽車內。就開了話匣子。說道。「明春你要成功了。今張經理對你特別加意。你覺得不覺得。」王明春焉得不明白也。笑道。「張經理對我盤問至再。好像給他們家相看姑爺。我怎麼能不覺得。」王太太見他今天的說話痛快。自己笑得哈哈的。拍着手道。「罷了。你覺得是相看姑爺。這話就對了。那張經理對於你的意思。依我看來。很是不錯。你就老老實實的。聽着喜信罷。」王明春見孀母一相情願的高興。自己當時不言語。任她去說。那王太太少不得叨嚮着。直說到汽車停在家門。方才罷休。王明春一頭鑽在臥室。上床就睡了。他形式上是安眠。好躲躲王太太的絮煩。實際上那裏能睡得着。一霎時徐素秋錢麗鶯張美麗。三個人都在腦海裏盤旋。王明春思來想去。竟然無法取決。三個人中。以錢麗鶯最不成問題。像她那種以金錢為目標的女人。上海灘上有的。是娶進門來。豈是門庭之福。那徐素秋是自己的表妹。從小合住。耳鬢廝磨。她若是來作自己的太太。是再合適沒有。況且又秉性溫柔。絲毫沒有女學生的習氣。無如現在又來了一個張美麗。夾在當中。可就煞費思索。無法取決了。那張美麗能歌善舞。可最時髦的一位小姐。給自己做太太也。很是適合。平常紅閨樂事。對酒一歌。倒也夠人消磨。而況興之所至。夫婦攜手並肩。到交際場裏混一混。出出風頭。更不知要羨煞妒煞多少男女。王明春這樣想着。他的虛榮心最大。慢慢把心都用。在張美麗身上。那徐素秋的影子。彷彿漸漸淡下去。快看不甚清楚了。如此思索很久。王明春忽又一轉念頭。不妥不妥。常說「婚姻大事。」可見婚姻是多們關係重大。要一個情投意合的。固然和和氣氣。

白頭到老。是一生的幸福。倘雙方交誼膚淺。互相尚不十分了解。一下結了婚。將來馬知不鬧甚麼吵子。弄得家宅不安。王明春想到這一點上。他的心動了幾動。就又想起張美麗是一位闊小姐。她一言一語。一舉一動。似乎都失掉女兒天真氣概。充分表現着故意假裝出來的一副貴族態度。自己和她見面幾次。簡直捉摸不住她的一顆心。這不是一句話能了結。還是聽聽再說罷。王明春思來想去。最後得了這一個結論。他朦朧片時。也心馬無事。睡得熟了。次日下午。方從公司回來。那王太太在院裏等他。見他來了。並不和他再提昨天的事。祇笑道：「明春。回來了很好。我已打電話給張小姐。她在北海漪瀾堂。我們去找她。」王明春見孀母對於自己和張美麗小姐。用心可謂無所不至。花樣頻出。既看電影又打牌。如今又要逛公園。因笑道：「孀母。北海深秋天氣。沒甚麼意思。樹葉都快落光了。」王太太聽了。把頭一昂。笑道：「那有甚麼關係。我們看的就是秋景。不看秋景。還不去咧。」王明春見孀母高興。自己不便作難。也答應了。王太太並不就攔。和他一同出門。就到了北海公園。其時水平如鏡。天氣微有初冬的寒冷。那漪瀾堂把門窗裝設完好。廊外不賣茶座。祇有那室內照常擺設着。疏疏落落。坐着僅僅有數的幾個人。張美麗小姐佔坐一副座頭。舉着一張畫報。自己看着。遣悶。王太太過去。笑道：「張小姐。你早來了。」張美麗放下畫報。一看王太太。王明春到來。連忙起來讓坐。又把頭一歪。嫣然一笑。道：「王太太。真沒有意思。你看人少極了。我悶得難過。」那王太太推開一隻藤椅。先讓王明春坐下。自己陪坐在旁邊。笑道：「秋天也很好玩。再過幾天。冷了出不來。」張美麗也坐下。笑道：「再過幾天。倒好了。冷了溜冰場一鬧。又熱鬧了。」王太太也不言語。從茶房手裏。接來毛巾。揩一揩手。站起來東西一望。慢慢的走出去了。張美麗以為她去廁所方便。也未介意。王明春也沒有留神。想着孀母去。就來。和張美麗對坐。一看她今天的裝束。又換了一身。一件黑綢軟夾袍。一雙黑緞高跟鞋。頭髮新燙的。浮起一層螺旋。手腕上繫着一條

花手帕。非常靜雅宜人。眼睛不禁圍着她。上下轉一轉。那張美麗大大方方。決無畏縮態度。也望着他。笑了笑。王明春給她一笑。覺得自己冒失過火。不該死跟釘人家。臉上反紅了紅。祇得借一個原由。眼睛看着桌上。笑道：「張小姐你沒有要香烟。」張美麗見他說了話自己也笑道：「我甚麼沒有要。我進門也不大功夫。」說畢。把手向那邊一招。那茶房趕緊走來問要甚麼。張美麗囑咐道：「你拿一包香烟來。」茶房又問甚麼香烟。張美麗望望王明春。笑道：「王少爺。你吸甚麼煙。我不知道。」王明春看她如此。張羅自己忙告訴聽差道：「我來一盒炮台。」又看看張美麗道：「炮台香烟吸得慣麼。」張美麗不言不語。點頭笑笑。那茶房即去拿來一盒炮台香烟。拆開鋪散着。放在桌上。又問道：「茶現在要不要。點心可要來一些。」王明春又看看桌上。笑道：「張小姐連茶也沒有要。」張美麗見她問茶。也盈盈一笑道：「我進來也不久。他們問我。我想等一等。」王明春笑道：「紅茶張小姐吃得慣麼。」張美麗把香烟拿起一支。銜在嘴上。手却不拿火柴。祇笑道：「紅茶現在吃。還早一點。我想吃龍井或香片。」王明春見張美麗是龍井香片兩可。自己也採取個折中政策。向茶房道：「你把龍井香片。各泡一壺來。」那茶房去了。王明春和張美麗商量好吃茶問題。那茶房一會泡上兩壺茶。還附帶着自動端來兩碟瓜子。王明春看那張美麗。嘴裏銜着一支香烟。不用火柴點。自己說不得。獻個殷勤。擦一根火柴。含笑遞過去。說道：「張小姐請吸烟。」張美麗帶笑點一點頭。那意思是謝謝了。王明春給她燃着香烟。自己也吸一支。茶吃過一杯。王太太却仍不見回轉。張美麗把一支炮台烟。才吸幾口。還不到五分之一。就隨手一甩。丟在痰盂裏。眼睛東西一望。笑道：「王太太到那裏去了。怎麼還不回來。」王明春想着王太太若到廁所。早就該回來了。見她來問。便笑道：「我的孀母。從來是這樣。一出去就沒一定。這時也許在甚麼地方碰見熟人了。」張美麗兩手拂拂身上的煙灰。往起一站。笑道：「王少爺。我們坐着沒意思。出去走一走。順便

找找王太太。」王明春見她這說話，是命令式的，自己不敢違背，也站起說聲好。張美麗拂淨了身上烟灰，眼睛就看看荷背上浴的厚夾外衣。王明春明白這是要自己替她披上，忙順手提起衣領，湊到她的背後。張美麗伸上兩隻衣袖，說聲謝謝王少爺。王明春就同她走漪瀾堂來，那漪瀾堂外，白塔山後，石橋左右，也有幾對如花美眷，來領略這大自然的秋景。王明春與張美麗這樣漂亮的女人偕行，不但點綴秋景中，生色不少，連那幾對如花美眷，當之似亦不無遜色之感。走着時，左顧右盼，那交際場裏混一混的理想，似乎已經達到了，精神倍加的，和張美麗繞過石橋向北，走過濛濛間，來到海沿船塢。張美麗把腿一站，望望海心深處，游蕩的幾隻小船，笑道：「王少爺，我們划划船，你說好不好？」王明春到了此時，倒無所謂了，找不到嬌母，划一划船，倒也是個消遣，便笑道：「張小姐，你若有意，我們就叫一隻划子來。」張美麗見他願意划船，自己就笑道：「划子不用叫，我們這裏有一隻，讓他們划出來。」說着，過去一招呼那船夫，說道：「我們的船，你們快快出來。」那船夫認識張美麗，她一張臉，就是照會，連忙答應着，去分派他的夥伴道：「張宅的船，快快划出來，張小姐來了。」那夥伴一聲答應，於是欸乃一聲，船塢裏漂漂盪盪的，搖一隻船，靠碼頭。張美麗向王明春一看，王明春會意，先跳上船上，然後一伸手，把張美麗半纏半扶的也拉上船來。兩人對面一坐，王明春抄起一枝槳，用力，在船碼頭上一點，搖搖盪盪的，隨着王明春，划到波心深處，又轉到五龍亭一帶來。這時夕陽將下，晚風徐來，身上微有涼意。那海心船道兩旁，種的荷花，早已開殘，是不肖說。連那荷葉，也被前幾日夜深冷雨，打得四分五裂，不成其圓形，掙扎着，在水面搖曳，其狀頗為可憐。王明春見景生情，不由歎了口氣，又想起自己前次乍回北平，和表妹徐素秋第一天見面，即和自己來北海划船，那時初秋天氣，還不似現在的蕭索。如今劉郎再來景色全非，而表妹遭逢大故，精神似已不如往日之活潑，豈不可嘆。王明春嘆着氣，那手裏划着的槳，用的力



氣越來越小。懶洋洋的出着神。到後來索性一動不動。張美麗看他神態可哂。兩隻手低垂着。那兩枝槳都要掉下水去。自己笑着用力。一敲他的槳。說道：「王少爺。你想甚麼呢。再划一划。就到了。」王明春給她一敲。自己一機伶。才把思想打斷。笑道：「張小姐。到了那裏。」張美麗搖着兩枝槳。向前一努嘴道：「再划兩划。就到了漪瀾堂。你看那王太太在碼頭上站着。不是望着我們啦麼。」王明春聽說。眼睛回過去。一望那邊。果然離漪瀾堂不遠。碼頭上孤單單的站着一個人。正是找不着的王太太。連忙也兩手使勁。把船搖得一支箭似的。靠了碼頭。那張美麗見到了碼頭。自己先放下兩支槳。扶着王明春。聳身上岸。笑道：王太太。這一會功夫。你又到那裏去了一趟。我們找了一個夠。也找不見。」那王太太在碼頭上站立。老遠的也看見他們了。見張美麗跳上岸來。自己慌忙上前攔住。笑道：「張小姐。不要上岸。上船去再划一划。我們的少爺他划船划得很不壞。」張美麗見王太太一誇贊王明春。自己不言語。祇向船上的王明春一笑。那王明春笑道：「孀母。你究竟這半天。到甚麼地方躲起來。為何我們找不見。」王太太見王明春也來問自己。笑一笑。說道：「你們才是自己和自己搗鬼。幾時又見我走了。我始終就站在這裏。沒有走開。你們看。見罷了。」王太太一說。王明春始明白了。把兩支槳一分。笑道：「孀母。你也不是不會划的。何妨上來湊湊熱鬧。」王太太見他讓自己上船。微微一搖頭。笑道：「我是老皮老肉了。禁不住碰。還是張小姐上船。你陪她划罷。」張美麗看王太太的意思。自己也明白幾分。沒有她。她再不肯上船。笑道：「王太太不上船。我也不划了。」王明春坐在船上。見他們都不划。自己用槳打着水。說道：「孀母和張小姐。你們都上來。我一個人划。送你們到仿膳。我們來點肉末夾燒餅吃。你們大概也餓了。」那王太太聽說吃點心。她更不動容。祇淡淡笑道：「肉末夾燒餅。這邊也可以吃。不是必須到仿膳吃。」話未說完。那張美麗倒搶先笑道：「這話可錯了。肉末夾燒餅。惟有仿膳做得好。別處不過是模仿。我們要吃。

還是到仿膳去罷。」王明春一聽。張美麗不成問題了。自己趕忙催着王太太道：「孀母。張小姐贊成到仿膳。我們大家去了。」那王太太一看這神情。今天自己不去。那張小姐說不定也不去。則自己就拆了台。因笑道：「我也去看看。大家一路走。」說畢。湊過身來。手一扶王明春。先跳上船坐下。那張美麗也隨後上船。他兩個果然都不動手。由王明春一人划着船。搖到五龍亭。三人又上去碼頭。往西走一會。到了仿膳。那仿膳茶點社。沿岸雖和夏天一樣。照舊放幾份座位。但是人影稀微。清清冷冷的。誰去樹底下受清風。王明春頭前領路。到他們的雅座裏。三人坐下。那茶房少不得又重新打手中。伺候一回。問吃甚麼。王明春照例先要了兩碟肉末。兩碟燒餅。茶房問別的要不要。王太太笑道：「一會再說罷。反正來了不能不算吃一些點心。那能濟事。連晚飯也在這裏吃了罷。」那茶房也笑了一笑。拿一張菜目牌。給他們去看。自己收回手中。又捧進一壺茶來。才回身退出去。王太太拿了菜目牌。先給張美麗一看。笑道：「張小姐要甚麼菜。說出來。要我們少爺寫。」王明春已把鉛筆紙片。拿到手裏。看着張美麗。靜待她的吩咐。那張美麗見王太太要自己說來。她微微笑道：「王太太別忙。等吃過點心。停一停再說。何必忙呢。」那王太太却不依。笑道：「早早說出來。好讓他們預備。張小姐就說罷。」王明春鋪着紙片。拿着鉛筆。也催着張小姐快說。張美麗無可推却。也祇得擇選兩樣清淡的說了。王明春都寫上。又和王太太商量幾樣。一齊交茶房去要。那茶房又送上一壺茶。兩碟瓜子來。王明春動手。為她們斟茶點烟。那茶房沒有等她們吸罷一支烟。就送上兩碟肉末。兩碟燒餅。全是熱氣騰騰的。王明春一見。倒笑道：「真快。我們還沒去催。」這們早就來了。」那茶房陪笑道：「天涼了。我們沒有買賣。來得自然快一點。」王太太見他先把肉末燒餅送來。自己非常不高興。說道：「我們的菜。先上才對。然後再吃肉末夾燒餅。你們先上這東西。這是糊塗。」那茶房受了埋怨。却不肯示弱。笑道：「我們是按照太太先要後要。前來上的。假如太太後

吃再撤下去也好。」王太太才要發脾氣。那張美麗却從中勸道：「管它甚麼先吃後吃，不是一樣到肚子裏去。我們不必讓他拿回了。」王明春見張美麗說得有理，也笑道：「我們原說是吃點心，這不是點心來了。點心吃了，再來吃飯都是一樣。」王太太看他們說得自己方不言語，祇催茶房去要菜。茶房又走出去了。這裏王太太把肉末夾好燒餅，讓着大家吃。張美麗吃了一個，王太太王明春每人陪了兩個，就不吃了。再讓她時，張美麗笑道：「這是一頓飯，吃多了吃不消。」王太太倒笑了，說道：「張小姐客氣，點心吃不消，祇得等飯菜來了。」王太太對於張美麗，祇是儘量客氣，自己暗暗想着，一個女人，愛上另一個女人，其熱烈之程度，竟比男女相愛也不相上下。如今看來，王太太正是愛上這位張美麗小姐，所以儘量討她喜歡。王明春見王太太發笑，那王太太依然問三問四，不住和張美麗夾七夾八的說話。其時旁邊那間雅座，隔着一層簾子，也聚着幾個人，也談得很有趣。兩人廝進去，張麗說話的是一男一女，那女的笑聲時縱，大聲大笑，聲音清脆，聽得很有趣。兩人廝熱之極，說時也不外遊藝場等等的新聞。那王太太見那女的一對愛人，或是一雙新婚夫婦。王明春聽見那一雙男女說的話，也覺得很有趣。那女的一對愛人，來那一男一女，說話都很耳熟，尤其是那女的，說話咬文嚼字，極和氣。王明春聽了，心裏不惹起王明春注意的念頭，所以他坐着漸漸不安。趁肉末夾燒餅吃畢，等着上菜的，起來有意無意，湊過去，由那慢帳的縫，向那邊一張，暗叫一聲慚愧。那兩個男女，正是錢麗鶯還日，的要好男友周家鼎。兩人若是面對面的坐着，王明春還看不出兩人的面目。如今他二人，却是一個在上座，一個在旁座。王明春從旁望去，一概看得清楚，相隔也不出數尺，絕對沒有錯。他再細細一聽，那周家鼎唧唧噥噥，便是向錢麗鶯要錢花。說道：「密斯錢，借我這回，下不爲例。過幾天如數奉還，決無短少。」

「那錢麗鶯聽他一說，已皺起眉頭，撇起嘴唇，說道：『你們用我的錢，真太多了。我錢來得容易麼？』周家鼎笑嘻嘻的一縮脖子，說道：『女人來錢，有何不容易？你上次去王少爺家，假說一回母親病，馬上騙了錢來。今天再要去耍個花樣，包他又解義囊，幫助我們若干。』王明春聽到這一句上，知道他們的用心，在背地裏，又來算計自己，因把精神一提，整個的注意到他們身上，又聽那錢麗鶯呼一聲道：『你記得真容易了，他不是傻子。上次拿他一頂呢帽，到今天也沒有找我去拿。連高爾夫球場也不去了。你想他豈不是一個大滑頭。』王明春一聽，這倒不壞，自己花了錢，還落一個大滑頭，又聽那周家鼎哈哈一笑，說道：『你好糊塗，留下他的呢帽，能值幾個錢，他不來拿，送到他的府上，也就是了。』那錢麗鶯見他說得好笑，她把頭一搖，說道：『你說的倒好，我還不致那樣下賤，為一頂呢帽，到他家裏去一趟。』周家鼎尚是不依，多方說着好話，央求錢麗鶯辛苦一趟，錢麗鶯抱定主意，隨他去說甚麼，也不答應。他們搗亂搗不完，王明春這邊，把腿也站酸了，身體一回，却覺得後面有人，轉回來再看，那王太太張美麗二人，原來也離開座位，來站在自己後面，往那邊張望。那邊所有的說話，自然也聽見了。王明春看見了，面上一陣燒熱，態度非常侷促不安，兩手一推她們，笑道：『嬌母，張小姐，我們坐下，不要看了。』那王太太臉上透出一層神祕的微笑，坐了下來，兩手就一拍膝蓋，輕輕嘆氣，說道：『現在女人，怎麼這樣不爭氣。這就是摩登女子怪現象，你看見聽見，還不應當即早覺悟麼。』王明春給嬌母一下說明，自己當着張美麗，臉上不好過，打算要故作糊塗，說不知道，敷衍過去，誰知那張美麗小姐也很乖覺，見王太太問得他一時無話，自己甚麼不明白，也嘆嗤笑道：『王少爺，剛才他們說的話，你聽見沒有。』王明春給他們兩下交攻，都一齊來問自己，可太不好意思，紅漲着面皮，笑道：『張小姐何必來問他們的話，除非聾子聽不見，一切我都明白。我們不談此事如何。』張美麗見他不願意說，自己也想着，說話聲音大了，那邊

能聽見。有話不在一時說。那王太太微笑啓齒。又待要知王明春說。張美麗向那邊一努嘴。笑道：「言多語失。可不要給他們聽見。他們聽見了。我們才難爲情呢。」王太太是奉承着張美麗的。見張美麗不教說自己也不說了。茶房端上菜來。他們弄了一斤黃酒。三個人淺斟低酌。吃了不到兩杯。那邊雅座內。桌椅一陣嚮。周家鼎高喊一聲。茶房那茶房應聲過去。隨又聽足聲亂動。大概是他們會了賬。兩人走路了。那地上一陣簋帚掃地的聲。傳來茶房一邊喃喃罵道：「真是倒霉。遇見這一對狗男女。佔了半天雅座。吃了一壺茶。給了二毛小費。我們若天天遇到這二位。還不餓死了麼。」那邊茶房罵着。這邊聽得清楚。張美麗先忍不住。嗤的笑了。那王太太聽見他們走了。自己也笑道：「明春。他們是走了。我的話。還不許我說麼。」王明春見此神情。難免要受王太太一番教訓。自己索性來一個見機而作。先派自己一身不好。笑道：「孀母不必責備我。我事情作錯。懸崖勒馬。未爲晚也。而今而後。我不認識她是誰。也就是了。」王明春不容王太太張口。先把話說在前面。那王太太果然就無所藉口。祇笑道：「明春。年輕荒唐。人所難免。何況你又能掙幾個錢。難保那淫邪女人。不想你的心思。從此你能和她隔絕。那是最好。不然的話。我們真爲你可惜。睜着眼睛。吃女人的虧。」王明春到此地步。隨使王太太說甚麼。自己學會了唯唯否。不贊一詞。王太太說了半天。也說得累了。見張美麗有自己在。甚麼也不說。就重襲故智。搭訕着站起來。出去雅座。叫一個茶房到門外。說道：「你進去報告那二位。說我到五龍亭。會一位朋友。遲一刻再回來。讓他們吃着不必等了。」那茶房應着。又走進雅座。照王太太所說。朝王明春張美麗報告一過。王明春本來看孀母又溜出去。心中可疑。聽見茶房報告。便已恍然明白。知道孀母是在那裏使智。這不過讓自己和張美麗有談話的機會。不作討厭人。用心良苦。倒也難得。因點一點頭。讓茶房退出。又舉起酒杯。朝張美麗一讓道：「我孀母又去會朋友了。我們二位吃吃酒。也該吃飯。張小姐請。」那張美麗半天未

說話。見他來讓酒，自己也舉起杯微微一呷，嘆嘆一笑，說道：「王少爺，我這杯酒，是祝你和那浪漫女人斷絕關係，你把它乾了罷。」王明春一聽這話，帶着很銳利的倒鬚勾，自己心上馬不明白，祇一舉杯，乾了自己的一杯酒，笑道：「張小姐，我接受你的意見，從今不再和錢麗鶯見面，不理她了。」那張美麗和他談到這層上，臉就放下許多，又故意笑道：「王少爺，你不再和她見面，真的麼？那麼你的呢帽，可是不要了？」王明春到這時，自己把那呢帽全忘了，不經她提起，還不會想起，一經她提起，又覺可笑，說道：「張小姐，一頂呢帽，爲價幾何？至多值不到十塊二十塊錢，和她認識，那精神上的損失，也就不可估計。」熱重熟輕，我莫非不會分別？」王明春的話，說得果然誠懇，那張美麗聽了，過於露骨，面上又微微暈紅，轉覺不好意思，因轉過一句話道：「王少爺的事，誰能夠管？我也不過站在朋友立場上，多說一句話，況且我父親和你很說得來，他認爲你是一個很有作爲的青年。」王明春看她於不好意思中，忽透出她父親的意思，這也是自己急於要知道，趕快問道：「張小姐，令尊大人，見了我之後，可有甚麼批評？我今天聽一聽也好。」張美麗果然一經追問，就說出一番話，欲知後事，請閱下回。

## 第七回

## 影事有餘愁吟思扇薄

## 新涼無限意睡眼燈欺

且說王明春一聽張經理稱許自己，謂有作爲的青年，馬上心花怒放起來。本來他日常在家，受慣了嬸母等人的輕視，如今聽得有人稱許爲可造之材，怎不歡喜。當時追問詳情，那張美麗不慌不忙的，嫣然一笑道：「我父親的脾氣，也很古怪，平常的人，很少和他說到一起，那天同你接談的印象，總算不壞。他極口誇贊你，說你年青的人，雖不免有點火氣，但那實在不是包涵，他很歡喜同你說。」王明春聽說張經理對自己批評很好，笑得嘴唇合不攏來，說道：「令尊大人，總是太客氣，這有甚麼，我倒也歡喜。」

和他講話。老成練達。得到不少閱歷。一張美兒說到如此地步。又似乎想進一步。把酒杯一舉。笑道。「王少爺。不要多說。我們乾了這杯酒。吃菜罷。」王明春依言和她對乾一杯。桌上的菜夾起幾箸吃。笑道。「我嬌母一出去。就不會回來。這一會功夫。又跑到五龍亭。會甚麼客。」張美兒方要說話。那茶房一推房門。笑道。「這位是張小姐。門外有人找。」張美兒一聽找自己。忙問是誰。那裏來的。那茶房將身一側。那門外。邁進一個小白胖子。戴一頂象皮布帽。兩鬍子鬍鬚。帶一件天藍色雨衣。一路笑着進來。說道。「我說你們在這裏。你們果然在這裏。到這船沒有。」王明春和張美兒一見此人。身不由己。雙雙的站起來。原來這位正是張美兒的父親張經理。張美兒先笑道。「爸爸。原來是你。你從那裏來。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裏。」張經理將雨衣交茶房挂上衣架。坐下。拍了拍衣服。笑道。「我回家一看。你不在。問聽差說。你到北海。一想你就在這裏。王太太呢。沒有來麼。」王明春見問到自己嬌母。忙代答道。「我嬌母到五龍亭會客。停會就回來。」張經理也向王明春看了一眼。笑道。「天要下雨了。才雨星星點點。不斷飛雨。點。我們坐一坐也該走了。不要雨下大了。出不去。關門。」王明春見張經理一進門先說走路。自己正自不明用意何在。那王太太不早不晚。恰在這時推門進來。一見張經理在此。也祇詫異。說道。「張經理也來了。是約會的麼。這樣巧法。」那張經理見了王太太。連忙起立。笑道。「我來早了。不如來巧了。這是無心的碰見。不是約會的。」王太太忙讓着他們坐下。又看看桌上的菜。沒有怎麼動。酒也吃了。沒有多少。就笑道。「你們這半天。吃的東西不多。大概竟說話了。」王太太這句話。說得王明春張美兒都不好抬頭。低下去不響了。那張經理是老江湖。看他們的意。心裏如明鏡一般。照得纖纖畢見。把他們的心意。早看清了。笑道。「那麼我不應當提個假話。外邊下着雨。屋裏才正好說話。這話對不對。」張經理說得痛快。王太太拍了拍巴掌。笑了個前仰後合。說道。「張經理說得對。大家有話。我們怎好

提個說走呢。」他兩個走不走的一打趣他們。那張美麗的臉皮。早紅漲起來。秋水盈盈的。望望張經理。那脈脈芳心中。已經很不願意。祇於不好說出來。王明春看得出她的意思。聽張經理的玩笑。本來就可以。那王太太再一來。可更夠瞧了。不得不說句話。仰起頭來。笑道：「嬌母。你不要說了。怪難聽的。」那王太太沒有王明春說還好。一有王明春說。越發興致提高。哈哈笑道：「這有甚麼難聽。人間大道理。她你是夫妻。說明白了倒好。」王明春不懂王太太的心思。聽她一句句的。儘管說自己非常挂火。站起來道：「嬌母。今天如何祇顧風話連篇。我們聽着真奇怪。」王太太聽他說我們。越發拍手鼓掌。笑得緩不過氣來。說道：「我們我們說得太好聽。我們你們的。又怎樣麼。」王明春見王太太今天一變常態。祇是百般打趣自己。和張美麗。深恐一下得罪了人。以後還怎好見面。還待攔攔王太太的興頭。那張經理看不過意。已然微微地笑了。說道：「王少爺。不必如此害羞。這有甚麼。我今天不為這事。還不來呢。你們彼此有緣。到了如今地步。誠然可喜可賀。我們今天爽性都說開了。日後也好見面。」王明春見張經理說的話。言簡意深。已經半說明的。吐出口風。自己暗想這事奇怪。難道這事是如此率爾一來。大局底定。就算天下太平了。因笑道：「張經理。今天說話。也有些顛三倒四了。我總是聽不明白。這裏面還有甚麼古裏。」張經理還未說甚麼。那王太太又搭口了。格格帶笑的說道：「明春。我告訴你。這種事情。就是顛三倒四來辦的。實話告訴你。好事不瞞人。我們早已看出來。你和張小姐。已然互相又戀又愛了。乾脆。別這樣耗着。教別人心急。你們趕快訂婚罷。」那王太太大馬金刀的。痛痛快快的一說。王明春的話。縱有也不好再說。張美麗更低下了頭。夾耳根子通紅。不敢再說話。那張經理却手拈鬚鬚。微然一笑道：「這事早已成功了。一層窗戶紙。祇待一搨。我們還費甚麼心。今天也是可喜可賀。」王明春想了半天。越想這事越不該如此草率。站立起來。就不坐下。向張經理鄭重表示道：「今天的事。到底是由何而來。我覺得天



下婚姻萬不該着稠人場所。隨使一說就成了。最要緊是徵求當事人的同意。這樣說來。大家有正經意思。也限於禮教。不好如何表示。我反對這等辦法。」話才說完。那張美麗抬起了頭。望了張經理一眼。似怨如慕的一站起來。連着幾步。走出雅座去了。那張經理見女兒走了。自己不說甚麼。祇又微微一笑。王太太却不願意了。說那王明春道：「明春。你是一個渾人。當着張小姐。為何左反對右反對的。瞎說一大陣。看看把人家氣跑了。」王明春既然強硬。就不再軟化。站着把頭一搖。說道：「這是豈有此理。我們很好的事。不過程序上。不是如此辦法。她走了。我認爲正對。一那張經理微拈鬚鬚。洋洋笑道：「王少爺。你嬌母說的話。沒有甚麼錯。我看你一些不明白。拿眼光看錯了。我是久辦事的事。先不措畫成熟。如何敢張口說。實在話講。我早徵求過她的同意。她已芳心可無不應允。今天却給你反對反對。反對跑了。」張經理這一說出來。王明春始恍然大悟。知道今天之事。並非偶然。他們事先已有計畫。自己聽得呆了。做聲不得。那王太太知他後悔。連忙給他一個下台地步。笑道：「明春。你明白了。請你出去繞一個彎。我和張經理再商量商量。王明春借了這句話。也祇有一笑退出。到外面一想。難道今天這一反對。事情倒壞了。可是從根本上說。自己原不想得張美麗爲妻。他們這種用心。似乎將成鏡花水月。王明春心中思想。那脚不由己。却已走到五龍亭碼頭。他走得很快。來到了一看。那張美麗小姐坐在小船上。兩隻手搖着槳。方要出發。王明春看見。不好再放鬆了。趕上一步。笑道：「張小姐。我們一路來的。還是一路回去不好麼。」張美麗聽得他說話。把頭一轉。放下了槳。說道：「你來呀。」王明春湊到碼頭邊。邁腳上去。坐在張美麗的對面。拿起兩隻槳。一搖船就走開了。張美麗有他來。自己就不動手。兩隻手抱在胸前。可巧王明春正在相對眼一抬。看的就是她。自己的頭一低。索性連抬都不抬了。王明春搖到波心深處。自己想和張麗美說話。看此光景。也不知說甚麼好。祇得划得慢了。微微嘆出口氣。彷彿用力過度。累了一般。張

美麗果然就覺得奇怪。抬起頭來。翻着眼皮。看了他一眼。說道：「王少爺。你累了。交給我把划。」王明春有她一說。自己也奸說話了。笑道：「不。我不累。我是想着今天的審奇怪。不覺而嘆氣。不知張小姐可有甚麼感想。」張美麗給他問到心上去。那頭又一低。腳底下的高跟鞋。踏在船板上。鞋尖揚起來。用鞋跟在船板上左右一旋。低着聲音笑道：「我甚麼感想也沒有。我今天看你臉紅脖子。一口的反對。我實在笑得肚腸子快斷了。」王明春不想她這樣說話。自己遲了一遲。把手裏的槳一搖。微笑一笑道：「張小姐。事情不是那樣簡單。並且也不是那樣辦法。所以我要澈底反對。誓死反對。」張美麗的頭。微微一抬。眼角瞭了他一下。笑微微的道：「你誓死反對。不必說。據你的意思。怎樣辦才是對。才能討你一句贊成。」王明春想不到她逼得這樣緊。不答。是不合適。答了。又恐她不好過。沒奈何。笑道：「張小姐。我們划到漪瀾堂再說話。你看離着已不遠。一用力就到了。」張美麗他這是一句遁辭。也不說好。也不說不好。更不往回去看。祇低下了頭。一句話不說。王明春當真用力划着船。漂盪到漪瀾堂的碼頭。靠了岸。他釋槳起立。笑道：「張小姐。我們上岸。這裏還有我們佔的座位咧。」王明春說着話。眼睛再一看。那張美麗。大吃一驚。祇見那張美麗。坐在船上。低頭用帕。蒙了眼睛。啼噓着。似是微微飲泣。登時怔了一怔。又叫兩聲。張小姐。那張美麗始將半盪的手帕。拿下來。掖在衣內。眼圈透出一層暈紅。一聲不響。起來就往岸上一跳。跳到碼頭上去。王明春。微微上上來。張美麗却不回原座。祇叫茶房。將一隻船打發回去。又給了幾毛錢茶資。往漪瀾堂外就走。王明春一見張美麗。要絕裾而去。這如何捨得慌。追上前去。笑道：「張小姐。我們不坐了。麼那麼一起走也好。」張美麗走在漪瀾堂的長廊下。那高跟鞋。踏着磚地。發出極輕脆而勻淨的聲音。格格格的直響。似在表示她的憤恨。一言皆無。王明春一句一個張小姐。直追到長廊下。那張美麗見這裏有遊人來往。再這般一個前邊走。一個後邊追。觀之不雅。也就停下脚步。回一詞。

頭輕輕喊道：「你這人是怎麼了。這裏有許多人。後面嚷嚷嚷嚷。給人家看笑話麼。」王明春看她站住。自己就走得攏來。笑道：「張小姐你不要惱我。我們今天飯也沒吃好。茶也沒吃好。如此又一走。豈不更惹人心裏不快活。」張美麗左右看一看。身旁恰有一隻遊人休息椅。便往上面一坐。拾一抬頭。說道：「你不教我走。究竟是甚麼意思。請你說一說。我死了也落一個明白鬼。」王明春劈頭聽了一個死字。身上頓覺一涼。笑道：「張小姐說那裏的話。我以為這們一走。於我們友誼上。未免留一點遺憾。無論這樣不能讓你走了。」張美麗的頭抬起來。眼睛也不避他了。直直看着他的臉。嘆的一下笑了。拿手又抓眼皮。說道：「你這人。我問你。你不願意我走。我們應該怎樣。友誼上就不能留遺憾了。」王明春給她又逼到頭上。不答覆。她當然還是走。答覆又似非心中所願。急得搔一搔頭。笑道：「張小姐。我想你今天回去。最好由我送一送。偏如此一個人走了。我是不放心的。」張美麗逼來逼去。逼出她這一句。把看着他的眼光一轉。又站起來。說道：「甚麼也不必說了。你送我。我不相干的。我一個人難道就出不來了。」張美麗說罷。繞過白塔山。直出北海前門。王明春張然不覺的送她出門。那張美麗跳上她的一輛汽車。疾駛着走去。王明春站在公園門外。自己一頓。張美麗那王太太張經理還在裏面。向去不坐汽車。雇一輛洋車轉回去罷。即坐上一輛洋車。慢慢的回家。一到家。那王太太坐着汽車。也恰好趕到。兩人同時下車。那王太太一見王明春。就開口問道：「明春。你怎麼跑回來。那張小姐呢。」王明春隨着嬌母走進門。一面答道：「張小姐首先回去。所以我也回來了。」王太太到了上房。王明春喚進去。吸着一袋水烟。徐徐嘆道：「明春。你這孩子。是如何的不聽話。今天的前給你一個人鬧糟。你就不會說兩句妹妹我愛你。給張小姐聽。一定反對反對。給她面上不好受。」王明春見嬌母說來。說去。還是這一套埋怨言詞。自己就笑道：「這種觀點是錯誤了。我很知道。那張小姐今天難堪。不一定在我無表示。兩

在不該如此倉卒草率。我們私人間的談話。不能當面來談。須要我們二人相對。才好表示情愛。非這等三言兩語。能夠成功。」王太太聽他有一番理由。禁不住一拍桌案。頽然太息道：「這個年頭。新了不好。舊了不好。倒使我這人難爲死了。」說着。一頭躺下去。咳聲嘆氣。自己一個人傷懷。王明春看着。倒也好笑。悄悄的退出房來。那聽差在廊下探頭探腦。彷彿要進來說話。王明春一眼瞥見。方要去問。那聽差已笑着上來。說道：「少爺。徐小姐來了。太太不見。王明春聽是徐素秋來了。那馬得不見。忙道：「快請進來。徐小姐是必須見的。」一面說着。也迎着出來。那徐素秋穿一件短衫短裙。女學生制服。臂膊上圍一條黑紗。見了王明春。深深鞠了一躬。笑道：「表哥。我給你們道謝來了。」王明春幾天不見。徐素秋。看她面龐瘦削削的。清減了許多。好生惻然。忙笑道：「你事辦完了。請裏面坐。」說着。引她進到上房。報告王太太道：「孀母。徐小姐來了。」那王太太躺着。把他們的說話。隱隱聽得一句。說是徐小姐到來。正沒好氣。一頭又爬起來。說道：「勸是徐素秋麼。那可失迎。快快請坐。」徐素秋聽這話。不十分順耳。祇得鞠了一躬。站着不坐下。說道：「我事情清理得有了眉目。今天特來給姑母道謝。」王太太坐在床上。抄起手邊的一隻水煙袋。吸了兩吸。哎喲着。笑道：「徐小姐說那裏的話來。不用說還登門。祇這一句話。我就知情了。」徐素秋見姑母的神情不對。自己敷衍幾句。告辭退出。王太太嘴裏走好慢請。還客氣了一陣。身子坐着。却連一動也不動。徐素秋今天來。也不過和衙門裏辦例行公事一般。不畫一個行。出得門來。仰天緩了一口氣。方一邁下石階。那王明春却已悄悄的溜出來。在後面輕輕喊道：「表妹別走到我屋裏坐坐可好。我還有別話說呢。」徐素秋身軀不同。祇把頭一轉。等着她來到跟前。搖頭笑道：「我不想多停留。還有別處要去。今天姑母的神氣不好。我也看出來了。」王明春見她決定走。上去就一攔。笑着道：「表妹。我們又有幾天不見。何妨多坐一下。須知我不和我孀母一樣。她的爲人。是不可理喻。」

我自信還不得罪人。」徐素秋給他極力挽留，並且自己也好像要扣他說幾句話，就點着頭，說道：「你不要說得罪不得罪。我坐一坐也就是了。」王明春一聽，非常欣喜，忙領着她，到自己房中小坐。又喚老媽，要茶要水的一陣張羅。徐素秋一進門，先看見他床上放的兩個扁枕，還是自己送他的東西。日子一多，髒得不成模樣，就無心的拿起來，又拍了一拍，原物放下，說道：「這兩個枕頭，也應該拆下來洗洗。未免太髒了。」王明春見她先提那枕頭，少不得心有所感，微微一笑，看那徐素秋今天新從煩惱裏過來，不好如何露骨表示，祇笑道：「不要管它壞了，你不會再給我做一對，橫豎有你的，一雙手在，我是不發愁的。」徐素秋果然聽不出來，祇坐在他的床上，想起家中伴宿的那天，王太太說的話來，欲想問他，終覺不好出口。末後，才想出一個巧妙的法子，笑着仰首一看他，說道：「我可不能再管了，以後還怕沒有人管。我再管，就是越俎代庖，要惹人吃醋的呀。」王明春聽她猛然說出這一句話，自己不由一怔，笑道：「表妹這話的意思，我有點不明白，請你代我解釋一下。」徐素秋身軀又站起來，在當地彎了彎腰，好似鞠躬的笑道：「說起來，是我失禮，還沒有給表哥你賀喜，你真是大喜了。」王明春見她這樣，自己好像也有幾分明白，不過未由她口中說出，總不好由自己出口，笑道：「表妹不是這樣人呀，今天怎麼倒和我開起來玩笑。」徐素秋原來是帶着笑，到此却又把臉微微一板，說道：「誰和你玩笑，你一個張小姐現在聽說戀愛了，不日就要辦喜事，這是姑母告訴我的，那還有錯，為何你自己反不承認。」王明春看着她直捷說出來，自己的臉一紅，不禁冷笑道：「我說是誰說的，原來又是我孀母造謠言，可惡極了。她自己一相情願，生拉硬扯，我怎麼能夠承認，冤枉了。」徐素秋見他竟不承認，自己也不和他費話，祇慢慢一笑，把手書着床上被單，低下了頭道：「其實，這是一件正事，不管一相情願，兩相情願，總是成功了好。你的年紀大了，又能自己掙錢，應當快快結婚，也免得自己一個人，在外浪蕩，和那錢麗鶯等人。」

作不出正經事。」徐素秋說完，又從眼角裏斜睨他一眼，抵着嘴唇一笑。王明春看徐素秋話說得發酸，却又笑得春情溢流，非常生動，自己忍不住，往前一湊，抄住她一隻手臂，也坐在床上，笑道：「你這話是從何說起，真是忍人之言。我自回來為和你要好，不知捱了多少埋怨，難道我忘了。」徐素秋給他冷不防，抄住一條手臂，吃了一驚，皺起眉毛，掙了一掙，掙不脫，也硬由他握住手，面皮紅紅的，低垂粉頸道：「你說的，我怎不曉得，連我也不得姑母的喜愛了。今天她對我的譏諷，還不是一個鐵證。」王明春聽她說的，正是自己所要說，到此便不免一手抱着她的腰，一手揉了她的臂，在床上偎依一處，輕輕笑道：「你既然知道，怎麼偏要和我取笑，說我和錢麗鶯結合是一件好事，我誓死反對，一定愛表妹，愛到底。」徐素秋見他涎臉，自己要掙扎也無力，祇覺心上一酸，眼皮裏一熱，流出眼淚來，低聲嚅泣道：「你說的真是假，我也不管，我們各憑良心，說真的，我不為你誓不再上姑母的門，她對我的意思，實在使我難受。」王明春想不到她先哭了，自己想了想，說道：「表妹千萬不可悲傷，我孀母對你不好，我本不同情，祇希望我們永遠相愛就是了。」徐素秋自己擦擦眼淚，沉默了半天，又泛出一臉笑容，身軀要往起站，說道：「我也不知如何，忽然哭起來，真是沒有的事，一個女人哭天抹淚的，太不好了。」王明春見她往起站，自己的手一緊，按着她，又坐下，笑道：「你不要走，我們再談一談。」說着，抬起她的手，按在自己嘴唇上，猛然吻了一下，徐素秋的手就如同觸着蛇蝎一般，往回一縮，斜着看了他，哼了一聲道：「你那裏學得這樣輕浮，大約這是錢麗鶯的功勞，她教訓出來的罷。」王明春給她把手一縮，就縮回去了，又聽她說的可笑，禁不住笑起来，道：「你也太愛吃醋了，我和錢麗鶯跳了兩次舞，那是真的，誰和她有甚麼交情，你不要聽別人的話。」徐素秋見他說和錢麗鶯跳舞，自己一想，不等問，他先說了，便笑道：「你不要胡扯，我是你的甚麼人，吃的甚麼醋，你跳舞不跳，與我也不相干。」說罷，站起身來，脚下動了一動，說道：

「得了謝我也道了。我該走了。」王明春忙着追出來，說道：「表妹，你幹麼這樣忙？何妨多坐一刻。」徐素秋已然走到了院中，又回了回頭，說道：「我這不是坐了半天，你還讓我坐到幾時？我還有幾家的謝，沒有道呢。」王明春和她說了不到十來分鐘，實在感覺到不滿足，不禁笑道：「表妹，你的事情完了，我們省功夫出去玩玩，你說可以麼？」徐素秋站在院中，把頭髮一撥，鬢搖頭遺，道：「我現在居喪守孝，可不能同你胡跑了。你要有話說，我家裏沒有關着門，你不會去麼？」王明春不便再逼迫她，祇好一口應諾，說道：「表妹走罷，我們晚上見。」說時，一直送她出門，那徐素秋走出大門不遠，王明春還沒有進去，她却又回來，笑道：「表哥，表哥，你別進去，我給你一件東西。」王明春看她回來，忙問道：「你給我甚麼？」徐素秋走到跟前，拿手到衣袋裏，掏出一個小信封，笑道：「就是這個東西，我本想給你寄去，如今當面交，你好了。」王明春接來那信封，看是一個綠色小布紋紙做的，上面還貼了兩個未蓋郵戳的乾淨郵票，可不是想投入郵筒而未能，拿着這信封，再看徐素秋，却已走了。王明春等不及進去，自己先拆了這信封，裏面一張白打字紙，寫着小幾十行紫羅蘭色的鋼筆字，乃是：

這一封信，你接到後，一定很覺奇怪。因為我們表兄妹，從小在一起玩慣了，有甚麼話不可說，又何必寫信。天啊，我自從母親入土，心中不知有千言萬語，想和你見面談談，而未可得。我心裏是多們愁悶。

你的事，我全知道了。錢麗鶯是你的好朋友，張小姐是你未來的夫人，你們多快樂呀。我聽着真喜歡。你們結婚時，千萬早早送我一個信，我一定早早預備禮物，祝你們白頭到老，多福多壽多男子。完了，說一說正經話罷。我母親死，承你幫了很大的忙，還沒有謝謝呢。我生來大概注定是苦命，所

以到現在年歲很小。父親早早死掉。母親也死了。唉。我的眼淚朝誰去掉。祇好往肚裏嚥罷。

最後我聲明一句。那錢麗鶯是我的同學。我深知她的品格。春明飯店的一幕。或者你不健忘。還可  
以記得。那樣的女人。是不可長交的。你遲早要受害。一定想起我這話。不以爲是忠言逆耳。雖然我這  
時說來。你還未必相信。

暇時。你可以來談談話。我在近十來天。且不上學。在家裏好生息養着精神。你來。也可以岔一岔我  
的煩悶。寫的太長了。不好。你別見笑呀。

你的表妹徐素秋

王明春站在門外。把這張信讀完。心弦上很是激盪。暗想一個女人的醋勁。總是說不出來的那樣  
大。徐素秋不曉由何。知道了自己和錢麗鶯一段公案。又有姑母告她有和張小姐訂婚的可能。她在這  
封信內。輕飄飄的。字裏行間。帶出十足的諷刺意味。說真的。這位表妹很是賢惠。將來若能娶得她。終比  
那張美麗一個。實際明星。每天吃喝玩樂。好的多。而又多。難怪自己猶豫多日。無從斷定了。王明春想到  
此條。再看看那張信。便決心要到表妹家裏去。一收。收起信箋。跑進內院。穿起一套新衣服。沒有旁的話  
說。出門開了汽車。一直跑到徐宅。那徐宅的老媽張媽。出來開門。一見的王明春到來。忙不迭叫聲王少  
爺。說道。「我們小姐剛回來。不知如何。又傷心了。對着我們太太的靈牌。又哭着呢。王少爺。你去勸勸她  
也好。」王明春聽說徐素秋正在哭靈牌。自己吃了一驚。連忙往裏便走。說道。「這是那裏說起。她平白  
無故。爲甚麼傷起心來。你就不勸勸她麼。」那張媽隨他開門走進去。說道。「王少爺。你那裏知道。我們  
太太自從死去。小姐無一天不是哭哭啼啼。放不下心懷。往往一哭半夜。睡不了覺。王少爺。你說這可怎  
麼辦。」王明春聽着張媽說。走到院內。就已聽見北房裏。徐素秋唏噓的聲音。不由自己很是悽惶。叫一



聲表妹。你不要哭了。我來看你。那徐素秋哭得悲恸。馬能聽得見。直到王明春走進。一看她伏在徐太太靈桌前。對着徐太太的靈牌前。可不是哭得正恸。那手臂掩着面。眼淚都滴在桌上了。王明春見此神情。覺得好生淒涼。過去叫道：「表妹。你別哭啦。我來了。」叫了幾聲。徐素秋的哭聲稍止。似乎是聽見了。把手往下一撒。兩隻淚跡模糊的眼。望一望他。嗚咽着道：「表哥來了麼。你不用管我。我一哭。就非哭痛快不可。王明春站在她身旁。搓一搓兩隻眼。很是着急道：「表妹。老太太是已故的人了。哭也沒有用。千萬不要哭了。免得老太太在泉下不安。」徐素秋聽王明春苦口相勸。自己也就不哭了。抹着眼淚。怔一怔道：「張媽。你去倒茶。王少爺來了。」那張媽跟進來。又答應退出去。王明春看徐素秋含悲忍痛。站在地。好似一朵帶雨梨花。十分可憐。自己的眼皮一酸。眼淚也要流出來。怔可的。坐在一張椅上說道：「你這是何苦。張媽說你一天天竟哭。這要鬧到甚麼程度為止。你自己爲何如此想不開呢。」徐素秋也坐在他的旁邊。拿手帕擦擦眼睛。臉上的粉光瑩瑩。眼圈兒紅紅的。說道：「我呀。我就是這樣了。我愛我媽。她死了。我就要哭。我想着傷心。」王明春看她不很聽勸解。自己非常着急。落下兩滴眼淚。眼巴巴的望着她。說到：「表妹。我要急壞了。你不要自我煩惱。我現在應當怎樣。才能使表妹快活呢。只要有一個妙法。我全都依從。祇要你每天歡喜過活。」徐素秋這一場痛哭。老實說起來。何嘗爲的不是他自己。由王宅回來。想着一切的一切。無不在慘痛悲觀。所以她又哭了。聽見王明春一說。使自己快活。心裏不由一動。撩起眼皮。看了他一眼。然後又低下頭去。兩隻脚尖旋在地上。用鞋尖一左一右的畫着。問出一句話來道：「行了。不要說我了。我先問你。我的信。你看過了麼。」王明春見他似乎有樂歡一點。自己也拭淚道：「我因爲看過了信。所以才快快跑來。我對於表妹的意見。還有意見要陳述。故此想來從容談一談。」徐素秋見已談到問題的中心。兩隻眼皮低得無可再低。手裏弄着一條眼淚淋灑的花綢小手帕。

嘆一嘆氣道：「也許我這人太主觀了，我覺得我的意見無一不是金玉良言，我就如同骨髓在喉，一吐為快。你有甚麼意見，我聽着你的。」王明春喉嚨裏的話，到此就要清理一回。先一伸手，拿出徐素秋寫的信紙，眼睛望一望她，微微吁氣道：「你寫這封信的時候，疑心太大，我不得不有所辯正。你說那錢麗鶯不是正經人，這話我深以為然。你說那張小姐是我的未來夫人，却使我誓死不能承認。」徐素秋見鬧來鬧去，原來是自己一封信用，把他催來的，不由好生可笑，把小手帕一繞，繞在自己的左手腕上，抬起眼皮，望望王明春，不禁破涕為笑，嘆嗤一聲道：「你怎麼了？為我這一封信，怎麼反而惹出是非來了？我以後不給你寫信了。」王明春兩手舉着這封信，身軀向前一探，整一整容顏，說道：「表妹，話不是如此說法。我以為那張小姐並不是一個天上少有，地下絕無的一位女人，也不過普通習見的一位摩登的小姐，用不着這樣關心。假如你願意，我們有機緣，彼此見面，你也就知道她是如何，我祇為她那樣的女人，不足以作我的配偶。」徐素秋見他說見面，自己本有此求之不得，但是頭一低，看看自家身上，索性失笑道：「啣我這樣，頭不齊，腳不齊，還敢同人家鬧小姐見面，況且居喪守孝，更不敢出去亂跑，可別說了。」王明春看她好容易喜歡了，卻仍是作難，自己客氣，說人家鬧小姐，不禁笑起來道：「我的意思，是居心無愧，你一天天說人家好，我把她介紹給你，你們成了朋友，不就完了麼？」徐素秋見他意思倒很忠實，自己也就不再堅持，微微笑道：「也可以罷，我倒要看看這位張小姐，是怎樣一位人物，配不配做我的表嫂。你就聽我一句話，以定取捨呀。」王明春聽她又繞倒玩笑上面，自己更笑了，說道：「你別又說到婚姻上面，我是不娶她的。我婚母雖然願意，也做不了我的主。」徐素秋見他還是咬定牙關，不認這回事，自己好生可笑，說道：「你也太固執，已見了那麼你的婚事幾時可定，你的對方要一個甚麼樣的你，不愛太時髦的，給你一個梳大辮子纏足的你，大概又不要了。」王明春看她說的太好笑，自己也

笑得彎腰。忍了一忍。自己揉揉肚皮。說道：「老太太故去未久。她說的話。我可不能忘懷。請問她說的遺言。我們還記得不記得。」徐素秋見他問到母親遺言。自己烘的臉上紅了。笑着搖頭道：「我的記性頂不好。他說的話。我不十分記得。還是良哥提一提醒。」王明春見她說不記得。這分明是裝糊塗。自己急道：「你真是忘記麼。她不是說得清楚。她希望把我給我。讓我兼護你一生。作第一個忠誠的保護者。這是一件大事。不能忘了的。」徐素秋見他又轉到母親臨終的遺言。自己忍不住。又泗涕滂沱。流着臉眼淚。哭了道：「我那裏會忘記呢。我告訴你實話。我不是忘了。可是我正要問你。在我母親說完了。我們在外邊。你問我的幾句。忘了沒有。」王明春見她又哭了。自己心裏很亂。她反來問自己。當時愕然道：「我問你甚麼。我不知道。你說一說。」那徐素秋見他不承認了。自己便直率說出。決無忌憚。說道：「那天你說的是。南海住的陳先生。怎樣怎樣。逆氣待我。哭了一場。你都忘了。你都忘了。」徐素秋說着。眼睛裏的眼淚。益發流得一臉。伏在桌上。唏噓的不住哭。王明春不經她提。還是有興趣不起來。這一提起。不免又將前事勾起。自己心上難過極了。見徐素秋哭着。他想起那團圓。馮媽為屍說的當時。頗有可疑之點。可是徐素秋又不承認。這雖不足以相信。然而看她一提起來。如此悲傷欲絕。那件事總有六七分不可靠。自己在未明是非以前。總是安慰安慰她的好。王明春想到此間。便伏了伏她的頭。說道：「你不要一天竟哭。我是信任你的。這樣。足以使老太太采下不安。你也該停一停。我們是表兄妹。誰還不能原諒誰。縱然我的話不對了。你看。在老太太面上。也不要永遠記掛着。」徐素秋的頭給王明春一扶。臉仰起來。淚眼望着他。哼了。一呼那淚流着。自己又拿手帕拭拭。他的手垂頭說道：「我自己祇恨我沒有本事。不能拿刀割出心。你們看。你們說我我的名譽上的損失。也實在夠受了。」王明春看見仍不能忘情。自己祇得又安慰她半天。不知費了多少言語。那徐素秋始才不哭了。說道：

我又不對了。那有一進門。先朝你哭一場。叫張媽給你預備。你吃了飯沒有。」王明春手裏還拿着那封信。自己聽她問飯。便站起來。說道：「我的是吃過了。這封信的誤會。能夠解決。我的心就已安定。」徐素秋看他還說那封信自己賭氣劈手奪過來。撕撕撕得粉碎。扔了。說道：「我也是多事。平白無故。幹麼可寫信呢。算了。以後不寫了。」王明春看她把愁懷忘下。好像又活潑許多。自己故意裝假一攔她。先扯住她的手。往懷裏一帶。笑道：「表妹。你來。我要在你耳根。說一句話。」徐素秋冷不防給他一帶。身軀的上半截。業已一歪。歪到他的懷裏。吃了一驚。兩手一推。掙扎着道：「你要說甚麼。何必要在耳根說。放了我罷。張媽看見。可怎麼好。」王明春抱住近她來。兩手緊抱着她。便不肯再放鬆。把嘴唇貼近她耳根。問道：「表妹。你用錢不用。家裏這回喪事。辦得虧空不虧空。假如用錢。你可不要瞞我。我是可以儘量幫忙的。」徐素秋見他是問這事。自己不好再掙扎。祇好忍耐着。假在他的懷抱。說道：「我這棚喪事辦完。倒沒有虧空。還剩下四五十元。你要麼。我也可還你。假如你要一筆清賬。我也能夠開個清單給你看。」王明春見她說起還來。自己就笑了。說道：「你別給人家笑話。我是問你。這事情辦過去。此後你的生活如何。不是一件很有研究價值的問題。」徐素秋聽他問起日後的生活。自己却不由又傷悲起來。忍了一忍。算是忍住眼淚。並未掉下。說道：「這的確是一個難題。我怎樣省吃減用。這四五十元。也用不了兩三個月。過了兩三個月。又應該怎麼樣。我自己也無從答覆。」王明春把手緊一緊。攏住她的肩。附耳笑道：「我問的。就是這件事。你當然不能生活。可是不必怕。我一個月給你三四十元。你的生活也夠了。我情願幫你到底。把你扶助到中學畢業。或者再入大學。」徐素秋看他又毛遂自薦。說幫助自己的錢。一直到中學畢業。自己不暇思及利害。早就感極而泣了。縮在他懷裏。悲切切的說道：「真和你也沒甚麼可說。祇盼望你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好。做上公司的大經理。我一個月花你幾十元。就算不得甚麼了。」王明

春替她擦着眼淚。早不禁笑了。說道：「我們家裏一月拿幾十元還不算事。如果我的用度省一省也就省下來了。」徐素秋到這當兒。甚麼話倒不說了。和他親昵了一會。才一把推着他。抽身站起來。撩一撩鬢角。笑道：「你們男人總是這樣。我甚麼也說。我們兩人各憑良心。你對得起我。我將來也當然要對得起你。」王明春見她一副搔首弄姿的模樣。自己禁不住心上一動。又笑道：「這對得起對不起。我也無從證明。你說教我怎樣辦？」徐素秋聽他問得可笑。自己靠在遠遠的門側。祇是抿着嘴唇笑。王明春才要上去問她。那外面忽又一敲門。張媽出去開門。回來喊道：「小姐。馮小姐來了。」王明春一聽馮小姐。心想莫不是馮荔麗。那徐素秋却早哼道：「這種壞鬼。今天又來了。我非要問清楚她。到看看誰不好。說着祇往屋中一坐。也不出去。那馮荔麗果然一個人。嘴裏唱着幾句。『小妹妹的心。像黃金一樣的真。像寶石一樣的堅。像佛一樣的慈悲。像神一樣的莊嚴。』黎明暉的歌曲。一路走着進來。叫道：「素秋。好哇。你索性大門不出了。在家裏一個人幹甚麼。我來看你來了。」徐素秋任她去喊。祇是置之不理。那馮荔麗喊了兩三聲。聽不見有人搭話。一步一步的跑了進來。說道：「素秋。你太難了。既然是在家。怎麼却不理我。」跑進來一看。除徐素秋之外。還有個王明春。兩人都在地上站着。不由一怔。片時又格格笑了。說道：「好呀。原來這屋裏是二位。怪不得聽不見人言。你們一句話也不說。幹些甚麼。」說時。兩隻眼睛由徐素秋臉上一轉。就轉到王明春的臉上來了。那王明春不好不理她。祇得點頭一笑。說道：「密斯馮。你來了。我在這裏坐了半天。正想着要走。你陪着密斯徐說話可好。」馮荔麗一看她們這種神情。自己好生可異。坐下來奇怪道：「你二位又鬧了甚麼笑話了。怎麼密斯或王要定。而密斯徐又一肚子氣。概不理人。我來給你們勸勸架。不要走。」王明春見她誤會了。自己才待說話。那徐素秋却不答應了。把眼睛一瞟馮荔麗說道：「我們表兄妹。有甚麼笑話可鬧。說來那不是你這個壞鬼。多嘴多舌的。胡說亂說。我

們今天三面對案。要把這事弄清楚。你到底和我表哥。在南海說了些甚麼。」馮荔麗給徐素秋一說。自己聽得突如其來。當時怔住了一對眼睛。一眨一眨的。看着徐素秋。又看着王明春。覺得今天逼迫自己。當面問起那回事。着實教人難堪。便把臉色沉住了。昂着一顆頭道：「我在南海說了甚麼。我自己也不知道。你這一問從何而起。好教我不明白。」那徐素秋見她不承認起來。當時幾乎又氣哭了。說道：「荔麗。你不承認。不要緊。我們拍拍良心。誰對得起誰。我一句話不說。我自思自想。你是有良心的。好漢作事好漢當。不要不敢承認。」馮荔麗不怕人家問。可是最怕人家激。一聽徐素秋用反向的法子來對付。她就氣壞了。站起來。挺着身軀。大聲道：「啊。你問的我想起來了。是不是那天下雨。在南海避雨的一回事。這你何必担心。我們居心無愧。怕他甚麼。我說了一百個不含糊。有誰不滿意。或疑惑怎樣。讓他來和我說。有本事簽字負責。我們到法院裏講一講理。」馮荔麗這一響。是任何人想不到的。而且她的言外之意。皆是對於王明春而發。徐素秋不明白。心裏才要發一語。刷笑道：「荔麗。你不要急。我們好好說話。說的倒是你聽的。却是我表哥。你這是在誰關呢。」馮荔麗的臉卻紅了。拍一拍桌案。說道：「我們念過一句書。叫做「事無不可對人言」。我們又不是祖上缺了德。作出去對人不起鬼的壞事。給人家抓住把柄。甚麼話也不能說。我說出來。我負責任。馮荔麗這樣大鬧之下。徐素秋是痛快了。那王明春實在難以爲情。簡直沒有容身之地。因笑道：「馮小姐息一息怒。不必如此氣怒。我們的說話。豈有不負責任之理。據我的理想。馮小姐既是和我表妹同行。當然請方照管。那誰還能說閒話。說閒話。我責任所在。也辯護之不暇咧。」王明春說道這裏。那馮荔麗也笑了。說道：「你們男人都是多疑。不該我說。沒一個好東西。你們今天算是氣壞我了。」馮荔麗說完。那徐素秋倒替王明春難爲情。這差不多已直接罵到他頭上。連忙笑道：「荔麗。你別說話。不知輕重。話不是那樣說。」馮荔麗氣呼呼的一坐一聲。也不響了。

王明春却站起來，向她二人笑道：「表妹和密斯馮在此坐，我剛才就要走。現在該走了。」馮荔麗祇把身軀狂起一站，又復坐下，說道：「您走了不送一那徐素秋也不好相留了。送出王明春到門外才說道：『今天馮荔麗說的話，你不要過意。她是一個小孩，求你原諒她罷。』」王明春沒有甚麼話說，祇是笑。馮荔麗道：「我不往心裏去。她說的也有道理，我很佩服她的豪爽。」徐素秋聽這話，太不着邊際，自己再想說。那王明春已然坐上汽車，向她一抬手，說聲再見，開着車走了。這裏徐素秋退回身來，那馮荔麗却已出來，站在房門外，洋洋的笑道：「嘿，你表哥走了麼？」徐素秋見了她，不知是恨，還是喜歡，把腿一頓，懶懶的，道：「你又耍給我鬧禍，我恨死了你。話是你和他說的，而今又要和人家翻臉，這是誰的不对呢？」馮荔麗站在院裏，連房門都不再進去，祇笑道：「告訴你，他給我報壞了，不給他一個厲害，日後他永遠拿這事當一個短處，隨時來譏諷我這一發脾氣，他是知道輕重的，往後不該再以此事為談話的題目，也可免除麻煩。」徐素秋聽他說的，雖然很對，但自己總覺得罪了表哥，於心不安，就悽然感嘆道：「你以為那是很對，我却不以為然。難道除此之外，就沒有一個完善證明的方法了？」馮荔麗是何等樣人，見徐素秋不知感謝，反來抱怨自己不好，自己賣了很大力氣，會白費了，馬上生氣道：「世界上還有好人去的路沒有，照你一說，我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了。我告訴你，我今天來，若不是有一宗使命，我還犯不上登你的門。那麼自然也遇不見你表哥了。」徐素秋聽她話裏有話，連忙問她此來的使命，到底爲了甚麼。馮荔麗微微一笑，不慌不忙的，從衣袋裏摸出一個紙摺的小方勝，向她晃了一晃，說道：「素秋，我的使命就在這裏，你看。這是一個甚麼東西，妙極了。」徐素秋看他面前，又做神做鬼的，胡來搗亂，便把那方勝一搶，搶到手裏，說道：「這是誰寫的，又是一封信麼？」馮荔麗原是希望着她搶去，但又先不容她拆，拿手去一攔，說道：「你別忙聽氣，告訴你，是一篇新詩，不是甚麼信，讓你看完，猜猜是誰寫的。這

詩的韻味雖不高明。然而也可見寫的人是一個多情種子了。」徐素秋聽她又胡說。心中懷着疑。忙而又忙的。幾下折開那方勝。看那一張紅格紙。寫着一片墨筆子。題目是「獻給素秋小姐。」文字果是一篇新詩。洋洋大觀。字數不少。祇見上寫。

獻給素秋小姐。

在那萬頭攢動。鼎沸如潮。黑暗而騷亂的人海裏。

我尋着了一線光明。

小姐啊。你還記得。那是一個風狂雨驟的傍晚。

我們成就了兩個新相識。

我們的心像人造冰一樣地純潔。像如泰山一樣的高尚。

但是啊。偏有那風言風語。刮在了我們的耳邊。

上帝可憐我們的一片丹心。又有誰來知道。難道教我們剖腹挖心。你才曉得。

徐素秋看到這裏。祇見這一張紙。寫了有一多半。還空着少一半白紙。沒有寫滿。那最後又有幾行

小字。寫的彷彿是贅言。文字是「長夜苦不能眠。往事又復纏縈心際。不能忘懷。書此誌感。因心緒不寧。

未竟全篇。未知素秋小姐亦有同感否。」徐素秋看了。這還待明說。一見即知是那南海陳國瑞的手筆。

不由看了兩遍。心頭一陣跳動。暗忖。這又是馮荔麗造魔了。她平白無故。可往南海跑。拿了這個來。不是

誘惑人。因想把紙一扯。却又忽然不捨得。祇呼了一呼。說道。「這還看不懂。我知道了。你沒是沒非的。又

往他那裏跑。幹麼人家的東西。亂動它做甚。快給他拿去罷。」說罷。把這一張紙舉着。想交還她拿去。馮

荔麗却是不聽。將腰慢慢一扭。說道。「我不能拿來。又拿去。你試睜開眼直看看。上邊寫的明白。」獻給



素秋小姐。」「不是專爲給你麼。我又不是素秋。不能要它的呀。」徐素秋見她不要。自己甚是有氣。把那張紙一摺。說道。「荔麗。我要問一問你。你又到陳先生那裏幹甚麼。他的詩。怎麼又給你找見。我們的事情。他怎麼又知道了呢。」馮荔麗以爲她既欲詳問。這不是惡意。自己可就與技勃勃了。擺擺搖搖。先一脚踏進徐素秋的房间。找座位坐了。笑道。素秋這可不是一句話能說完。須要容我慢慢的講。你可知道。陳先生那裏。我是常去。他的畫報我頂愛了。所以去了換幾本。又想再換。我弄來弄去。成了個畫報迷。南海幾乎天天有我的踪跡。」徐素秋暫且不表示態度。隨她便去說。進來聽了。又催道。「你快快說。不要費話。你常到南海。是爲換畫報。我知道了。」馮荔麗見她催問。自己更高興了。說道。「前一兩天。我又去換畫報。和他有的沒有閒談。無意之中。又談到你的身上。他打聽你近來如何。我說。你近來苦了。母親一死。再沒有人照管。是個孤苦伶仃的小可憐。我們真替她難過。」馮荔麗說到這裏。拿手拭拭眼皮。居然彷彿要哭。那徐素秋也聽得自己好生慘痛。低着頭。不響。心中思潮起伏不定。半響。聽她不再繼續說下去。才微微搖頭。催道。「荔麗。你快說呀。你說了這話。他又說甚麼。」說着。眼睛再看她。却吃了一驚。祇見馮荔麗眨着眼皮。眼睛一閃一閃。像鑲上兩粒金銅石。不禁着急道。「荔麗。你別唱戲了。有甚麼沒有。有就快說。沒有就算拉倒。馮荔麗讓她一催。索性嚶嚶的哭出來。說道。「我怎麼沒有說的呢。你給表哥看不起。胡亂猜疑。都是我的嘴不好。真實情形告訴他。我非常後悔。可是古人說甚麼。」「一言既出。驕不及追。這可怎麼辦呢。」徐素秋見他忽然又說又笑。忽然又哭起來。自己急得不可開交。把脚一蹶。說道。「罷了。荔麗事情到了現在。你還想着以前做甚。也是我們兩個不好。不知輕重。知道輕重的。那天死了。也不進他房間裏避雨。你還是繼續罷。」馮荔麗哭了幾聲。又不哭了。見他追問。就又說道。「他說的是甚麼。他也很替你難過。和你表同情。後來我又由你的身世。談到你表哥身上來。我說你這回母親

死掉。若不是有這一位表哥。簡直沒有辦法。幸虧他來幫你忙。才能勉強抬出去。直是幸運極了。」徐素秋聽到這裏。自己也忍不住。眼淚又流下來。擦了兩擦。低着頭道。「他聽了這話。可說了甚麼。你再告訴我。」馮荔麗又繼續說道。「他說你這表哥可真是好人。他不是見過的那位王先生。我當然答了一句。正是。又說這位表哥。和徐小姐是自幼一起長大的。說起來笑話。前幾天爲你陳先生。還鬧出很大的彀扭。他一聽這話。當然很奇怪。隨着便問我是怎麼一回事。我就原原本本。一古腦兒說給他聽了。」馮荔麗說到這一節上。又喘了喘氣。抱起桌上一隻茶壺。不管冷熱。嘴對嘴。灌了一陣。然後又說誰。」他聽見我說。當時甚爲動容。馬上自怨自艾。說他早知今日起初還不准我們進來避雨。那樣一來。不但萬事皆休。我們也彼此誰不認識誰了。豈不省却許多麻煩。言下感慨不勝其狀。非常後悔。」馮荔麗說到此間。又喘息一口氣。才繼續又說道。「我並不曾注意。以爲他這不過口頭表示。究竟他真心如何。誰也不是他肚皮裏蛔蟲。能夠猜測。所以不加介意。就過去了。噫。誰知道今天我又去了。他出去到茶社。爲我沏茶。這秘密就給我揭穿。我開抽屜一翻動。就先翻出這張新詩。我看見才知他是真正的動心了。故而我才拿來你看。我這說的都是實實在在的情形。若有半句虛言。情願賭神罰咒。教我遭惡報。不得善終。」馮荔麗這一口氣很長。說到終了。又嘆出口氣。笑道。「其實我也是多管閒事。這事與我何干。要我來回跑。我不知道怎樣。一看見這張新詩。便想拿來給你看看。如今拿來了。我的責任完了。也想走了。說到此處。忽正眼一看徐素秋。却見她扶着頭。坐在桌旁。祇顧又唏噓飲泣。便吃了一驚。說道。「素秋。我說完了。你怎麼還哭。快站起來。我要走了。」徐素秋不言不語。把她一篇言語聽完。自己馬好表示意見。祇斷續說道。「荔麗。我誠懇的奉求你。此後千萬莫要和我再提陳先生。祇當他死了。你是一個愛我的。當然能聽我說。我祈求你。」荔麗說了半天。一看她還是這種態度。又不很願意了。拿眼睛溜着她。嘿然道。

「你這位女士可真是不得了。我說一說陳先生，就算是犯了法啦。你們不管怎樣也算得上朋友。現在假使你們再見了面，你還不理他。」徐素秋見她不明白自己的心事，就向她很慘淡的一笑，說道：「素秋，你不是不明白我的生活，你怎麼不覺得我們家裏一天天的費用都朝誰去說？你都不知道我們是倚賴表哥家生存的。我母親說起來，未嘗不是因姑母看我和表哥要好，一氣不接濟用度，着急死了的。可是在我們再想我母親死掉，假使沒有表哥來幫忙，到今天還未定抬的出去，而且日後我一個人用度，說一句不害羞的話，還要仗着表哥來維持。設若我此時照常和陳先生往來，本來他就在疑心，一朝給他撞上，我的臉往那裏放？生活又向誰去說？簡直死了罷。」馮荔麗聽了他這套言語，心上不用說多們氣苦了。兩隻眼睛一打量她，忽又笑道：「素秋，我看你沒有和從前改變模樣，還是照舊的你呀。為何你態度如此轉變？以前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慇懃，現在那裏去了？噢，我明白了，你表哥有錢，他能供給你日常費用，你就可以愛他。連男朋友一概斷絕，我看你太不害羞了。你還知道世界上有廉恥二字麼？據我看，你簡直痛痛快快，不必等你母親週年過去，休談甚麼守孝，一下就和他結婚，倒也痛快淋漓。那樣的就是你的。你們二位甚麼不分，豈不省却許多麻煩？乾脆你嫁了他罷。」徐素秋向他說出自己的心腹話，却不料她順口如流的說出一大篇，完全說諷刺自己的言語。自己的眼淚，還沒有擦淨，到此又流着淚說道：「荔麗，我很要好的，你怎麼罵起我來了。我這是為環境所壓迫，出於不得已的。強為歡笑，你不要不原諒我。我有我的苦衷，倘若我和表哥鬧翻了，馬上生活發生問題，誰來幫助我？你的意思，我也明白。看我表哥統袴氣太大，不足與言。可是我雖有回感，設使不和他敷衍，我吃誰家的飯呢？」馮麗驚見她明是倚賴人，還要諉過於環境，自己的氣惱，不知反加上若干倍。看她一邊哭，一邊自己說，自己非但不覺情慚，反而往上冒火，猛地一拍桌子，說道：「罷了，我們在講堂上聽老師說的話，你

都忘了。人生在世。不能以環境為依歸。入。必須有改造環境之能力。所謂創造新生命。這話即指改造環境而言。像你這樣的惡劣環境。不挺起身來。自己去改造。創造一番新生命。尋求一線光明。居然服服貼貼。低頭受環境之支配。你將來的前途。危機四伏。險極了。素秋。你能夠聽聽我的勸告就好。我有許多意見供獻給你。」徐素秋見她幼小無知。說的話雖然有道理。無如與事實不符。全是理論家。在紙上。唱的高調。便含着泡熱淚。昂一昂頭。苦笑道。你罵我罵你夠瞧了。我被迫到今日。也沒的可說。祇有低首敬聽。你還有甚麼意見呢。」馮荔麗話說的越來越多。而且是越說越想說。又端起茶壺。灌下一氣茶。才喘氣着。很興奮道。「素秋。我的意見多了。我現在不客氣。要合盤托出。供獻給你。你的表哥。一天天和壞女人跳舞吃酒。這是你所知道。不必多說。你想。你祇圖他幾個錢。嫁了他。有甚麼用處。他乍一和你結婚。或者如同新開張的廁所。免不了幾天的熱鬧。可是過了幾天新鮮。看他們把你棄之如遺。打入冷宮。你到那時。後悔已遲。身隨了他。包你回天無術。祇剩了哭。你那時可怎樣辦。可怎樣辦。你怕也不怕。」徐素秋一聽。馮荔麗這段話。說的都至情至理。頗合事實。自己又拭拭眼淚。問道。「荔麗。你的這篇話。我認爲是很有道理。可是我不嫁給他。生活倚賴誰。你可能代我設一方法。解決我的生活問題。我就聽你的話了。」馮荔麗雙手一拍膝蓋。臉上也和緩下許多。笑了一笑道。「素秋。你這種思想。才是真對。一個人幹甚麼不能生活。你致於倚着丈夫吃飯。你想解決生活問題。容易極了。你自己未嘗沒有生活能力。試問你自己用本事賣錢。干甚麼不能維持。女書記。女職員。那一行不是我們幹的。那種錢掙來。問心自安。自己也對得起自己。」徐素秋一聽她的意見。這和自己母親在時。自己所抱主張一樣。那時未經事變。不曉甚麼叫艱難。如今總算一一嘗到。就和那時的主張不同了。因慘然笑道。「荔麗。謝謝你罷。你說的話。我不敢答應。試看現在的女職員女書記。那一個有真本領。還不是一個個。擺在辦公處當花瓶。靠上司吃飯。

而況我這樣幼稚。中學教育尚未受完。如何有能力做事。你說的全辦不到。世界上萬沒有一個人不會走。先教他跑的道理。況且世路險巇。跑不成。一交跌翻。可也就沒有辦法了。」馮荔麗見自己所說。吃他一陣痛駭。說不出的氣惱。將手又一拍膝蓋。奮然而起。立大聲道。大聲道。素秋。你說話。你有理由。你很難。可是你要曉得。一個女人。要解決生活問題。可走的路很多。實在不能當女職員。女書記。退一萬步說。寧可犧牲色相。學一學文君當爐。到飯館當幾天女招待。也自食其力。比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的女人強的多。聽到清夜捫心。自己會無愧怍。是如何教人贊美。你現在不這樣辦。一定來和我問難。這就是不對了。」馮荔麗越說越氣。說到後來。更頓足捶胸。望着她喘氣。徐素秋一聽說當女招待。自己就彷彿受了莫大的侮辱。氣得倒冷笑一聲。說道。荔麗。你還要說甚麼。女招待也是我們良家婦女幹的麼。我們家沒那德行。你不看看那小報上。一天天刊登女招待鬧樓子的新聞。她們的流禍。比舞女要多出不知若干倍。可恨當局知其一。不知其二。禁此而不禁彼。讓她們去治容誨淫。所以越鬧越不像話。我們沒有德行。幹不了那一行買賣。」馮荔麗見她不聽自己的話。還要加以菲薄。自己真要氣炸了肺。掄起手來。這回不往膝蓋上拍。却怕在桌面上。氣忿道。素秋。你幹甚麼。我也不管朋友。祇盡到勸告的責任。聽不聽由你。我姓馮的。從此和你姓徐的絕交。不認識你這靠男人吃飯。不能自立的女人中敗類。你是一個玩具。你是一個男人的玩具。」徐素秋見馮荔麗氣高千丈。自己深怕她鬧凶了。讓讓到一學校。忙又低聲下氣。垂淚哀告道。荔麗妹妹。你不要忘了我們的幾年感情。我們一下。因這小事鬧了。有些不值得。你要原諒我。我是無依無靠。一個苦命的女子。你說的我未嘗不懂。可是實際上。不是我能做到。我簡直辦不到。祇好請你不要生氣。為我設想一設想。」馮荔麗話說到最後。再也不想和她糾纏。說道。好了。你聽不聽。我不管。我們從今天起。誰不理誰。祇當你沒我這個朋友。」說罷。不容分說。抬起腿來。就邁出

房門去了。那徐素秋見她真是絕裾而去。在房裏喊道：「荔麗，你真不理我了。嗟，我好傷心，你竟自這樣不原諒我。」說着，放聲大哭起來。馮荔麗再不理她，一直走出大門。那張媽還追出來，說道：「馮小姐，你們怎樣了？你幾時再來？」馮荔麗這時也是忍着兩泡眼淚，假如一說話，眼淚馬上就流出來，不理那張媽，直出衙街上大街，跑到中南海，繞到那陳國瑞住的假山上，叫着道：「陳先生，陳先生，你在家麼？」那陳國瑞幸而正在房中，並未出去，聽見她喊，開門一看，馮荔麗的兩泡熱淚，就流下來，哭着跑進說道：「陳先生，那徐素秋氣死我了。我與她勢不兩立，絕對不再理她。她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女子，你不要愛她了。」說時，身軀爬在陳國瑞的床上，號淘大哭起來。陳國瑞這樣沒頭沒腦，馬知個中情由，忙坐在床沿，問道：「馮小姐，你們怎樣了？那徐素秋見着了麼？」馮荔麗的一腔忿惱，到此假借着，全要發洩出去，因把方才在徐宅和徐素秋說的話，一下子全告訴陳國瑞，又哭道：「陳先生，你看那徐素秋，竟是一個嫌貧愛富，沒有人格的女子，她爲了錢，要愛她的表哥，和她表哥要結婚了。我已然和她絕交，從此誰不理誰，不認識她了。」陳國瑞這多日子不見徐素秋，自己倒沒有甚麼感想，不過前些日一聽馮荔麗說的，她們在南海宿夜，發生許多嫌疑，到惹得心中不快，隨便寫了幾句新詩，聊以其愁，尚未發覺，經馮荔麗攜去。今天見馮荔麗去而復返，大罵不休，又想起徐素秋和她表哥的誤會，大概是解除了，所以才要結婚，因之自己倒笑道：「是的，那好的很，他們不是因爲我，曾起了一次誤會，這一來，誤會可以解除，要成其百年之好，我的心裏，是多們快慰。馮小姐，你也應當慶祝他們，我們不必管他們錢不錢，祇要他們解除誤會，脫離了我的嫌疑，我就感謝不盡了。」馮荔麗哭了幾聲，發洩出氣，忿也不哭了。聽她說的，柔懦可笑，禁不住一啞道：「陳先生，你真算結了，我都一氣和她絕交，你却要向他们慶祝感謝他們，這真是豈有此理。難道你還喜歡和他這沒出息女子來往？」陳國瑞見她不依不饒，彷彿也教自己和徐素秋

絕交。就陪笑道。「馮小姐。我的意見不是這樣。我以為他們結婚。正是我所希望。他們解除了誤會。我心裏才安定下來。馮小姐。你也不要和徐素秋鬧。我們大家全要原諒她。最好還是照常來往。不必鬧甚麼絕交等等的把戲。何況你們又是很久同學。」陳國瑞如此說來。那馮荔麗如何能同情。依然是不聽。祇是鬧着。要陳國瑞和徐素秋也絕交。陳國瑞也自好笑。心想自己和徐素秋本來談不到愛情。何訪數衍她一下。她是一個小女子。幾句好話。也就完了。便笑道。「密斯馮。你說的有理。那徐素秋願意嫁有錢的男人。她的意志很薄弱。我以為總是少見她的好。況且她算是已有歸宿。我們不敢云絕交。祇可謂為少見她幾面完了。」馮荔麗聽了這話。始覺稍稍滿意。起來整理一下衣服。帶着眼淚。笑道。「陳先生。你真是罷了。鬧了半天。還是依着我。這是何苦呢。」說畢。又坐了坐。滿意歸去。那陳國瑞送她到假山下。看着她走遠了。再回身到假山上。其時金風肅殺。南海一片冷靜。茶社的茶房。提着一隻食盒上來。笑道。「陳先生。沒有出門。開飯了。」陳國瑞點了點頭。又進到房間內。坐了下來。那茶房就擺上他的晚飯。兩菜一湯。熱騰騰的。兩大碗白米飯。走出去了。陳國瑞往日飯來就吃。今天不曉緣何。飯到了。却不想開口。坐在桌旁。對着那兩菜一湯。兩大碗米飯。呆呆的發怔。到了後來。捧起飯碗。勉強吃了幾口。覺得心頭不快。祇得罷了。茶房收拾碗碟來。見他自己坐着。那兩碗飯。祇有一碗。動了幾箸。菜也吃了沒有幾口。便笑道。「陳先生。你沒有吃呀。在外邊吃了甚麼。」陳國瑞給他一說話。思潮打斷。可是仍然怔怔的。問茶房道。「茶房。你說甚麼。」那茶房見他神不守舍。也自好笑起來。把說完的話。又重新說一遍。又笑道。「陳先生。這菜留起來。一會熱熱再吃可好。不然。你停一停再想吃。可就沒有天冷了。遊人不多。我們預備的東西不多。」陳國瑞這才聽明白。茶房說的是吃飯問題。禁不住啊了一聲。說道。我不吃了。你拿開去。」那茶房間不出所料。然笑了一笑。收起傢具。也自出去。陳國瑞呆坐半天。自己也是可笑。站起來房中。

一走。不知不覺又走房外。到假山下來了。這時已然菊花節氣。重陽將至。氣候一天比一天低降。水畔河風撲面生寒。身上的衣服單薄。似乎打了一個寒戰。背上發起酸來。又回轉到山上房內。坐在寫字台前。一想自己幾日不曾動筆。還記得有一天寫了半首新詩。因爲心緒不甯。未竟全篇。今天何不續作幾句。以成完璧。想起來就彷彿一顆浮游的心。有了着落。急急的開了寫字台的抽屜。想找出那張新詩。完成全篇。却不料翻轉寫字台五個抽屜。那張新詩再也沒有。不知遺落到甚麼地方去了一個人坐着。又發了半天怔。最後不找了。出房門上鎖。走出南海。到自己家裏來。講到陳國瑞的家庭也陽有趣味。父母俱存。兄妹無故。熙熙攘攘。家庭很有一番天倫之樂。陳國瑞的父親。是政海裏名人。做過司長以上。總長以下的北政府官員。想當初提起陳富康來。誰人不曉。不過近年以來。陳富康的官興。已經給革命兩字。打得無影無踪。自命老朽。再不想出而問世。祇盼着巴結起兩位少爺來。爲國家效力。他自己退歸林下。大有息影園林。不聞時事之意。那陳國瑞今天轉回家來。看見門內放着一輛包月車。就知道父親並未出去。再看一看門外。却着見一個油頭粉面的西裝少年。連帽子也沒有戴。兩隻手插入褲袋。昂着一顆頭。祇是踱來踱去。不離家門左右。看着彷彿在等人。陳國瑞也不大注意。一直跨進門去。忽又見自己的妹妹陳秋霞。穿一件淺灰色短外衣。頭後斜兜一隻白絲線網帽。姍姍的走出來。陳國瑞一見妹妹。當然站住笑道：「小妹。你到那裏去。爸爸是沒有出門麼。」那陳秋霞今年祇有十五歲。不過中學校初級一年女生。小學校剛剛畢業。暑假後才考入中學。陳國瑞兄妹三人中。以她年紀最小。叫起來。總是一口一個小妹。那小妹陳秋霞也很天真可愛。見了哥哥們。也老是纏着要吃要喝。一副小兒女的態態。但是。今天却不然了。她低着頭走。似乎就沒有看見陳國瑞回來。心裏在想甚麼事。給他一叫。抬頭一看是他。臉上紅了半邊。就拘促起來了。怔一着道：「二哥。你回家來了。怎麼這樣晚。嚇了我一大跳。」陳國瑞從來看



不見陳秋霞臉紅。今天看陳秋霞情形可疑。便不禁說怪了。還照常一樣。一隻手攬着她的肩。笑道：「小妹。你到那裏去。天這們晚。一會就黑了。來。跟我去見父親。要錢給你賣糖果吃。陳秋霞給他一攬。却不依從。抬手推着。說道：「二哥。我出去找同學。等就回來。你在家裏候候。我不久可以來。」說罷。一推他的手臂。笑微微的。說句回來見。移動細碎的脚步。跑出門外去。陳國瑞見小妹今天非走不可。隨後也追出來。再看她在門外。已然和那西裝少年。會面歡談。一邊說一邊笑。一邊走的。儼影雙雙。到衛衙口外去了。陳國瑞一看。驚訝之餘。心裏豁然開朗。暗笑不怪看那西裝少年可怪。原來他在門外。是等着小妹的。這祇恨當初不知道。知道也可以談談。小妹年才十五。還多要他照應。世路險巇。多有不知十五歲的小姑娘。居然也交上男朋友了。陳國瑞想着雖然可笑。又不免慨嘆一回。到家中見兒父母雙親。那陳富康手拈兩股花白鬚鬚。看看陳國瑞。哈哈笑道：「國瑞。你今天回來正好。這兩天家裏事體很多。諸凡待人料理。你回來早晚。也可以幫一幫忙。還是搬回家中居住。那南海的房子。可以退了。你看天不是涼下來了麼。」陳國瑞不知父親是何用意。不好含糊允可。祇笑道：「爸爸說的是。但是我在南海。房子還沒有到期。本月份新交房租未久。怎好去退房。甘受損失。家裏又有甚麼事情。要我幫助呢。」陳富康把手裏夾的一支雪茄煙。灰頭彈一彈。笑微微的。吸了一口。才待要說究竟。那聽差忽垂手進來。回達到：「老爺。銀燈衛衙的王大老爺來了。請進不請。」陳富康一聽。趕緊站起來。拿手裏的雪茄一揮。說道：「快請進來。快請進來。」又向陳國瑞一點頭。說道：「你去找你大哥。問一問他。他都知道。我一時說不完。」陳國瑞知道父親要會客。忙忙的走出來。那外面聽差已帶着一位長袍馬褂的王大老爺走入。耳聽笑語喧騰。和陳富康很款洽的。在上房裏。縱談甚歡。陳國瑞心中疑惑。不知父親又想怎樣活動。急忙忙的。找上自己的大哥陳國強。仔細的問他。陳國強也是一個大學生。眼看着要畢業的大學生。他見弟弟來問。當時

一笑道：「這你還不明白。爸爸每年幾月幾日的壽日。今天他多大歲數了。」陳國瑞見哥哥反問到自己頭上。想了一想。笑道：「這誰不知道爸爸的壽日。恰恰是下星期。今年是六十歲了。」陳國強見他應對如流。尚不致不知父母之年。因把桌案一拍。哈哈笑道：「却又來。你想父親的歲數。是一天比一天大了。他是不想再作官。這幾天家中突然熱鬧。爲的是甚麼。他是籌備一項大典禮呀。」陳國瑞見哥哥雖不明說。可是心中早想出來了。笑道：「大哥。你說的我懂了。爸爸的與致這樣高。是不是要辦整壽。慶祝六十的整壽。」陳國強的頭一點。再笑着道：「總算你猜對了。爸爸今年六十歲。他本來不願意大張旗鼓。辦甚麼壽。說起來。都是他昔日手下一班人。如銀燈衛衛王大老爺等。出來提倡的。他這壽日是預備在前門外取燈衛衛司典堂辦的。四大名旦等等的角色。完全都約了。那天是富達成的班底。外串名角。預約大大的熱鬧一下。」陳國瑞一聽。始才澈底明白。是如此這般一段事。由不得自己也精神振作。說道：「這也怪有意思。我們的家庭。本是太枯燥了。爸爸六十整壽。還不當有所點綴。」國強把兩隻手一拍。又把桌上辦理的事件。推出幾件給他看。笑道：「二弟。你看這是甚麼。告訴你說。這兩天已經忙得不得了。不得不請你幫一幫。這些事情。旁人又不能辦。事前。祇好我們自己料理。」陳國瑞看那桌上的。乃是一本厚厚的辦壽賬簿。和幾件賀壽的屏幛。以及銀盾花瓶之類的禮物。便笑道：「這些東西。讓家裏管事先生辦理。也就是了。何須我們自己動手。」陳國強把那些東西。又推了一推。唉了一聲。笑道：「你那裏知道。這些都是多年的親友。我們家不常辦事。營事尚有許多不知道的。這賬非我們自己來不可。誰前誰後。各要一番斟酌。定好號碼。將來好陳列。別人那知道這番用心。要弄得亂七八糟。」陳國瑞果然聽着佩服。笑道：「這事倒難了。我應該幹甚麼。你多多指教。」陳國強把那堆東西。推出來就不管了。笑道：「二弟。你來記載一下。我來分一分前後。號碼非我品定不可。」陳國瑞依言坐下。提筆往賬

簿上記載。那陳國強就排定號碼。看着幾件東西。斟酌起來。寫了幾件。陳國瑞忽然想起一樁事來。放下筆桿。問陳國強道。「我們家辦壽。那請帖是不是發出去了。」陳國強聽他這一問。馬上笑起來。說道。「你想。再有幾天就到。馬能不發請帖。發出許多咧。」陳國瑞桌上找着一份請帖。再仔細一看。笑道。「這請帖是由我們弟兄出名字的。作為我們二人。替父親辦壽。那麼。我們的同學朋友。要不要請帖呢。」陳國強見他有這一問。自己也想起來。笑道。「這是當然。我們的同學朋友。也都要請的。你有多少位。開下名單。此刻再發。尚不為晚。」那陳國瑞見說。果然先預備下一打請帖。把手下的事辦完。先大概。着名單。陳國瑞對於這班朋友。素無記載。也無根據。祇好隨便想着。想一位寫一位。最後寫得無可再寫。腦筋裏却還播動着。似乎是一時又想不到。禁不住用筆桿。扣一扣頭額。笑道。「還有一位是誰。我怎麼想不起來了。」見他陳國強開一張名單。費若干思索。便是可笑。說道。「你想想。我再替你看一看。」說着。拿起他的名單。從頭至尾。審閱一遍。笑道。「這名單上一個女的也沒有。你們同學。那女的也可請一請。還有另外的女朋友。也不妨請幾位。」陳國瑞聽了。果提起頭來了。心想前次徐素秋。她母親病故。自己曾為預備一份奠敬。這次自己父親辦壽。不請她可於理未合。便笑道。「大哥說笑話了。我那裏有女朋友。校中女同學。彼此素無交際。不相來往。也是不請為妙。這樣就夠了。」嘴裏如此說。那手却趁陳國強不防。留起一份請帖。陳國強問了一句。也不再問。等陳國瑞辦理完畢。笑道。「你今天不必回南海了。晚上在家裏住。有甚麼事。找你也方便。」陳國瑞點頭答應。却趁陳國強出去的功夫。把那份留起來的請帖。帖上郵票。寫上徐素秋的地址。姓名。雜在一堆請帖裏。教聽差發去了。這一件事辦完。比辦了甚麼大事情。全痛快。晚飯後。不出家門。祇在院中各處散步。其時桂子飄香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院中各處。又擺放幾十盆。尚未全開的各色菊花。眼見得菊香天氣。已快到重陽節。

秋風送爽。一陣一陣的。吹得遍體覺寒。凜凜然。似有冷意了。陳國瑞院中徘徊片刻。又走到陳國強房中。兩人再辦理一些瑣碎事故。那陳國強的太太陳少奶奶。懶洋洋的由外走來。兩隻手臂向上一伸。打了一個呵欠。笑道：「這一天累死我了。該睡覺拉。」說到這睡覺一字。忽看見自己的叔叔陳國瑞也在房裏。禁不住粉面嬌紅。笑道：「哟。二弟回來了。那末快叫人給你預備臥房。天不早了。」陳國瑞見是嫂嫂進來。起身向她點頭。笑道：「嫂嫂費心了。我今天本來不打算回家住。是爸爸留下我的。」陳少奶奶看了看陳國強。又格格笑道：「二弟不回來。你大哥。他也要去伐你。這兩天簡直忙壞了。」陳國瑞雖然是叔叔嫂之別。但也不好多言。祇笑着道：「是的。我回來的正巧。嫂嫂替我預備臥室。我也要睡了。」那陳少奶奶果然笑着答應。又望着陳國強。說道：「讓二弟在外間屋床上睡罷。我去掀被褥來。陳國強辯着半截事。見少奶奶一來。要從中打斷。本來很不願意。但是。因為弟弟答應。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笑道：「你們商量着辦。那裏不可睡覺。何必來問我。」那陳少奶奶一點。早笑得又格格的。說道：「你別管了。二。你跟我來呀。一說着。領着陳國瑞出來。到那外間屋指着一張單人睡的鋼絲床。笑道：「你就在這裏睡。那倒不錯。你看着怎樣。」陳國瑞少不得說兩句謝謝。這裏足可睡了。陳少奶奶便吩咐老媽去掀被褥來。又坐在他身旁。兩隻眼睛不住翻上翻下。看着他發笑。陳國瑞知道這位嫂嫂是最愛和自己鬧的。恐她去笑。祇好低着頭。不言不語。那陳少奶奶笑了一歇。才拿手一拍他的肩膀。叫道：「二弟。多日未見人家說你在南海住的。都改了樣兒。果然不錯。你看。臉上可不是瘦下兩條肉去。」陳國瑞見她還是來打趣。自己躲來躲去。還是躲不開。終是給她抓住題目了。便笑道：「嫂嫂此話由何而起。我真莫名其妙了。」陳少奶奶聽着。微微把嘴一撇。又抬手指了指他。笑道：「二弟。你莫名其妙麼。哼。那才叫新鮮。你的事。免誰不知道。別和我們裝傻充愣了。」陳國瑞見嫂嫂極力來打趣。不好多說。又不好去問。祇可仍然見

笑笑說道。「嫂嫂不是困了麼。我們都該睡覺。天本來是不早了。」陳少奶奶拿兩個手指頭一捏。拍地響了一聲。笑着道。「你還是嘴硬。我給你一個櫃子吃。誰都說你在南海屋中出出入入。有一個女學生和你常常來往。你必得給我說明白。嘴真是難為情呀。」陳少奶奶說着。臉上彷彿還紅了一紅。又望着他。驟然一笑。陳國瑞聽到這裏。方知那馮荔麗在前海常向自己掉換書部。大概給他們不知誰看見。所以成了打趣的材料。當時笑道。「嫂嫂說得可笑了。一個女學生出入。就算犯了法。那麼男女將來還有平等之日沒有。」陳少奶奶笑着。一推他又掩口一笑。說道。「你別來瞎說。我這裏只問你那女學生姓甚名誰。假如可能的話。有我在這裏穿梭。和老爺子提一提。給你們撮合到一堆。誰來和仁討論男女平等。」陳國瑞見嫂嫂說話固然可笑。但是。設使自己實有其事。她的一片盛意。又不無可感。就笑道。「謝嫂嫂。將來你就知道有無其事。何必待我自己說。我是不加辯駁的。」陳少奶奶又把嘴唇一撇。道。「將來如何。我也知道。不過你們結婚罷咧。但你可要記住。常中無人辜不成。這碗東瓜湯。還是讓我吃了罷。」陳國瑞見她說得好笑。便拉長了面孔道。「可也罷記。這個道。將來若不用嫂嫂之處。我必奉求。」陳少奶奶才行若無事的。又拍着他的肩膀笑了一笑。去吩咐老媽。為他置備被褥鋪好了床。笑道。「二弟。我們一言為定。將來讓我當這一個大媒。這時候。還用不着我呢。」說畢。又和他說一句英文的夜安。縮身進那間臥室內去了。陳國瑞知道這位嫂嫂。原來也是一位大學女生。和大哥陳國強。就是由游藝會見面。彼此發生戀愛。而經過家庭的許可。才訂婚結婚的。故此她仍然主張自己也如此。可惜自己尚無對象。不免要辜負她的一番好意了。想罷解衣登床。頭着了枕。又不能睡。心裏還在想事。那腦筋裏所憧憬的。又是那徐素秋和她表哥。當然有結婚可能。不過馮荔麗太大驚小怪了。這一點點小事。還唱什麼高調。一個女人。一管有多大學問。遲久一抱孩子。她的學問。就沒有了。更何況嫁有錢的人。是一

般女人的希冀。陳國瑞想着那臥室內唧唧噥噥。陳國強夫婦也不住說話。而且如上轉側聲音。不斷的吱吱送出來。陳國瑞更睡不熟了。又想那天大雨。徐素秋馮荔麗二人跑到自己屋裏。何嘗不是一種俗緣。偏是自己稍存不道德的觀念。那麼現在就成了千古罪人。現在幸而是這樣。徐素秋嫁否由她。不致拖泥帶水。麻煩惹到自己頭上。又想着特別欣幸。但是那頭不由己。連連在枕上轉側。再也睡不着覺。猛然一陣寒風吹來。偏體冷嗖嗖的。偶然抬抬眼皮。方見窗上的一張捲窗。並未放下來。故此微風透穴。覺得寒冷。連忙又爬起來。預備要上去放下。那裏面的陳少奶奶早搭了話。說道：「二弟。還不睡覺。幹甚麼呢。」陳國瑞上去。一下放下捲窗。笑道：「嫂嫂還沒有睡。我放一放捲窗。」陳少奶奶問清楚了。他果不言語了。那陳國瑞又回到床上。翻覆趟了多時。祇是睡不着。眼前一盞五十支光的電燈泡。發出光輝刺目。閉一會眼睛。一會眼。簡直不能入睡。如此耗了不知多久。屋裏陳少奶奶聲音都沒有了。燈光也霍然息滅。陳國瑞昏昏沉沉的。方一覺得睡熟。眼睛忽然一睜。天就大亮了。慌忙爬起再看。那房中的老媽子。正出出入入。端洗臉水漱口。水。陳少奶奶屋裏也有了響動。自己趕忙披衣下床。漱口洗臉。那陳少奶奶在裏面聽見。就笑道：「二弟。你起來了麼。」陳國瑞連忙答應。說道：「嫂嫂也起來了。」陳少奶奶一掀那裏間的門帘。一笑走出來。她出來先看的。就是那張捲窗。笑道：「真是該死。昨天把這事忘掉了。你看這一夜。凍壞了二爺了。可怎麼好呢。」說着。隨口又把老媽子們。罵了幾句。陳國瑞自然又敷衍她兩句。陳少奶奶才笑了。笑。出去外面。陳國強隨後起來。還是幫着陳國瑞。辦理家務。陳少奶奶却一去不轉。大概是又忙別的事去了。這裏忙到下半夜。那陳少奶奶出乎意外的。忽然跑。笑着在窗外招呼。叫道：「二弟。二弟。你出來出來。一叫了兩三聲。陳國瑞倒沒有聽見。祇是低頭寫賬。那陳國強早已聽見。拍一拍他的肩。笑道：「二弟。你出去罷。嫂嫂叫你呢。」陳國瑞放下筆。一看。果然是嫂嫂在窗外招呼。忙走出

來。問道。嫂嫂有甚事麼。陳少奶奶叫他出來。也不說所以。祇笑道。你跟着我來。我這時不便告訴你。到了你就知道。陳國瑞祇得跟着她。走下來。陳少奶奶領他走進外院客廳。站在裝着電話的牆邊。笑道。你這裏來。我告訴你。陳國瑞糊裏糊塗的。走近一步。陳少奶奶手指那電話。就笑聲一縱。格格的道。我告訴你罷。找你的電話。一個女子聲。祇不肯說出姓名。一定要找你。陳國瑞聽她一說。不覺吃了一驚。抬眼要那電話耳機。果然在下邊單獨掛着。是來了電話。忙拿來問道。喂。你是那兒。找誰。問了這一句。那邊急急的。已有人答話。是一個女人聲音。問道。你是陳先生國瑞麼。我找陳先生說話。陳國瑞聽這聲音。也聽不出是誰。一時又想它不起。不知道那邊是那一位。說道。我就是陳國瑞。你是那裏的。找我有甚麼事。那邊聽了。姑且不答所問。祇笑道。你是陳先生。怎麼兩天不回南海住了呢。陳國瑞聽這一問。越覺奇怪。問道。你到底是誰。莫不是密斯馮。我這兩天。快到父親的壽日。所以很忙。不回南海住咧。陳國瑞說完。那邊始嘆嗤一笑。說道。我不姓馮。我姓徐。叫徐素秋。陳國瑞。始才霍然明白。關了半天。原來是徐素秋打電話。禁不住笑道。原來是密斯馮。你在那裏打電話。帖子……陳國瑞剛問到她。帖子接到沒有。猛一眼看見那陳少奶奶。還在一旁站立。看着自己發笑。就把那句話嚥下去。那邊的徐素秋。却已答道。我在南海呢。你能夠來麼。我是找你找不着。所以又打電話。這電話號碼。是茶社茶房告訴我的。陳國瑞希望着快掛上電話。面談倒也無妨。祇笑道。好極了我馬上就去。你等着我罷。說畢。却聽不見那邊應聲。但聽拍的一聲響。料是掛上耳機了。陳國瑞把耳機也掛上。看那陳少奶奶。還在身旁站着。自己不好意思。便笑道。是一個平民學校的女生。她時常找我補習功課。這孩子很可憐。家裏窮的要命。到平民學校上學。不但不花學費。連課本文具。全是由我們學生會發。所以她用功極了。陳國瑞這種說法。果然很是俏皮。兩下裏顧到。不祇把今天的電話。敷衍過去。連昨天陳少奶

奶說自己宿舍常出入女學生的話也支吾出去了。那陳少奶奶那裏肯信。見陳國瑞打完電話自己解釋便長長的哦了一聲。說道：「原來如此。這是師生的關係。怪不得這樣。你馬上就去麼？」陳國瑞不管。陳少奶奶奶信與不信。自己都要走的。聽了這話沒的可說。祇笑道：「我現在去一去。不十幾分鐘就回來。看她應當補習甚麼。敷衍一下也就完了。」說罷。不及再回陳國瑞房中。一直便走出家門。雇上一輛洋車。到南海公園來。陳國瑞住在南海。不必買票。直走進去。那海沿冷靜無人。差不多快到夜深時候。陳國瑞走了幾步。覺得頭上涼風直吹。摸了一摸。才發現自己未戴帽。光着一顆頭。出來的太忙了。困又不住暗笑。徐素秋從來不肯再到南海的。那意思。當然是避着嫌疑。可是今天怎麼又忽然打電話約自己來。還看趕上門來。到南海來找。這實在不知其故。又走了不遠。一想壞了。南海地方是大的。徐素秋究竟在那裏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又一想。這並不難。無論如何。且先到自己住房一帶。轉一轉去看。再作道理。想罷。急步跑到那東北角假山左右。周圍看了一看。又上山到房間左右。又轉一遭。却也不見有人。陳國瑞又怔起來。心想那徐素秋萬萬不會騙人。可是她若不在這裏守待。別的地方。也就難找了。自己正在發怔。猛然見山下走過一個茶房。探頭探腦的。往四處張望。像是尋找甚麼人。連忙走下山來。叫道：「茶房有人找我麼？」那茶房認識是陳國瑞。忙也迎上來。笑道：「陳先生。你回來了。我正在找你。有一位姓徐的女學生。在迎董亭等你。她叫我來看。說你若回來。千萬請你過去。陳國瑞一聽。那徐素秋。在迎董亭等待。不覺喜出望外。急急忙忙的往西北方走來。說道：「我馬上就去。勞你駕。」說着。穿行着便路。繞到迎董亭來。那時秋涼。茶社也沒有多少顧客。冷清清的茶座上。祇見徐素秋一個人佔據着一隅。一手扶着頭。似是想甚麼心事。陳國瑞忙忙的跑過來。但是一到她跟前。走的却又不覺慢下來了。及至捱到她座旁。才輕輕招呼一聲：「密斯徐。」徐素秋的头。果然抬起來。一見是陳國瑞。她也笑了笑。說道：「我讓



茶房去看你。你見着他了麼。」陳國瑞拉過一隻藤椅來坐。笑道。「我就是不知密斯徐在那裏。所以正無從去找。若不是茶房告訴我。我還找不到這裏來咧。」說罷。又看一看徐素秋。祇見她穿一件銀灰色的單嘍嘍旗袍。右臂上還纏着一條黑紗。臉上也不施脂粉。祇薄薄的搽了一層雪花膏。意態非常冷靜。那徐素秋見他來看自己。忽然覺得這樣未免太冷落了他。連忙又站起來。向他微微一鞠躬。笑道。「我還忘給你道謝。母親死了。承你厚賜。我們謝謝了。」陳國瑞忙也站起來。還了一禮。也笑道。「密斯徐。我家的請柬。你接到沒有。那天還要請你早點去。大大熱鬧一下。」徐素秋又坐下。笑道。「我正是因為接到那請柬。所以今天才出來。那天我怕是不能去了。」說畢。掏出一個紅紙封套。上寫着祝敬。遞到陳國瑞這邊來。說道。「不成敬意。這是我一份壽禮。我因為穿着母親的孝服。所以不便前去。」陳國瑞見此情況。也祇得自己接道。謝了一謝。說道。密斯徐不能去。實在是遺憾。我也謝謝了。」說罷。那徐素秋也笑了一笑。兩人沉寂半天。陳國瑞才又想出一句話。笑道。「密斯馮昨天到南海公園來了。你們不很常見麼。」徐素秋一聽。提起徐素秋。勾起自己一肚皮心煩。悽然道。我們昨天也見着了。祇是昨天。不過是最後一面。我們的友誼。已然斷絕了。」陳國瑞聽這一說。和昨天馮荔麗說的一樣。畢竟和馮荔麗斷絕友誼。不免嘆口氣。笑道。「這又是從何說起。很好的朋友。何致於一兩句話。就斷絕友誼。況且各人有各人的志向。也決不是別人能干涉。像密斯馮那樣。未免有些剛愎自用了。」陳國瑞如此說來。那話裏的意思。已暗暗點明。徐素秋如何能不曉得。烘的就紅了一臉。笑道。「那馮荔麗本來是小孩子脾氣。現在她不理我。過一兩天。就許又和我好了。密斯馮陳這兩天可曾見到她。」說着這話。那末尾雖然是發問的意思。可是徐素秋却已站起來。招手叫茶房算賬。陳國瑞見屁股尚未坐穩。徐素秋却想走了。勾起來。笑道。「那馮荔麗昨天來過。我們談過話了。」說着。趨前掏錢。交那茶房算賬。不待

縮回身來。笑道：「密斯徐也太客氣了。這樣早就回家去了麼？」那徐素秋捨不着會，賄他問到回家。自己此來任務，祇在交他壽禮。又聽說馮蕩麗和他見着，更不願多談了。笑道：「是回家。在這裏久坐，也是受這無謂的風涼。」說着，却不覺嫣然一笑。陳國瑞看她真是要走，方想再說話，冷不防那身後腳聲響處，走來一位少婦，叫道：「二弟，二弟，我找了多時，你原來在這裏。」陳國瑞聽了，不覺一驚。那徐素秋也怔住了，祇見那陳少奶奶笑哈哈的，從一旁走來，笑道：「二弟，我找你好苦呀！你原來跑到這裏受清風來了。」說畢，那一對笑眼，就微微向徐素秋一瞟，又笑着點頭，作爲招呼的模樣。那徐素秋還不知她是陳少奶奶，也祇爲點一點頭，眼睛却看着陳國瑞，呆不作聲。那陳國瑞見自己的嫂嫂趕來，這可真有點不好意思，忙笑道：「嫂嫂，你也出來了，在我以後出來，走的真不慢。」陳少奶奶來的目的，是看一看徐素秋，究竟是何如人也。兩隻眼睛瞟了一瞟，可就索性不離她身上一來一回的，竟顧打量。見陳國瑞不爲自己介紹，祇管說些不着邊際的話，她就急了，說道：「二弟，我老遠的跑了來，你爲我介紹一下也好，不要叫我失望回去。這位就是那所說的女學生麼？」陳少奶奶一說，陳國瑞不介紹也不行了，祇得硬了頭皮，拉下臉來，對徐素秋道：「密斯徐，你來見一見，這位是我的嫂嫂。」那徐素秋正覺得這位陳少奶奶來得可疑，見又爲她介紹，彼此都是女的，却不爲怎樣不理，落一個端架子，笑着鞠了半個躬，說道：「原來是陳太太，請坐。」那陳少奶奶見陳國瑞果然爲自己介紹了，又聽她很恭順的稱自己一聲陳太太，已然是滿心歡喜，把眼睛再上下一打量，她臉上可就浮出一層極其自然的微笑來，說道：「原來是密斯徐，久仰久仰，方才打電話的那位小姐，就是密斯徐麼？」說着，一縮身就坐下了，看那桌上，祇有兩隻茶杯，一隻茶壺，別的甚麼也沒有了，不禁又皺眉道：「這是甚麼待客的辦法，連幾碟乾鮮菜，品都沒有，快叫茶房添上來。」說時，扭頭回顧，尋找那茶房的所在，陳國瑞見

她毛騰騰的非常可笑。就插口道：「嫂嫂不要瞎忙。我們已然起身要走。賬都已會。不必再要甚麼吃食。」陳少奶奶坐在藤椅上。翻一翻眼皮。笑微微的道：「我不走。我剛來。還沒有和密斯徐談話。我要和她談談。」說着。又向那徐素秋一笑。說道：「電話是密斯徐打的。麼我接的。」徐素秋這才明白。是她打的電話。所以她隨後趕來。連忙笑着。一張紅臉。說道：「是我打的。勞陳太太的駕。費了半天事。」陳少奶奶見她說費事。却又不住搖頭道：「不費事。不費事。以後密斯徐若有電話。可以直接找我。那就成了。免得給別人接得。有甚麼誤會。說罷。把眼睛由徐素秋身上。又轉回陳國瑞身邊。不住的匿笑。徐素秋見她說打電話。心想這回電話。還不是最末一次。大約以後。也沒有甚麼電話打了。連連假意作謝道：「謝謝陳太太。我若再打電話。一定遵命了。」那陳少奶奶見她唯唯遵命。自己更提起興頭。坐着把藤椅輕輕一移。笑道：「徐小姐恭敬不如從命。以後我就作你們中間。一個傳達消息的青鳥了。」這一說。越說得徐素秋面皮紅漲。任甚麼話沒有。那陳少奶奶說了半天話。忽然想起來。詫然笑道：「錯了。錯了。我怎麼這麼荒唐。連人家的姓名學校都不問。便和人家說笑。真的。徐小姐。你的芳名。是那兩個字。一向在甚麼學校上學。」徐素秋見她說說笑笑的。不夠她一個人忙。不禁笑道：「陳太太。我名字是素秋。我行我素的素字。八月中秋的秋字。我們學校。是愛華女子中學。」陳少奶奶見她不但應答如流。而且更吐屬典雅。自己便笑着。又誇贊道：「愛華女子中學。是很出名的學校。不怪密斯徐如此聰明了。」徐素秋見這位陳少奶奶絮絮叨叨。說個不了。這就是說到二天。也說不完。祇好站起來道：「謝謝陳太太誇贊。我還是要告假。要回家了。」陳少奶奶祇和她談了不一歇。如何能滿足。起來就攔道：「那不行。絕對不行。再談談。多談談。」徐素秋見她攔着自己。便把臂上黑紗。給她去。看道：「陳太太。你看。我掛着孝。母親死去不幾天。家裏一切未料理。我回去尚有事辦。」那陳少奶奶聽了。尚在不依。陳國瑞看得不過意了。說道：「

嫂。你讓密斯徐去就是。她的母親出喪不久。家中多方待人料理。你放她去。父親的壽日。她還登我們的門呢。」陳少奶奶好像還沒有注意到徐素秋守制。等到陳國瑞一提。才看出徐素秋身上穿灰。手臂上纏着一條黑紗。便笑道。「喲。徐小姐。令堂大人幾時故去。我們缺禮得很。」徐素秋把話說完。霍地走出座外。躬身笑道。「陳太太。我母親死。陳先生已經送過奠敬了。」說完。又向陳國瑞一點頭。翩然走出迎薰亭。那陳少奶奶無法挽留。祇得和陳國瑞送到亭外。看她走得沒踪沒影。始回身又入座。陳少奶奶今天冒然而來。果然抓住他們。心上非常痛快。坐着把兩隻鬚溜溜溜。不住圍着陳國瑞身上轉。陳國瑞不好意思。將頭別轉。想了半響。又扭回頭來。笑一笑道。「嫂嫂。我們大事已了。就此該走了。」陳少奶奶咬牙咬着下嘴唇。微然一笑。心中已想得主意。那陳國瑞一提到走字。她並不再坐。祇起身笑道。「好。二弟的愛人。今天何幸得見。我心中十分欣幸的。」陳國瑞隨他去說。自己不搭不理。祇有笑着和她同出南海。又返回家門。那陳少奶奶絲毫不動聲色。却已在暗地裏。下了功夫。第二天一早。陳國瑞的父親陳富康。忽然派聽差來。請陳國瑞到上房談話。陳國瑞不知是何事故。要自己父親奉請。急忙應招而來。那陳富康坐在上房。一隻粗厚的沙發內。手拈一隻巨大雪茄。對她面圍圍的。笑道。「國瑞。你昨天和你嫂嫂到了一趟南海。是不是呢。」陳國瑞聽說自己祇不好答言。心想父親從何而知。莫非嫂嫂給自己宣稱秘密了。遲疑一下。始才笑道。「不錯。我們昨天到的南海。吃一吃茶。就跑回來了。陳富康啞着雪茄。又抖抖烟灰。自己說道。「這麼說起來。你嫂嫂說的。不是謊話了。」陳國瑞聽這話的意思。正是聲明是嫂嫂告訴的。不禁暗恨嫂嫂多事。父親的詢問。還不便其意何居。祇得笑道。「爸爸。那嫂嫂說的甚麼。我不知道。」陳富康啞得一隻雪茄。剩了一個烟尾。往痰盂裏拍的一拋。站起來。散了幾步路。才笑道。「她說的自然是在南海住的問題。聽說你自己背着父親。已經訂婚了。陳國瑞陡然一聽訂婚。由不得詫怪。

起來。不好意思道：「這是由何說起。我怎麼會訂了婚。這話也是嫂嫂說的麼。陳富康倒剪着兩隻手。隨便又走了幾步。然後自言自語道：『徐家也是書香門第。我們而且世交。不過最近沒有往來。你不認識罷了。』陳國瑞聽這話來得突然。不覺又是一怔。那陳富康說完。又自己笑了。隨盪着一隻指頭。又說出一番話來。欲知後事。請閱下回。

## 第八回

歌舞慶良辰啼痕難掩

詩文增韻話笑鬢重開

且說陳國瑞給父親叫來。沒頭沒腦聽了一篇閒話。正自莫名其妙。不知就裏。忽然陳富康又盪起兩隻手指。侃侃而談道：「國瑞。我們和徐家說起來。本都是世家。祇於徐家後世。經營商業。與我們就疏遠了。現在我們尚菊親父。能夠和她家說進話去。若是那婚姻問題。尤其容易解決。你倒不必爲這個難過。」陳國瑞見說來說去。俱是嫂嫂一人搗鬼。自己把臉紅着。說道：「爸爸不要聽嫂嫂一面之詞。我是不曾與人訂婚。況且爸爸所說徐家。是不是徐素秋。若是她家。尤其可笑。她家父亡母故。存在的。祇有一個老媽子。而且與我不過浮面之交。談不到婚姻二字。陳富康聽了這話。伸手摸摸嘴上鬚鬚。哦然笑道：「是呀。你嫂嫂說的。正是甚麼秋。我倒忘了。祇記得她家住在的地方。就想定她是我們世交。沒有錯。她家既然這樣孤單。我們辦起事來。不是更方便麼。」說完。又點頭播腦。微然一笑道：「這回事情。或者就是我們大家見面的機緣。你嫂嫂這一兩天。先到她家裏。彼此談談。既往。然後請她那天來。我們在壽筵上。一家人見見面。」陳國瑞見父親認准死扣。自己想着事實。俱在不願多究。當下即以不了了之一笑作罷。待到陳富康壽期的正日。車水馬龍。羣集於前門外。取燈衛衛同興堂。門庭若市。一時不知來了上百上千號的人情。大家恐那帶着壽字的入門證。進門入席觀戲。果然不同凡響。一到午後。鳴鑼開場。

照例先由班底富連成衆學生合演三齣歌頌性質的佳戲。大賜福。百壽圖。和打金枝。這三齣佳戲演完了以後。那上場的戲文。便隨時改變。忽文忽武。一齣一齣的演起來。陳富康此刻早縮在樓上戲廂裏。和幾位同志道合的老朋友。手揮目送。逸興湍飛。談些個戲中故事。評些個唱做好壞。那陳國瑞弟兄二人。和小妹陳秋霞。各都守在壽堂左近。招待一班堂客。行禮還禮。是喜壽事情。倘若沒有甚麼戲文。那麼賓客隨來隨去。便不顯怎麼熱鬧。這回陳富康息影已久。安心。要借機熱鬧一下。所以富連成班底之外。附帶外串名角。梅蘭芳。尚小雲。程艷秋。荀慧生。四大名旦。還有余叔岩。楊小樓。俞振庭等名鬚生。不過白天沒甚麼名角。大都是科班學生。一到旁晚時分。那名角始一個一個。聯翩而來。照例先到壽堂拜壽。由陳國瑞弟兄。還禮如儀。而後一個一個。又各都到前台。應酬應酬相熟的親友。再到樓上。和壽星老陳富康見了面。表示畫到的意思。又陪大家談了一談。到後台才張羅行頭。那時各名角的跟包。皆已到齊。不過因爲戲碼未定。并未攜來甚麼行頭。祇是靜聽一句話。再用汽車到家裏取。那陳富康見各位名角。俱已來到。少不得又和幾位至親好友商量。大家決定。先由梅蘭芳唱一齣麻姑獻壽。後再演一齣全武行海。渥添籌。此後又隨便把程艷秋。的紅綵烈馬。尚小雲。王又宸。四郎探母。荀慧生的花田八錯。余叔岩的當網賣馬。楊小樓的安天會。每樣點了一齣。拿手好戲。一齣一齣的上場演起來。這些大名鼎鼎的角色。果然非一班普通角色可比。場上一開鑼鼓。便另是一種氣勢。鎮壓住多少人。及至麻姑獻壽。上場。梅蘭芳的唱白作工。更不知引動多少人的贊揚。賓客們除去嘆爲觀止。聽止。簡直不知如何是好了。陳國瑞。陳國強。弟兄二位。見壽堂上。週旋賓客之暇。也目注台上。見此時空氣的肅靜。無與倫比。地上落一個繡花針。似乎都可以聽得見聲音。方在凝神痴立。聆賞這位博士先生的藝術。那陳少奶奶忽然又像瘋狂了一般。花枝招展的。從女賓堆裏。跑了過來。一把就抓住陳國瑞。急急的問道。『她來了麼。她來了麼。』陳

國瑞見這種問法。自己莫知究竟。笑道：「嫂嫂問甚麼。誰來了沒有。」陳少奶奶側頭想一想。嘆嗔的說道：「這們好的戲。若是沒有一個知心合意的人。在這裏一塊聽聽看看。可未免遺憾。我問的是那徐小姐素秋。她在這裏沒有。」陳國瑞見陳少奶奶又來問那徐素秋。當時不覺一遲豫。然後笑道：「嫂嫂說錯了。我們不下請帖。請人家來。人家平白無故的趕了來。可不是瘋了。」陳少奶奶兩隻手指向他一捏。拍地驚了一聲。格格笑道：「你騙誰罷。別反穿皮襖。裝甚麼羊了。我早知道你私下裏發了一張請帖。特請她來。你爲甚麼還瞞着我。陳國瑞見嫂嫂說甚麼都知道。立刻呆了一呆。還想再爲辯白。那陳少奶奶早拉他到一邊。看看左右無人。低言悄語的。笑道：「二弟。你是不知道的。聽和我說。我前幾天。已然到徐小姐家。去了一次。那徐小姐。是我們的世交。據父親說。我們前輩常有往來。是我到她家提起。前因後果。她也稍微記得一二。決定今天登堂拜壽。可是如今怎麼不見來呢。」陳國瑞聽說。方始恍然明瞭。原來陳少奶奶私自到徐宅去了。便笑道：「可是呢。你上門請她來。她還能不來麼。」那陳少奶奶一聽。更把手指捏得直響。笑得不接氣道：「你裝羊。裝得也真象。她的請帖。不是你寄。是那裏來的。並且她的份金都出了。」陳國瑞原本想着少奶奶知其一。不知其二。又誰知她比自己還清楚。說得都是實情。自己無詞以解。也祇好笑一笑。說道：「嫂嫂原來都知道了。我們不必多談。她來了。我們招待招待。不就結了。」那陳少奶奶見他輸了口。又將兩個手指一捏。拍拍向他一驚。隨後又走開了。陳國瑞一個人。又走回壽堂來。當時也不曾把此事放在心上。仍然在壽堂。陪禮還禮。招待來賓。台上的戲文。一齣比一齣有勁。直到天將垂暮。那陳少奶奶又來問徐素秋來了沒有。陳國瑞正在討厭。忽然聽差又拿着名片。引進一位獨身的女客來。那女客年歲却不大。祇有十四五歲。穿着旗袍高跟鞋。打扮極爲華麗。見了陳國瑞。老遠的便喊道：「陳先生。你好呀。府上的壽日。也不通知我一聲。我自己聞風趕來了。」陳少奶奶先吃一

驚暗忖二弟的女朋友。原來如是之多。徐素秋未到。這裏却又來了一個。慌忙上前招待道：「這位小姐。跟我來我們到女賓席裏休息看看戲。」陳國瑞也上來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密斯馮來了一個。人麼。」那密斯馮自然是馮荔麗。她笑道：「我可不是一個人。從前和徐素秋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現在剩了一個人單調了一馬荔麗這樣說話。陳少奶奶也聽明白了。曉得她雖不是徐素秋。也是徐素秋的朋友。急忙招待着她。進了女賓席。陳國瑞也跟着過來。指揮茶房倒茶敬烟。問道：「馮小姐。你這是從那裏來。怎麼知道了。」馮荔麗不吸紙烟。祇將一杯茶。呷了一口笑道：「這事不是瞞人的。徐素秋處。你是不。是下了請帖。我不知道。我却是由南海得來的。我找你去不在。茶房告訴我。」陳國瑞聽說。方才知道馮荔麗的消息由來。當時很謙遜的謝道：「又勞累馮小姐一踏。我這裏謝謝了。」馮荔麗連說了兩聲不客氣。笑道：「其實。賀壽事小。看戲事大。我是來看戲的。你們忙別人去。不必管我了。」那馮荔麗說完。目不轉睛。祇望着台上。說道：「這個是程艷秋。那個是金仲仁。他們唱的很好。」陳國瑞見她是來看戲。在眼前晃了一會。也就走開一邊。那馮荔麗看完這一齣戲。喘過一口氣。一看那陳少奶奶還在身旁。便笑道：「這位太太。今天的戲真好。我們真不算白來。」陳少奶奶看她一派天真。說話怪可笑的。也便回答一聲：「果然很好。今天的戲都不壞。馮小姐往下聽罷。包你看一齣想一齣。」馮荔麗笑微微的。看了一眼陳少奶奶。忽然又笑道：「咦。我大不對了。這位太太。張羅我半天。我竟自忘了問你貴姓。」陳少奶奶看她冒冒失失。又問自己貴姓。忙笑道：「我姓陳。是陳國瑞的嫂嫂。你不知道。因為沒有見過。」馮荔麗一聽她是陳國瑞的嫂嫂。兩眼發出光芒。更引起了自己的注意。兩隻眼睛。上下一打量她。一笑。嬌然道：「你是陳先生的嫂嫂。哦。怪不得你喊他二弟。我們一向沒有看過。失敬了。」那陳少奶奶見她人雖小。却會說起話來客氣。便不再離開她。祇坐在她身旁。和她瞎三話四。問她學校的功課好壞。忙與不忙。



馮荔麗一邊看着戲。一邊和她問答。接談之下。方知陳少奶奶是學生出身。她們彼此更談得對勁了。那馮荔麗一到這種熱鬧場所。就想起徐素秋來了。她笑道：「陳太太。不是我說。我們學生裏有一位徐素秋。那學問品行。再好沒有。可惜我們近日絕交。誰不理誰了。不然。我今天一定同了她來。」馮荔麗又說到徐素秋。那陳少奶奶聽着。却很是用心。聽完笑道：「那就是了。那徐素秋小姐。今天也要來的。前幾天。我和她家裏。請她去的。」馮荔麗聽說去請她。始才覺得奇怪。正待要問是何理解。那陳國瑞這時忽然走來。笑道：「嫂嫂。你招待招待。這裏又來了客。」陳少奶奶聽見招待。急把頭回過來。那馮荔麗也看見了。祇見陳國瑞是兩個人來的。後面跟着的。正是徐素秋。穿着一身樸素衣服。淡雅極了。她兩個之中。早站起來一個。却是那陳少奶奶。馮荔麗不便理她。坐着概不搭理。那陳少奶奶迎上前去。笑容滿面。說道：「徐小姐來了。這邊坐。這邊坐。」說着。早一把拉着徐素秋。讓到這邊來。那徐素秋自然謙虛着。隨她走過女賓席。雜坐在一堆。笑道：「我本來不想來了。吃完飯。偶然想起來。不得不照一照面。今天總算湊個熱鬧。」說話間。眼睛四外一望。望見那身邊坐的。正是馮荔麗。氣鼓着小腮幫。仰着臉子。一聲不響。不由很是詫異。暗忖。她也來了。這倒是不期而遇。那陳少奶奶是如何活潑的人。見她兩個神光離合。一個彷彿要說話。一個又彷彿故意不理。便特地為她們一撮合。說道：「徐小姐。你既是來湊熱鬧。那好極了。這裏有一位馮小姐。是你的好朋友。你們見了面。怎麼不說話呢。」徐素秋聽她這一說。好像要為自己。和馮荔麗中間。解那絕交的圍。自己本是求之不得。急忙站起來。要往那邊湊去。笑道：「荔麗。你幾時來的。我們又好多日不見了。」馮荔麗給她這一叫。那腮氣得更鼓了。霍地往起一站。怒道：「誰和你說話。你這種勢利小人。那眼睛。祇注視在洋行公司經理少爺的身上。還來理我們這窮人。不必和我說話。」說罷。一轉身軀。就走向一邊去了。她這一說話。聲音是大極了。那座上男女嘉賓。捨却台上的戲文。不看一

對一對的眼光。都移轉到她們三個人身上。徐素秋好心好意的。趨前招呼她。想借機化除誤會。重言舊好。不料她一下。拒人於千里之外。分絲不留面子。衆目所觀之下。禁不住氣忿交集。說道：「好好好。荔麗。你罵得我好。這裏是公共場所。你侮辱起我來了。」徐素秋說罷。那座上男女嘉賓。看了不算。有的更湊起來。仰着脖子。張着眼睛。好像是來看甚麼新聞。徐素秋身在這種衆目所集的環境。如何能受得。恨道：「我是不該來的。我走了。」她才一想再奪門而出。那陳少奶奶在她身邊。見她平白爲馮荔麗所窘。自己雖不知內情如何。可是也未免後悔。自己是多此一舉。煩惱皆因強出頭了。忙一把拉着她。笑道：「徐小姐。你不要理她了。跟我倒一邊坐。我們來說話。」說着。果然拉徐素秋到一邊。那徐素秋看她們這份殷勤。曉得無論如何。自己是走不脫的。便隨着陳少奶奶去了。那陳少奶奶拉她去後。陳國瑞也分勸各親友入座。說是沒有事。讓着他們回座看戲。當時一場小擾亂。平靜無事。那陳老爺富康早在樓上包廂。傳下話來。派聽差來問二少爺。是怎麼一回事。陳國瑞顧不得去找徐素秋。急轉身先奔到樓上。替那徐素秋。向父親解釋。說道：「不過兩位小姐。因誤會。吵幾句。勸勸也就完了。」陳富康聽說是兩位小姐。也彷彿爲好奇心驅使。越發要問個分明。說道：「兩位小姐。怎麼會吵起來。你說明白了。」陳國瑞想着隨口一答。一定可以完了。萬不曾料到父親究竟真。幾乎窘得無話回答。遲疑一刻。始笑道：「我去叫嫂嫂來好了。她都知道。我還不甚清楚呢。」陳富康把嘴邊雪茄拿下來。抖一抖烟灰。說道：「你叫她來呀。我要問問。」陳國瑞不敢多言。慢慢的退下樓來。再找那陳少奶奶。祇見她和徐素秋二人。坐在壽堂左側的一間小吸煙室內。並頭低低談話。便走進去。笑道：「嫂嫂快去。爸爸叫你呢。」陳少奶奶低頭。正哄着徐素秋。教她不要再哭。快去看戲。那徐素秋給馮荔麗一頓搶白。業已氣得花容慘淡。埋頭祇剩了哭。任憑陳少奶奶去勸。祇是不答應。陳少奶奶正自無可如何。聽見陳富康要自己上樓。樂得就此推卸。說道：「二

弟。我去了。你這裏看着徐小姐。不要讓她再哭了。」說罷。她轉身出去。那陳國瑞見徐素秋哭得好似一個淚人。深覺在這堂皇壽堂裏。不大妥當。父親知道。尤其要怪罪。當時又勸道。「徐小姐。不必往心裏去。那馮荔麗是小孩子脾氣。她祇圖自己快意。不管人家如何。徐小姐何必同她認真。」徐素秋哭了半響。聽見陳國瑞說話。把頭抬起來。看了他一眼。惻然道。「陳先生。我實在對不起。今天壽堂裏。這樣好的戲。竟然掩不住我的啼痕。這不是煞風景。可是我並不想來。也已和你說過。不過令嫂夫人到我家去一次。說起來不是外人。彼此均甚知根。非讓我來。我才脫空來的。那馮荔麗對我的情形。你已然看見了。請問誰能夠忍受呢。」陳國瑞見她仍把那馮荔麗介介於懷。自己免不得又虛空解勸兩句。笑道。「馮小姐還是小孩。那知輕重。請徐小姐看到歷年同學份上。不必同她認真。含糊一些。也就罷了。」徐素秋沉了沉氣。忍着悲苦。揩乾了眼淚。依舊站起來要走。說道。「陳先生。我不願意在這裏了。那馮荔麗還在這裏看戲。我們若是再鬧起來。還是不妙。若讓她看不見我。躲之頂好。」陳國瑞見她說去。自己到以爲與其她們再搗亂。還不如讓她走了好。便不加深留。祇說道。「今天招待簡慢。實在對不起。過天到府上拜謝。」說罷。一連鞠了兩躬。表示着謝意。意思就要送她出來。那徐素秋方往外一走。不防陳少奶奶又由樓上跑下來。叫道。「徐小姐。上來上來。樓上有好座。」徐素秋見她又讓自已上樓。眼睛便一望陳國瑞。陳國瑞知她心理上。去笑道。「徐小姐精神不快。她要回家。不必上樓了罷。」那陳少奶奶下樓。是負着相當使命來的。見陳國瑞首先阻擋。不讓徐素秋上樓。豈能答應。說道。「二弟。你不用攔。到這邊來。我有話說。」陳國瑞果然湊近一步。笑道。「嫂嫂你又說甚麼。」陳少奶奶未從開言。先看一看徐素秋。見她立在一邊。並未即去。忙輕輕耳語道。「二弟。你是糊塗了麼。爸爸想看一看她。讓我下來。叫她上樓。這豈不是一個絕好機緣。你們的事情。也就迎刃而解。先讓父親看看。他也放心了。」陳國瑞聽得這話。又是

誤會心中非常焦急。急忙攔阻道：「嫂嫂不可這樣。我和她談不到甚麼事情。這不是冒然就辦的。我們是極平常的朋友。」陳少奶奶又把兩個手指一捏，拍的響了一聲，笑道：「別反穿皮襖，裝甚麼羊咧。你們的事誰不知曉，偏要來瞞我，真是罷了啊。」陳國瑞再要說時，那陳少奶奶却不容了，趨前把手一拉，拉住徐素秋道：「徐小姐，你不用管她，跟我上樓，找好地方坐，躲開那馮小姐好了。」徐素秋怔在一旁，還不知他們辦甚麼交涉。見陳少奶奶又來請，方一游疑。那陳少奶奶一絲不讓，已拉着徐素秋，到樓梯那邊去了。徐素秋躲既不成，走也走不了，沒奈何，祇得隨她上樓。嘴裏還說道：「陳太太，我坐一坐，可就是走，你可不要再留了。」陳少奶奶騙得上樓，就已達到目的，不和她說。走到陳富康座位這邊，笑道：「我們的翁公在這邊坐着咧。來，有你一個座位。」說着，把那陳富康旁邊的座客一讓，讓出一個座位。和陳富康正好相捱。那陳富康頭也轉過來，彈彈手裏的雪茄烟灰，見是一個淡裝少女，忙把眼皮一抬，看了一看，那陳少奶奶便給介紹道：「這位就是徐小姐。」陳富康其實一見，即知何必介紹，把屁股欠一欠，笑道：「好好，這邊來坐。」一面讓着一面，又叫茶房倒茶，說道：「看戲看戲，不必客氣。」徐素秋聽說陳少奶奶的翁公在此，却不防，她有這一介紹，當時怔了一怔，不知如何是好。幸而那陳少奶奶又笑道：「這是我的翁公，陳國瑞的父親，我給你見一見。」徐素秋畢竟是乖覺的，聽這一說，不容自己，不鞠躬叫一聲：「老伯，您好。」那陳富康見她如此禮貌，益發歡喜，讓着她坐下，說道：「你不用客氣，我和你們先世也是朋友，提起來，彼此知道，不是外人。」徐素秋早已聽過陳少奶奶說了，自然是敬謹聽命。唯唯諾諾。那陳富康又隨口帶言，問了她在甚麼學校上學，又問她家裏都有甚麼人。徐素秋倒不看戲，祇得一句一句的，答覆陳富康的問話。過了些時，那陳少奶奶却又笑道：「現在可以了，你不是要回家麼？」徐素秋到了這時，倒成了機器人，隨人的便，可行可止。見陳少奶奶說，連忙站起身來，說道：「對啦，我

早就回家。現在該走了。」說畢。又朝陳富康鞠一鞠躬。笑道。老伯沒有甚麼話說了麼。我要告假了。」那陳富康手夾雪茄。已把那徐素秋。上下看得完畢。見她要走。也欠了欠身。笑道。「好慢慢走。少奶奶你陪她下去。樓下有座位。也可以再看一看。這戲不壞。不看未免可惜。徐素秋也祇得唯唯應命的。隨着陳少奶奶下樓。陳少奶奶忽然又一拖徐素秋。笑道。「你不再看看麼。這裏坐坐罷。」徐素秋含笑推謝。兩人走過壽堂。陳國瑞也追了過來。一路送到門外。叫飯莊喊一輛洋車。送着徐素秋走了。陳國瑞送她走了。和陳少奶奶回來。那陳少奶奶就笑容滿面。說道。「二弟。你看。這事快成了。老爺子看了徐小姐。那意思是無可無不可。大概其沒有甚麼阻礙。我先給你恭喜呀。」說罷。嫣然一笑。上樓去了。陳國瑞悵悵然的。回到壽堂左側。照舊招待來賓。那陳少奶奶在樓上。却和陳富康又談起這樁事來。陳少奶奶極力贊揚道。「那徐小姐真是一個好女學生。端莊淑靜。一些也不張狂。不像現在摩登女子。那樣胡鬧。好極了。」陳富康口呷雪茄。眼睛看着台上。微微笑道。「我看也沒有甚麼。不過她生成苦像。恐怕壽命不能長久罷了。」陳少奶奶見他評論徐素秋苦像。自己頗為不服。說道。「爺公此言差了。現在是破除迷信的時代。怎麼還講甚麼相法。我們叫她來。也不過看看她。不是瞜一隻眼。或是缺一隻臂膀而已。」陳富康聽了這種說法。倒也可笑。由不得呵呵一笑。吸着雪茄道。「話不過如此說。看其時際。這孩子像貌言談。而很不壞。是一閨秀的樣子。給我們二少爺很是班配。」陳少奶奶見這一說。覺得尚可差強人意。才不說甚麼話了。那陳富康語住話。眼睛又轉到戲台上方。全神貫注。一言不發。陳少奶奶悶坐些時。去到樓下。見了陳國瑞。少不得又將陳富康的態度。報告一些給陳國瑞聽。說道。「二弟。這事包在我身上。眼看就要成了。」陳國瑞。到此時候。甚麼也不便說。祇得由她去胡鬧。愛如何便如何。不言不語了。」陳少奶奶見事已畢。四外尋一巡。又看見那馮荔麗。一個坐在戲台右首。仰着頸子。看着台上的打魚殺家。

桂英兒打教師爺的一幕發笑。陳少奶奶便走過去和她天南地北隨便談天。這天的戲演到上午四時。金雞報曉。晨光熹微中。始行閉幕。賀客仍倦游歸去。陳家府上一門老少也各自回家盡歡而散。這一棚壽事辦理完畢。那陳家府上的男女老幼。固為事前曾經過長期籌備。各人疲倦的了不得。至多須要足不出戶。休養他一星期內外。那陳少奶奶却是不然。她在這休養期間內。却特別的起勁。每天歡歡喜喜。祇是問二少爺。幾時到徐素秋小姐家去道謝。我和你一起去。好也不好。陳國瑞祇推說尚未休息過來。這事不要忙。須過個三天五日。陳少奶奶催了又催。不得下文。非常煩惱。這日又來催問陳國瑞。忽然聽差送進一封信來。說道：「二少爺。這是你的信。」陳國瑞忙接過來。連那陳少奶奶。都探着頭。向前一看。祇見那信上寫着地名住址。交陳國瑞先生台啓。下款無詳細住址。祇寫了徐緘兩個字。陳少奶奶看出那筆字。是個女人手筆。墨跡很是清秀曼妙。便想起來道：「徐緘。莫非是徐素秋小姐來的。約你逛公園看電影麼。」陳國瑞一見徐緘兩個字。也想起徐素秋來。暗忖這是如何說。為甚麼寫起信來。自己問心無愧。何必瞞人。三五下扯開信皮。展開信紙。見那信文是：

國瑞先生雅鑒。

前尊府壽事。承惠東寵。招曷勝欣幸。是日未能久留。代為張羅。尊親貴友。惶愧萬分。歸來時。固已暮色蒼茫。萬家燈火矣。

邇際諒事務已告一段落。比較清閑。故敢以蕪函奉讀。尊嫂方回。盛意可嘉。彼固具有特別之希求者。何則。彼當日曾力邀與令尊大人會談。其意何居。不難索解。惜已難敷有夫。不能領此盛意矣。

此言既發。諒將愕然莫解。實則其事甚為顯明。求其究竟。亦大易事。君知表兄王明春乎。彼一統袴于弟。思欲得秋而甘心者。又係姑表親。與秋家有資助之義。秋母在世。雖殷殷囑託。望彼對秋。盡照管。

之責。則雖以秋身相許。亦所殷盼。天乎。秋前由尊府賀壽歸來。因無故遭受刺激。途中昏昏欲睡。歸來後。孰意彼僮又復來。邀出小酌。當以刺激之餘。諸事已置度外。又誰知數杯入肚。大醉不醒。彼僮卽逞其狂態。不顧人倫天理。嗟乎。秋無顏再生人世。然而死。又何顏與泉下老母相見乎。國瑞君。秋已陷於不死不活之環境矣。數日來。無日不在以淚洗面。誠不欲以此擾亂君之精神。第午夜捫心。輒不能自安。乃書此以告君府上之意。秋雖不言。無不瞭然於胸。此函既發。君能知秋係一弱女子。又在經濟壓迫之下。固秋所切望。否則知我諒我。惟君圖之。秋不敢言矣。

書竟。天已入夜。秋聲愁人。手顫心搖。別矣。秋真不知死期也。

徐素秋注上。

陳國瑞看了這封信。來得異常突兀。自己心上。不知是酸是甜。諸般味道。一齊來。久之。才發覺嫂嫂現在身旁。給她看見。不大妥實。急忙一把掖起。那陳少奶奶却抬手阻止道：「二弟。別瞞我了。我都看了呢。」陳國瑞聽她這一說。把手又放出來。那臉上非常愁煩。說道：「嫂嫂。你看見那是好極了。徐素秋小姐的遭遇。是多們不幸。難得你還有心。拿她來打趣我。」陳少奶奶看見信的原文。心上雖然一時感動。但是。究竟内幕如何。尚在不知。便問道：「甚麼打趣不打趣。我們是不說了。現在我所要問的。就是徐素秋和那王明春。兩人是何關係。莫非失身了。」陳國瑞把信紙又一掏出本。說道：「這不是上面寫明。她在醉後。受了王明春的狂暴了。那王明春。是她的表哥。是德華公司的出納主任。他父親又是上海分公司經理。很想得徐小姐而甘心。徐小姐家。是從來受他的資助。這也可以說是報恩罷。」陳少奶奶聽說。這才想起。那天馮荔麗所罵。甚麼「那眼睛。祇注視在洋行公司經理少爺的身上。」不爲無因。禁不住醒悟了。說道：「呀。原來如此。那麼她不到我們這裏來。還不致有這等事。我們何不去看看她。」陳國瑞

一聽嫂嫂說。果然自己明白過來。暗想真是。假如嫂嫂不到她家奉請。極力請她來。她和馮荔麗見不着。何得感受刺激。又何得回家給王明春誘惑出去。因之遭受強暴。便悽然道。「如此說來。豈非我們害了她。是應當去看看她。如果不幸。她一時心窄。出了甚麼差錯。這責任我們雖不便担負。可是我們良心上。實在不安。」陳少奶奶見他的思想。和自己是一樣。說不得越加鼓起精神。說道。「二弟說得很是。就是沒有那一層朋友之交也該當去探問一下。二弟你也陪我去。我們索性一同前往。安慰她一回。」陳國瑞見她涉及自己。豈肯答應。當時就要辭謝。陳少奶奶正色道。「二弟。你不可虛偽了。事情不是那樣退縮的。你同我去一回。說罷。站着不依。立逼着陳國瑞出馬。陳國瑞想來想去。也想過滋味。這是沒甚麼要緊的。自己居心無愧。去去自也無妨。於是毅然答應。陳少奶奶自己去裝飾頭面。陳國瑞也帶上這封信。和她會齊出門。兩人來到徐素秋家門。祇見雙門緊閉。死氣沉沉。彷彿多少日無人出入的狀態。陳少奶奶來過一次。輕車熟路。上去敲門。敲了幾下。裏面才有一條去人。喉嚨問道。「誰呀。您找誰。」陳少奶奶聽是老媽聲音。連忙說到。「是我。找徐小姐來了。你給我傳達一聲。」那裏面的張媽。聽是找徐素秋。伸手便來開門。一面說道。徐小姐沒有在家。您是那裏來的。找她有什麼事麼。」那陳少奶奶在外。聽得徐素秋不在家。此來撲了個空。未免失望。連忙笑道。「徐小姐到那裏去了。甚麼時候回來。我是陳宅的。找她說話。」話言未了。那張媽已開了門。見是陳少奶奶。迎門站立。後面還跟着一位少年學生。上次曾賞了自己下錢。今天便特別客氣。請下一個安去。笑道。「嚙。原來是陳太太。請進來坐。吃一杯茶再走。」陳少奶奶也想欲得詳問。還要進去。況且徐素秋出去。若是不遠。自己和陳國瑞進去坐坐。或者可以等她回來。於是對陳國瑞笑道。「二弟。我們進去坐坐。談談話也好。」陳國瑞到此時際。甚麼全聽嫂主持。隨她進去道。「徐小姐既然不在家。我們坐一坐。也就走了罷。」那張媽讓着他們進來。說道。「徐小姐不



在家。坐坐也沒有要緊。」說罷。那房門早已伸手拉開。讓着他們。走進徐素秋的屋中。陳國瑞來到徐宅。尚是破天荒第一次。見這小門小戶。非常顯着一種樸素的美。及至走進屋中。那屋中的陳設。更是井井有條。雖說是舊式。却不見得陳腐。每件東西。都有他的用處。放置的地方。更是非常適宜。不覺暗暗嘆息。這樣一個好女子。偏偏生也不辰。給一個狂蕩少年。欺侮得走頭無路。因想着搖頭道：「這屋子很乾淨。徐小姐每天都教你收拾罷。」張媽讓着他們進來。一面張羅茶水。一面笑道：「哟。這倒不然呀。她每天自己起來。永遠先收拾了。用不着我動手。」陳國瑞見說。越發敬佩的了。不得在屋中東看西看。祇顧參觀。那陳少奶奶是個急脾氣。就很是耐不得道：「張媽。你告訴我。那徐小姐不在家。到底那裏去了呢。」張媽見問到這一節。禁不住嘆了一口氣。說道：「陳太太。你那裏知道。我們小姐已然病在華美醫院。她兩天沒有在家咧。」張媽信口說來。這話的嚴重成分。就已然夠瞧。使得那陳國瑞。陳少奶奶一齊怔住。問道：「這話是真的麼。」徐小姐得的是甚麼病呢。」張媽見他們一齊來問。便嘆道：「提起來也夠人傷心了。那徐小姐自從由您府上賀壽歸來。她的神經。就已失常。簡直不是平常的樣子了。及後那王少爺。又急急忙忙跑來。約她出去。兩人不知到那裏去了一遭。直到第二天一早。才把她送了回來。那時的徐小姐。蓬頭腫目。不像人樣。好似受了甚麼委屈。王少爺在屋中。又哄又說的。過了半天。始才一人走去。徐小姐却一個人痛哭起來。我不知其故。兀自在傍勸解。待到後來。徐小姐教我去幹別的事。不必管她。我就出去。爲她預備早飯。讓她一個人在屋裏。聽着她哭聲漸漸停止。我還以爲她是想過滋味。不傷心了。豈知過些時候。聽見屋裏有了特別響動。等到我跑進去看時。哎呀。我的陳太太。小姐原來在隔扇上。拴了一個繩套。她上了吊啦。」張媽說到這一節。不禁不由喘了一口氣。那陳少奶奶陳國瑞聽了。大吃一驚。趕緊問她上了吊怎麼樣。誰救下來的。張媽又嘆氣流淚道：「誰救下來的。自然是我了。當時旁邊沒有別

人。我不上前。她命就沒了。可是我已然嚇得渾身亂顫。打着哆嗦。喊幾聲我的媽。上前將她抱下來。所幸吊上去。大概不過一兩分鐘。時間不久。她氣很容易緩。不大功夫。哇的就哭了。陳太太可憐。我從她上吊之日起。飯也不能做事。也不能幹。一心守着。她不敢遠離。怕的是又出毛病。央求着近舍鄰居。替我買買菜。做做飯。直到昨天早起。小姐似乎也想開了。她自動的出主意。教我送她入醫院。故爾送她去了。醫院裏有人看護。負完全責任。她這一進去。我的心才算安定了。陳太太。這就是我們小姐內病源。陳少奶奶陳國瑞二人。做夢也想不到。這幾天事情險惡到此程度。不覺聽了。大為駭然。面面相覷。半響。那陳少奶奶已然落下眼淚。唏唏噓噓的。泣不成聲。斷斷續續的說道。「哎呀。我的徐小姐。這是誰害了你呢。你真是想不開。看這樣鬧的風風雨雨。我們大家全對不起你。」張媽見陳少奶奶說對不起。她急得拉她到屋宇的一隅。低言悄語的道。「我的陳太太。你不要這樣說。他們的事。小姐雖未明說。我已知道了。小姐那天回來。身上的一條短褲。已髒了。這事陳太太還不明白。不用細說了。」那陳少奶奶其實由徐素秋寫的一封信裏。已經完全知道。不過她上吊的一層。完全還不曉得。聽了未免傷感。見張媽這樣說來。她也不哭了。說道。「我知道了。她的表哥害了她。可是他害了她。應當負起責任。娶她進門。或是另想別的辦法。」張媽怔了一怔。說道。「這話倒沒有聽說。祇不過我想。有老太太在時。她受了如此無禮。老太太決不答應。現在老太太沒了。我是一個底下人。又有誰來替她出一口怨氣。」陳少奶奶見張媽說得可憐。自己少不得見義勇為。冒了熱氣。說道。「這可不然。我們和徐家說起來。也是世交。彼此早有關係。或者尚可以助她一臂。張媽見她掛火。自己不好意思再說。祇好唯唯否否。說道。「對了。陳太太也不能坐視。我們小姐受了欺侮。是大家的事。」陳少奶奶把這副千金担子。担在自己身上。就好似拔劍而起一般。說道。「張媽。你告訴我。那王明春住在甚麼地方。我替小姐找他去講理。」張媽見她越說

氣越大。好像迫不及待。馬上即去拚命的派頭。自己倒覺不好出口。告訴她王明春的住處。方在一遲頓。那陳國瑞在旁把一切都聽清了。他也特別不滿意王明春。祇說道：「嫂嫂不必發急。凡事須要三思。張媽說的。當然是實情。我們再去醫院探問徐小姐的病狀。最好能見她一面。大家先談談。比甚麼都好。」張媽見他二人態度不一。陳國瑞的主張較比陳少奶奶。已經緩和多了。便答言贊同道：「陳少爺說得也好。不管如何。先看看小姐要緊。小姐住在華美醫院。雖此不遠。出衙衙就算到了。」陳少奶奶發過一會氣。又聽他二人的解勸。也覺得很對。無論自己要怎樣為徐素秋出氣。總以面見本人。討得她的允諾。比甚麼都重要。便轉笑道：「張媽你說得好。現在我們就去醫院。先見小姐談談。再講別的。說罷。和陳國瑞出來。張媽送他們出門。又指點着道路。告訴清楚華美醫院的所在。陳國瑞和陳少奶奶上汽車。轉瞬就開到了。下車到傳達處詢問。那聽差問了他們貴姓。和病人的關係。請他們進醫院。坐在客廳。然後又拿來一本簽名簿。把他們二人的名字。敬請簽上。姓名年齡籍貫住址職業。和所探視之病人。與病人之關係。一一寫得清楚。拿去了片時。又有一個穿西裝的醫生。搖搖擺擺的進來。和他們略一點頭。就先行坐下。說道：「二位來探視徐小姐。那是極好的。可是她入院以來。因受刺激過甚。迄未復原。或者連熟人全認不清。二位請想。在這種狀況之下。還是不見她本人的好。有甚麼詢問。我來代答好了。」陳少奶奶和陳國瑞一聽。兩人不約而同。又吃一驚。那陳國瑞就對陳少奶奶道：「怪不得她那信。寫得那樣不通順。又是半文言。原來她病的很厲害。」陳少奶奶却不管她寫的信如何。見醫主說不見的好。就很不願意。說道：「不論病人如何。我們總是見一見本人的好。不見她本人。我們越不放心了。那醫生沉吟一沉吟。微微笑道：「見見也未為不可。不過她每天早晨清醒。此刻正在厲害。你們見了她。可不要害怕。」說完。別的話沒有。祇是站起來。請他們進去。到病房去看。陳少奶奶聽了這話。越要去看個究竟。和陳國瑞

隨她走進醫院內部。醫生到一間病室外。敲一敲門。裏面看護婦應聲。他把門一推。就聽見裏面一陣哭笑雜作。叫罵交加的聲音傳出來。是徐素秋的喉嚨。陳少奶奶陳國瑞急把眼睛。朝那病房裏看去。祇見那房間。並不是甚麼上等的。乃是一間極簡陋的病房。裏面一椅一榻。設備非常單純。徐素秋披頭散髮。衣襟歪斜不整。面上一條一道的。似乎還有抓傷痕跡。在床上坐着。又哭又笑的。自己吵鬧。看護婦在旁。束手無策。連勸一勸都不敢。那陳少奶奶心腸是最慈悲的。一見徐素秋變成這般模樣。他在失驚之下。已流下淚來。叫道。徐小姐。你怎麼變成這樣了。看看我是誰來了。那徐素秋一個人哭鬧着。祇喊。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兒。因為給王母娘娘打破一隻花瓶。給娘娘降下凡塵。該受二十年魔難。轉眼之間。就要功德圓滿。升天去了。你們還不給我燒香。送我早早回轉天上。陳少奶奶的喊聲。她直若耳旁風。並未聽見。還是那看護婦推着她道。徐小姐。你歇一歇。看看有人來了。徐素秋始才將頭一轉。看見陳少奶奶。她的兩隻眼睛一睜。大得怕人。怔着半天。忽又嘆索索。掉下幾滴眼淚。哭起來道。媽我的媽呀。你從那裏來。女兒給人家欺侮苦了。你不能給我報仇。你就費心。把我抓到陰司去。我下地獄。都甘心情願。我可不願意。再在這種人間。活下去了。哇。陳少奶奶見她把自己誤認為母親。可是說話尚還明白。自己就知道她受了重大刺激。這種病。是神經系的病。時發時愈。非有長期靜養。始能有好的希望。當下為敷衍她。也就將差就錯。胡裏胡塗的。說到。素秋。你放開心罷。你的一切冤仇。我都明白。知道了。我一定為你報仇。就是。那徐素秋見她說。為自己報仇。那一對眼睛。睜得更大了。彷彿目眦欲裂的戟指朝陳少奶奶喊道。媽。你要為我報仇。那仇人不遠。就在你的身後咧。你看看。那不是我的表哥麼。陳少奶奶見她說得可笑。急把頭一回。那裏有甚麼表哥。原來是那陳國瑞。跟着自己進來。站在自己身後。便道。素秋。那不是表哥。那是陳家的。底下二少爺二字。尚未出口。那徐素秋已霍地站起來。拚命撲

上去。口裏罵道：「你這喪德無義的流氓，害得我好苦。我徐家數世名節，給你一人破壞，我無顏再見母親。跟你拚了。」說罷，不由分說，伸手就抓。張手就打，不上片刻，陳國瑞的臉上，已着了兩三耳光。那頭上的背髮，也給徐素秋抓住了。往下一按，竟爾把頭按下來。按在懷裏，老老實實的。一陣痛打，陳國瑞祇吓得亡魂皆冒，掙扎着喊道：「我不是王明春。徐小姐認差了。陳少奶奶也上去一嚷，不料那徐素秋力大如牛，揪也揪不開，急得她揪道：「你們醫院管不管。她這是氣心迷。你們難道看不出來。快快給她醫治。要她這樣鬧。」陳少奶奶拚命一喊，那醫生和看護婦才一湧上前，七手八脚的，把徐素秋的手揪開，推着她，回到床上坐下。徐素秋所得未遂，更痛哭號啕，大嚷大鬧起來道：「天呀，你竟不容許我報仇麼。我的仇人，就在眼前。你爲何使出這一羣魔鬼來阻我的志願呢。我死不瞑目了。」陳國瑞吃她一鬧，把自己也鬧得糊塗了。拿手攏攏頭髮，掉下幾根。徐素秋揪掉的頭髮，氣了個發昏。章第十一恨道：「豈有此理。那王明春害死人了。我們的徐素秋小姐，那裏是這樣的人。這分明是給他害的呀。陳少奶奶勸着他出來，坐在病室的外間，自己也呆了。聽着那徐素秋仍然不住哭鬧，她感極太息道：「一個人若是如此完了，也真是死不瞑目。徐小姐病到這般程度，恐不是一兩天能清醒的罷。話未說完，那醫生又含着一臉笑，走了出來道：「陳太太，你們看我說的如何。見了她，不是也不能說話麼。她在早晨清醒，寫信等等，全幹得來。一到下午，就迷糊了。這般鬧，要鬧到下半夜。陳太太想和她說話，還是明天一清早來。比較好一些。」陳少奶奶一肚皮沒好氣，見醫生說得宛轉，她的氣也落去了。揚着眉頭道：「你們醫院，是不是治病的呢。」那醫生陡然之間，給她問了個張口結舌。半天，才笑出來道：「陳太太明鑒，我們既名爲醫院，豈有不治病之理。這問的可是笑話。」陳少奶奶點點頭，噢了一聲道：「我們今天才曉得醫院原來是治病的。那裏病人住在院中，你們就眼看她死，不爲她治治。」醫生這才聽懂，她話裏有話，連忙陪笑。

道。「陳太太的意思。我明白了。原說的是那徐素秋小姐。太太。那是不對的。她昨入醫院。這兩天非先給她洩一洩肚。把心火洩下去。然後方談得到治病。她這病本是感受一種突然的刺激。須經過長期休養。始能夠根本治療。最近幾天。尤其要靜靜的。看她的情形。待她鬧過幾天。體內養料缺乏。自然就不開了。」陳少奶奶見醫生說得很有道理。自己也就不再多言。祇說道。「她既然今天不好。我們過天早晨來看她就是了。」說罷。和陳國瑞走出來。那醫生送到門外。說道。「明天早點請過來。」陳少奶奶順口也。不免囑咐他幾句。「多多關心。徐小姐若在這醫院治好。將來再為你們傳名。」那醫生還說着。「沒有錯。徐小姐這就好了。陳少奶奶才同着陳國瑞。上汽車回家。那陳國瑞想着徐素秋的景象不佳。他坐上車。祇是嘆氣不言語。陳少奶奶見他不高興。便笑道。「二弟。你看徐小姐。她是不是可以救藥。前途是樂觀的。或是悲觀的呢。」陳國瑞幽幽的嘆出一口氣來。說道。「據我看來。她這病。已然入了膏肓。不是幾天能好。究竟樂觀或悲觀。也就看她的命運了。」陳國瑞說得消極冷靜。陳少奶奶也不便多說。勾他的難過。祇說道。「既如此。我們總以多看她去為是。明天早起。再去看她好了。陳國瑞口中不言。唯唯的稱了幾個是。她們黯然歸來。各人腹中不快。也不提這事了。次日一早。陳少奶奶早梳洗停當。又來到陳國瑞房中。說道。「二弟。我們該去醫院了。陳國瑞也剛剛起床。自己正在淨面漱口。看見陳少奶奶頭腳齊整。便說道。「嫂嫂太早了。我才起來不多一會。」那陳少奶奶笑道。「醫生說得明白。早去一點。她還在清醒。我們去看她到底如何呀。」陳國瑞給催促着。急急忙忙的。把身上整理完畢。和陳少奶奶出門。又跑到那醫院來。接見的。還是那個醫生。彼此熟人。點頭一笑。陳國瑞首先問題。「徐小姐的病。現在好些沒有。」那醫生笑着道。「您二位來得正是時候。她現在清醒着。一個人在後花園玩咧。」陳國瑞聽了。當真是喜出望外。那陳少奶奶也笑道。徐小姐在花園玩。麼那好極了。你快帶我們到花園去看她。」

於是那醫生頭前領路，笑國瑞和陳少奶奶在後跟隨。穿出幾層樓道，來到後花園裏。那花園樹木早已凋謝，風景沒甚麼可看。醫生東邊瞧瞧，西邊看看，却不看那徐素秋的踪跡。他遍尋不見，當時愕然道：「徐小姐剛剛還在這裏，有看護婦在旁照料，這會功夫，又那裏去了呢？」陳國瑞陳少奶奶也不知所以，祇跟着他去四處找尋。這花園面積還不大，四外廣闊，那裏尋得到。末後，尋到一座假山石後，忽然聽見有一陣一陣的嬌笑聲音，從山洞裏面送將出來。陳國瑞首先聽見了，說道：「在這裏，你們聽，那不是徐小姐的聲音？」那醫生和陳少奶奶側耳一聽，果然聽見。兩人同着陳國瑞，一腳踏進山洞，祇見那徐素秋和那看護婦，兩人在山洞裏，互相打着玩。那徐素秋氣力彷彿很大，把看護婦壓在身上，掙扎不得。性格的直笑。陳少奶奶一瞧，徐素秋這般有興，登時不勝之喜，叫道：「徐小姐，你好了麼？我們來了。」那徐素秋尚未回過頭來看。陳國瑞先看着不妥當了，說道：「這不對罷。這徐小姐不是這樣打鬧的人。她怎麼如此浪漫起來。那醫生也自一呆，說道：「這可不是不對，她莫非大清早起，就犯了毛病。」話未說完，那徐素秋已霍地回轉頭來，兩眼灼灼放光，看着他們，怔怔的，不少瞬息。半天，忽縱身而起，哭出聲來，道：「這不是陳家的少奶奶，和陳國瑞先生來了麼？」那陳國瑞見她睜大着眼，好生可怕。這會又見他認出來，或者神志尚不十分昏迷，連忙喜極而笑，說道：「徐小姐，正是我們來看你了。我們昨天就來了一回咧。」那醫生也笑道：「徐小姐，你同他們到客廳，或者就在病房談談。他們聽說你病很是關心咧。」徐素秋哭了幾聲，忽然又止住眼淚，嘆的啐了那醫生一口，罵道：「你這醫生，渾蛋，我該罵你。似我這等人，再也沒臉見我的親朋。有人來看我，是一概不見。你把他讓進來，徒增我的傷感。我做了見不起人的事，羞也羞死啦。」徐素秋罵完醫生，她身體也比平常靈便，奪開一條路，竟自狂奔而出。那醫生給她罵得無可如何，急向陳國瑞二人道：「她這是早起又犯了病啦。我們當心她跑去，趕快提腿去追。」

說着他頭一個先追出山洞去。陳少奶奶陳國瑞祇得也跟出來。祇見那徐素秋電轉星飛。落荒而逃。已跑出很遠。醫生尚未追到她臨近。却見那徐素秋給地上的花木根子一拌。却已跌了個狗吃矢。擗在地上。上了後邊的三個人。大吃一驚。趕速追過去再看。祇見那徐素秋爬伏當地。業已昏迷不醒。嘴角邊拖出一大堆黃濃濃濁痰。眼見是一交跌翻。她的氣閉過去。那堆痰自然是吐出來的了。那醫生忙叫道：「這不好了。徐小姐暈過去。我忙拿來救急藥。」說罷。他如飛跑開去了。那陳少奶奶走近前來。蹲下身去。見徐素秋伏在當地。那樣狼狽。不禁含淚叫道：「密斯徐。你醒一醒罷。不要昏迷着了。我們都是你的好朋友。前來看看。」那陳國瑞也湊近前來。幫同陳少奶奶呼喚。他上去手摸一摸徐素秋的鼻孔。覺得尚自微有氣息。又摸一摸她的心口。也在突突直跳。不覺喜道：「這不要緊。停停就會好的。他尚有氣息。」說罷。爲着救人起見。也顧不得男女的嫌疑。雙手將她一扶。扶起來翻轉身。面向上。橫置膝上。將她胸間按。按。那徐素秋果就轉過一口氣。鼻孔爲有了聲息。陳少奶奶見她果然有救。喜極道：「二弟。你別放手。她活了過來了。我再叫她。說時。嘴唇湊到她耳邊。叫了兩聲。徐小姐。那徐素秋呻吟了幾聲。不但面色轉過來。那眼睛也睜開了。左右一張臉。忽然放出話來道：「哎。這是不是陳家的少奶奶。你怎跑到這裏。這是一塊什麼地方。」那陳少奶奶見她彷彿清醒許多。便喜歡道：「徐小姐。你認識我了。我和我們二少爺全在這裏。你沒有看見。這大半天了。」那徐素秋眼睛又向上翻視着。看了陳國瑞。忽見自己橫躺在當地。頭枕在他膝頭。半偎在他懷裏。不覺面紅過耳。強着用力往起掙扎。說道：「豈有此理。我怎麼躺在這裏。讓我起來。」說着。她的力氣用得確是不小。那四肢却不很聽她使喚。癱軟無力。竟自掙扎不起來。躺在陳國瑞膝頭。掩面嬌啼道：「這是甚麼樣子。我不是這樣不知羞恥的女人啊。」陳國瑞到此時候。倒很願意她自己掙扎起來。以免自己久蹲在地。但她起不得身。自己既不便攙扶。又不便放下她。不



管祇向陳少奶奶道：「你看這怎好怎好。不像一回事了。」陳少奶奶見她掙不起身，知道她是乍一醒過，精神不照平常，那股邪力氣也沒有了，便道：「我們不要管她，等醫生來，讓他們抬她進去好了。話剛說完，那醫生已領着兩名助手，拿着幾個藥水瓶，急急匆匆的跑了過來，說道：「怎麼樣了？病人還暈着麼？」陳少奶奶啐道：「你們來，她已醒了，快叫人來抬她進去。」醫生半信半疑的過來看時，祇見那徐素秋掩面悲哭，她的神經已然恢復常態，便喜道：「這樣最好。」於是忙叫那助手去叫兩名工役用軟床，抬起徐素秋來，運回病室去。大家也隨後跟着，看那醫生的措施，祇見他脫去西裝上衣，打開一個匣子，裏面又是聽病器、測驗體溫器、淨光瓦亮，裝了滿滿一匣子，醫生一樣一樣逐類取出來，在徐素秋身上完全使過了，笑道：「不怪陳太太喜歡，她的精神已然復常，不過乍一恢復，脈搏等等都微弱的了，不得還要將養十天半月。」陳少奶奶聽了，當然格外高興了，說道：「二弟你聽，這都是那一口濁痰的功勞，沒有別的緣故。」一吐出來，就耳好了。」說着，又湊過去，叫了兩聲徐小姐，那徐素秋先祇是閉眼，後來睜了睜眼，也不言語，看了看他們，然後又閉上了。陳國瑞自然也陪着過去，叫了幾聲，那醫生馬上又行使職權了，說道：「她的身體並未復原，你們反正看她已然好了，還有甚麼不放心，讓她靜養幾天，再來看她頂好。」陳少奶奶倒也看出徐素秋是鬧得疲乏不堪，聽了醫生說，這倒是實話，和陳國瑞答應出來，說道：「我看徐小姐的病，或者不致再起變化，那麼我們也就先走了。這兩天先不來，若有異樣，你先打電話報告我們，這是要緊的。」醫生答應之後，他們始才回家，畢竟他們關心，等過兩天，到第三天頭上，陳少奶奶陳國瑞又到醫院來了，却見那徐素秋已能下床步履，她的頭髮新燙着，身上也換了嶄新艷服，嘴角邊還銜着一支香烟，鼓動着兩隻高跟鞋，一手扶着腰肢，柔軟軟的，在地上走着幾個俏步，笑道：「有人瞧我來麼？上管是誰，請進來說話。」陳少奶奶見她相隔二三日，已然好到如此程度，自己不勝快

活笑着。一頭走進。說道：「徐小姐。你今天果然好了。我們真是替你高興。你一切都恢復原狀了麼。徐素秋在地上扭了幾扭。將手取下嘴邊香烟。嘴裏吐出一口烟來。身軀顫了幾顫。格格笑道：「陳太太。你來了好之極。我正要出去玩玩。這醫生們可惡。祇是阻撓我的行動。你們替我做一做主。放我出去了。」陳少奶奶見她想要出去。自己却甚為贊成。說道：「那好極了。我很願意徐小姐把以前事兒忘掉。重新創造你的新生命。不要為不相干事體而記憶着。徒自苦惱了腦筋。」徐素秋見她一提從前。似乎不大滿意。她斜籤着身。歪垂着頭。那眉毛標着。眼睛斜視着。微微一笑道：「甚麼以前的事。那不過一種人生的變幻。絲毫不足為異。我以後。自然不會再那樣了。」說着。忽見陳國瑞。站在她身後。便抬手一招道：「陳先生你來。」陳國瑞見徐素秋說話。意味都在不明。自己也不敢前進。祇笑道：「徐小姐。我看你好了。心裏很是愉快。」徐素秋招手。他不過去。她却盈盈幾步。走近前來。將手一拍他的肩膀。笑了一笑道：「陳先生。你想。我還是以前的徐素秋麼。那可錯了。我的人生觀改變了。我的仇人。他來侮辱我。不是因為我的姿色麼。我真正可以反過來利用我的姿色。來誘惑那一些仇人了。你猜猜。我的仇人是誰。」陳國瑞見她話雖不一定可靠。中間却似含有相當道理。她這件發狂的話語。還是王明春造出來的。便笑道：「徐小姐。還是請你莫提從前的事罷。我們都知道。王明春他一人不是。才使徐小姐遭了打擊。這不用推測。就可以知道。」徐素秋吸上幾口香煙。把烟屁股一拋。嗤嗤笑了幾聲。說道：「你說不出誰是我的仇人。拿出一個王明春。就可以擔塞了。哼。若論我的仇人。就是你們整個的男人。王明春。不過你們男人中的一個代表。不能專專怪他一人。你們男人。實在每個每個。都在這樣這樣的呀。」陳國瑞見她大罵男人。自己一時怔着。不好說話。那陳少奶奶靚個空。把看護婦拉到一邊。問道：「徐小姐。今天是怎麼回事。為甚麼說話顛三倒四。不管甚麼避諱。她莫非又發狂了。看護婦也皺眉道：「她今天見好。起來

吵鬧着。讓我叫喚着。理髮匠。整容燙髮。修飾一新。並且吵着要出去。是我回稟醫生。未得許可。她一個人正搗亂。陳太太你們就來了。我看她也許出去走一走。散逛一散逛。透透外邊空氣。就許好了。」說完這句話。那徐素秋在裏面。一片聲喊着看護婦。說道。「我今天就要出去。沒有醫生的命令。我也是照舊出去。再不然我要退出這醫院。不和你們搗這瞎亂。」說完。她一個人跑着出來。和陳少奶奶騰地就撞了滿懷。陳少奶奶拉着她的手道。「徐小姐。你且少待。我們一路同行。大家一起去。」徐素秋見說。信以為實。便和她又坐下。那看護趁此時機。就去回稟了醫生。醫生跑來道。「徐小姐。你是不能出院的。你病尚未痊。為本院名譽。及將來你本身上的健康起見。你都不能出院。」徐素秋見醫生前來阻撓。她啞的啞。一口道。「放屁。我是病人。病人的一切。並未給任何人剝奪。怎麼就不能自由行動。我看誰不放出我出院。」陳少奶奶見這又是糾紛。趕忙笑道。「你們放心。我陪徐小姐出去。諸般責任。均由我擔負。我們走了。」說罷。果然不顧其他。和徐素秋雙雙的站起。攜手和陳國瑞三人。一起揚長出去。那徐素秋臨去。還扭回頭。笑了幾笑。那意思是。你管我不得。我自由行動了。醫生見此狀況。知道再說無益。祇得告訴醫院賬房。把她的賬目。截算一下。待她回來。請她即時出院。本院不必負責診治。那徐素秋同着陳少奶奶陳國瑞出來。一看天色不早。便笑道。「陳太太。我們到那裏去呢。」陳少奶奶想了一想。徐素秋是給自己帶出來了。這責任是由自己擔負。她大病初愈。好玩的地方。雖然很多。然而總以適合她的體質為好。那麼就到趙公園頂好。因笑道。「徐小姐。這邊離北海公園不遠。我們就到北海玩玩也好。」徐素秋笑了一笑。表示贊成。那陳國瑞自然也無意見。三個人坐上汽車。駛到北海來。那時朔風初起。水面冰已凍成。公園裏遊人。都很冷落。他們三人談談說說。那徐素秋和好人。不相彷彿。既說且笑的。陪他們兜上半個圈。就遇見故事了。才走到那濠濮間一帶。石橋左右。猛見由左側岔道。走過一男一女來。陳少奶奶和陳國

瑞都不甚注意。那徐素秋却早看清。那女的是自己同學錢麗鶯。男的呢。正是她的好朋友周家鼎。當下不免叫一聲。「錢麗鶯。你們兩人到那兒去。」那錢麗鶯一見是她。也走上來招呼。說道。「密斯徐。好多日子不上學了。你怎麼瘦了許多。」徐素秋心裏是明白的。給她問到心上。不由勾起無限煩惱。笑道。「我病了多日。今天是第一次出來。」話言未了。那周家鼎在旁。也看出這是曾在春明飯店碰在一起的徐素秋。也便笑道。「徐小姐。好久不見面。原來你是病了。」徐素秋見他上來搭話。故意把肩頭一斜。眉毛一揚。嘴角一扯動。眼風一飛。嘆嗤笑道。「是呀。我病了。可是今天好了。你們是溜溜就走。還是到那裏玩玩。」錢麗鶯見她態度輕狂。不似她以往的鄭重。非常詫異。笑道。「我們在這裏玩了半天。想溜冰冰尚未凍好。想划船。水剛凍上一層浮面。又不能划。我們要去跳茶舞了。」說時。眼睛看着她的一身鮮艷服裝。是自己從未見面過的第一次看見她來。便很疑惑。心想她學得也打破禮教觀念了。想她母親死去日子不多。她尚在守制。居然穿上艷麗衣裳。倒很稀有。那徐素秋聽說。眼睛又一看周家鼎。笑道。「那麼周先生。你今天也去跳茶舞麼。」周家鼎也是奇怪。自己兩個眼風。接收得實在莫明其妙。忙笑道。「是的。我們兩人。就要前去跳舞。密斯徐也想跳跳不。」徐素秋再把眼睛。望望她們二人。微微笑道。「我是不會跳的。而且一次還沒有看見過。但是。我可以學學。」說畢。又轉回身形。面向陳少奶奶二人道。「我想起來了。在這裏窮溜。多們沒有意思。我們不如也去跳舞場。」那陳少奶奶兩人見她碰見朋友。他們正在旁觀。聽她一說。倒不禁面面相覷。半想。陳少奶奶先笑道。「徐小姐。你病還沒有好。依我看。少往那刺激性強烈的地方跑。不如在公園溜溜。轉回醫院靜養。我領你到公園來。一半是爲你吸收新鮮空氣。不一定爲你逛着好玩。」徐素秋聽見他說。却大大不以爲然。雙手把腰一叉。臉皮微微一板。說道。「陳太太。我的行動自由。權任何人也不能限制。何況我現在。但求刺激我的神經。不怕它多們強烈。我

不會跳舞。何嘗不可以學。假如陳太太不高興。何妨請回府上。由我一個人跟着錢小姐周先生去。」陳少奶奶見她居然毫不在乎。一定要去跳舞。便沒了辦法。自己攔她。當然是攔不住。於是回去。在醫院內。又負着相當責任。沒奈何。說道：「徐小姐。我們一同前去玩玩再回去也可以。我是恐怕不適宜你的身體。並不是攔你的高興。」徐素秋一見。便回過頭去。望着錢麗鶯三人。說道：「得了我們這邊不成問題。要去就去罷。」那錢麗鶯二人。少不得通名道姓。又向陳少奶奶二人。周旋幾句。大家一同出北海。坐上陳家的汽車。一直開到東長安街桂花舞場。那錢麗鶯和周家鼎此來。是爲了過跳舞癮。坐下要了一些茶水。兩人連讓不讓。馬上擁抱起舞。混入人羣。徐素秋尚是初次看見。這宗跳交際舞的。她瞧見那種擁抱成扭股糖般。轉轉扭扭。一男一女的甜蜜勁兒。心上彷彿非常得意。看看那陳少奶奶二人也都光着眼睛呆看。並不很內行。可是已經發生興趣。便笑道：「陳太太陳先生。你們全都不會跳舞麼。這可太煞風景。我們一同去學學。你們說好也不好。」陳少奶奶見她決心要學習。祇好笑道：「徐小姐請便。我是來參觀。實驗一節。倒不是我所希望。」徐素秋再看陳國瑞時。他也搖頭微笑。表示不幹。她也笑了說道：「你們都不幹。瞧我如何。我一定要學兩套說話中節。場上跳舞完畢。舞侶聯袂回座。錢麗鶯周家鼎二人也笑微微的回來。徐素秋迎頭就笑道：「密斯錢。我們商量一器事。你教周先生。教授我一場跳舞。可以不可以。」錢麗鶯本來是滿不在乎的。聽見徐素秋說她望了周家鼎一眼。笑道：「你收這個義務弟子麼。她和你學學跳舞。」周家鼎見錢麗鶯不反對。他自然沒甚麼不贊成。笑道：「密斯徐想學。下一場大約是狐步舞。我們可以練習一下。那狐步舞是一種基本練習。初學的就是學它頂好。」徐素秋聽他講說。自己倒也洗耳靜聽。點頭答應。到了下一場跳舞起始。音樂節拍急促。果然是一場狐步。周家鼎便過來笑道：「密斯徐我們現在練習。這是狐步舞。徐素秋到如今。一切不顧。放浪於形骸之外。見周家

鼎一來。自己也趕忙站起身。迎出幾步。學着那跳舞的姿式。面對面。把左手輕輕搭在他的肩頭。右手伸出去。讓他左手攏住。然後對周家鼎道：「密斯忒周。你上來玩呀。」周家鼎未從教授。給她這樣一擺姿式。自己也就動顫不得。笑道：「密斯徐。跳舞的原則。女的是處在被動的地位。請密斯徐把手鬆開。兩手交給我。我帶你走幾步。你自然知道了。」徐素秋不知跳舞。是如何教法。自己本想上手就跳。見他指示方針。自己就依照他的方法。伸出雙手遞給周家鼎。周家鼎也伸手拉着她的雙手。兩人做成手攏手的姿式。然後周家鼎將左腿向前一移。笑道：「密斯徐。請你把右腿向後邁一步。」徐素秋依言。果將右腿向後移退一步。還沒有站穩。周家鼎的右腿。又湊上一步。笑道：「密斯徐。請你左腿再退後一步。」徐素秋又依言。左腿再退了一步。周家鼎的左腿。又湊上來。這回徐素秋明白了。不用他說。那條和他相對的右腿。又退了下去。那周家鼎見她聰明。便又把右腿到上半步。笑道：「這回密斯徐注意。這第四步是一節。該當并齊腿。稍爲一站住了。」徐素秋把左腿一退。果覺着他兩腿一並。已然站住。自己趕忙他腿下一停。周家鼎笑道：「就是這樣。此乃狐步舞第一種基本步法。學會這一種。別的步法。全是由這一種上變化出來的。自然比較容易了。」徐素秋是急欲學會。見他諄諄講解。自己非常高興。笑道：「這一種步法。我已經學會了。勞駕再教我第二步怎麼樣。」周家鼎見她恨不得一下全學會。自己很不以爲然。笑道：「密斯徐。我們學這交際舞。必須多多練習。欲速則不達。那是一定的格言。須要字字謹記。現在我們還要這第一步。說着。兩手握住她的手。那左腿又去向前。推進了一步。徐素秋祇得又隨她送過來的勁頭。仍舊練習着。這步法愈練愈熟。約有五六遍以上。那周家鼎就又變了花樣。笑道：「現在是第二種辦法。請密斯徐。右腿向後退。左腿再向左一轉。然後右腿繞過去。左腿再退後半步。和右腿并齊。」徐素秋依着他說。一步步的實行。果然右左腿一隨一轉。便繞過一個彎來。她忍不住格格笑道：「密斯忒周。這是

繞彎的步法。我會了。」周家鼎笑道。「這是第二種。先學這兩種。連貫起來。練習一下。」說着。把她的右手一鬆。然後那隻右手樓過她的腰。左手捏着她的右手。做成跳舞的姿勢。推進起來。徐素秋果然覺得。他往前一送。自己向後一退。這樣退送送。自己的一顆頭。斜倚在他的右肩下。跳起來。很是得勁。祇可惜這一段音樂有限。跳得正在愜意。忽然戛然而止。舞侶們重又歸座。他們不得不握手回座。和陳少奶奶等人。一座休息去了。他們跳着舞。那陳少奶奶自己也看得很清。見她回來。即離座起迎。說道。「徐小姐學的真快。周先生的教授。也可謂速成了。」徐素秋望了周家鼎一眼。笑了一笑。周家鼎笑道。「本來這種實際舞。以狐步舞及華而滋為最易學。外國人每人都會。普遍極了。」陳少奶奶免不得又贊揚幾句。那陳國瑞也誇了幾句好。徐素秋吃着一杯紅茶。自己也非常得意。錢麗鶯見他們跳得對勁。自己不知如何。發生一種說不出來的味道。祇是微微冷笑。等到下一場開始。恰好又是狐步。素徐秋已早早的預備好了。霍地往起一站。剛要湊過周家鼎身旁。不料那錢麗鶯大步向前。業已擋在面前了。笑一笑道。「密斯徐。對不起。你要學。找一個舞女學學。我們跳舞為的是消遣。這一場讓我說罷。不須周家鼎主動。她已邁開脚步。推着周家鼎。送往迎來的。跳開了舞步。那徐素秋冷不防吃她個釘子。好不灰心。一屁股坐下。看看那邊的舞女。一個一個。都有客人。再看看場上的錢周二。已轉入人叢。至於不見。她正在沒理會處。忽然身旁過來一個麻臉的黑胖少年。站在面前。低首彎腰。極為謙虛的。說了一句英文。唧哩咕嚕。意思是。「小姐。可以允許我和你跳舞麼。」他這冒失一來。那陳少奶奶陳國瑞二人。各都一怔。就是徐素秋本人。也嫌他來得突兀。但是把頭一抬。祇見這位黑胖胖的麻少年。穿一身藏青嘩嚨西裝。襟頭的自來水筆。燦爛光華的金鍊。拖着很長。背心上的表鍊。耀目生輝的。還鑲着兩粒紅藍寶石。非常華貴。她不由又笑了。站起來道。「是呀。有甚麼不可以呢。祇是我不會。還要你來教訓。一說着。她就投身入懷。和他

一聳一微的也跳起狐步舞來。那陳少奶奶和陳國瑞看了。祇有做聲不得。光着眼睛去看。連場上的周家鼎二人也看得可怪。不曉徐素秋何以如此放浪。不相識的男人居然能夠和她跳舞。那徐素秋跳過一彎。使的皆是新學的兩種步法。那黑胖子倒也敷衍了事。用力和她幹放。兩人跳了一場。黑胖子讓她道：「請這位小姐。倒我那邊坐。」徐素秋決無客氣。就此大大方方的和他走到另一隅的座上。那黑胖子自然欣喜之下。張羅她半天茶水。問她的姓名。和在甚麼學校讀書。徐素秋安心要玩弄他這傻小子。那裏又有真心。祇隨隨便便。報了一個姓名。說在馬虎女子中學肄業。生來就好喜跳舞。祇是不得其門而入。現在和朋友來玩。覺得這種生活。很是快樂。那黑麻胖子聽說。自是特別欣悅。笑得臉上的黑麻一顆一顆。都射出光輝。說到「跳舞。果然是一種藝術。你瞧我這樣心廣體胖。全是由跳舞得來。誰說運動沒有好處呢。」他說着。非常得意。那臉上的肥肉。一聳一縮的。更露出他肌肉的豐美。徐素秋祇覺他這人。異常討厭。自己笑了一笑。也回問他的貴姓高名。那黑胖子拿出一張小名片。遞了過來。徐素秋一看小名片。原來是譚執中。國本銀行協理。這倒沒看起他。原來也是一位資本家的走狗。便收起名片。格格一笑道：「我倒不認識。譚先生也是一個實辦階級。我和你打聽一個人。有一個王明春。你認識不。」譚執中一聽王明春。馬上一呆。說道：「那是徽銀行的來往的一個大戶頭。我和他認識。你們如何。也是在似信不信之間。忽然一眼。朝她原來的座上看去。祇見同她原坐一起的那兩位太太先生。正在同一男一女說話。女的不認識。那男的可不正是所說的王明春。他安心考核徐素秋。見王明春趕巧到來。故意用手一指。笑道：「你看。那是誰來了。」徐素秋一顆心。全擱在他的身上。不是他說。還看不見聽他。說。忽然看見了。哦了一聲道：「你講我看她麼。她是王明春。是我的表哥。你問了怎麼樣。」那譚執中見



她說是表哥自己又是意想不到又笑道：「那麼那位女的是誰？」徐素秋看了一眼搖搖頭道：「那女的我不認識了。反正也不是好東西。好東西誰能和她在一起。」說罷她忽然湧身起立。跳着幾步新學的狐步。一溜過去道：「表哥你還認識我不認識？」那王明春今天方一露面。就發現了陳國瑞。他們兩個人是認識的。又給陳少奶奶一介紹。彼此剛說過兩句客氣話。徐素秋就跑來了。王明春見了她不由一怔。說道：「表妹也到這裏來了。」那陳少奶奶見他兩個說了話。有心插入一口道：「對了。你們二位還是表兄妹。徐小姐一連在醫院住了差不多五六天。我們看她的時候很多。也沒有看見王先生。大概王先生總是不知。」王明春却又料不到徐素秋病了。他聽了更是一怔。趕緊先打發身旁的那個女的走路。說道：「你先去一邊坐。我們這邊談話。」那女的見說自己在旁不便。她才要走開。徐素秋却迎面一攔道：「慢來。你不是陪這位王少爺來的麼。那豈能走了。我那邊自有現成的伴侶。不要他來陪呀。」徐素秋說罷恰恰音樂再起。一場跳舞又復開始。她把那女的。往王明春懷裏一推。笑道：「你們二位跳舞。我那邊自有約好的人。」說完了。她一溜就溜到那邊去了。這一推不打緊。那女的穿的一雙三寸多高的高跟鞋。立脚不住。幾乎跌了個交。嚇得花容失色。幾乎倒在王明春懷裏。心口突突亂跳道：「這是你的甚麼表妹。免得來。」王明春尚不知徐素秋約好甚麼伴侶。眼睛看到那邊。徐素秋却早已和那舞中擁抱而起。跳了起來。這一場本是華而滋。音樂奏得很慢。徐素秋不大十分懂得。仍是要照着舞步去跳。那如何使得。和音樂隨不上。那舞中喘吁吁的笑道：「這位小姐。那可不對。請你跳華而滋。不要跳狐步。」徐素秋聽見說自己跳得不對。他立刻氣了。把手一鬆。推開他去。說道：「我跳得不對。你可以找那跳得對的去呀。」譚執中不管如何和她跳過一場。總還知道她是不會跳。便笑道：「我來教你。這場是華而滋。其實也不難跳。」說罷又上來伸手握着她的雙手。又和那周家鼎教她一樣。一步一推。

的走了起來。徐素秋祇好隨他一推一送。在場中繞了幾繞。那王明春和那另一個女的。已然加入。兩對兒正好跳到一堆。徐素秋看見他。故意表示和譚執中愛好。兩隻手半接半抱的。偎倚着他。一張臉由上往下。半仰仰着。眼睛迷迷的。看着他。把一隻水蛇也似的軟腰。東一扭。西一晃的。祇管靠在他身邊搖動。徐素秋這一來。譚執中跳着。面紅氣促。簡直有點受寵若驚起來。那王明春却再忍不住了。本來他一看徐素秋的好的人。不知別人。恰是自己的朋友。譚執中心裏已由驚奇而大不受用。想着徐素秋和他怎麼會認識。百思不解。這會見他們鬧得不像話。那裏是跳舞。分明是在那裏發洩性慾。便由不得無明火起。推開那懷裏女人。一蹤過去。把手一拖。徐素秋道：「表妹。這種跳舞。虧你跳得出來。你不怕人家看見。齒笑。莫忘了這是公共處所。」徐素秋正跳得有興。忽見王明春跳來干涉。她的心頭火起。把那隻給他拖着的手一甩。白了他一眼。方要說話。那譚執中却揮手招呼王明春道：「密斯忒王。好久不見。一向可好。」王明春看見表妹無言。那一心的怒火。就遷到他的身上來了。嘿然冷笑道：「譚先生。我這個表妹。她年紀太小。又新近喪母。一切都需人照應。譚先生。你不應當這樣誘惑她。」譚執中見自己客氣招呼他。他偏置如不聞。却和自己談到徐素秋。那意思直是警告。不准再和他玩。心裏也自不悅。冷笑道：「密斯忒王。你這話不是這樣說罷。你破口傷人。究竟有沒有理性。」王明春見他公然敢和自己反唇相譏。心上說不得。越發火起。千文。把手一扯。譚執中道：「姓譚的。這裏是公衆的地方。不要熱鬧。大家要講理。我們外邊找警察說去。」說罷。橫三豎四的。扯着譚執中的西裝。或管往外拖。不想那譚執中又肥又大。分量沉重。那裏拖得出去。譚執中見他如此胡為。也大喊反了。拖起一隻木椅。掄起來。方要照他頂門砸下去。猛然徐素秋上來攔着。喝一聲：「老譚不許你動手。聽着我說。」譚執中見她上來。聽這口氣。簡直是向着她表哥方面。手下登時一停。那徐素秋却劈手上前。抓住王明春的脖領。冷冷的道：「表哥。你在

社會上。是有相當地位的。不用我來說。前幾天幹的事情。做的罪惡。你忘了沒有。譚先生和我跳一場舞。這是交際場所裏所習見。就算誘惑了麼。你是不是逼我。宣佈你的醜史。」王明春料想不到徐素秋如此厚臉皮。要和自己算賬。給她這種問法。已是張口結舌。不能說話。良久。才笑道。「表妹。你休要錯會了意思。我這出來。實在是爲你好。你莫非不知道。」徐素秋嗤的一聲冷笑道。你爲我好。我不希罕。你自己所作所爲。果真對得起我麼。」王明春原來是張口結舌。到此却成了面紅過耳。但是那跳舞場裏的羣衆。見他們嚷嚷起來。一個一個。早已暫停擁抱。湊過來看熱鬧。王明春是一個好面子的人。到這當兒。簡直丟天下之大臉。老羞成怒了。他不管徐素秋。揪着譚執中道。「姓譚的。閒話少說。你就是同我出去。你是人生父母養的。當然有這胆量。」那譚執中見徐素秋上來解勸。他還是不依不饒。也氣得面目更色。嚷着道。「反了反了。我今天非管教你不可。你這小子欺負人。」言下。兩人還在互相掙扎。那羣衆見他們如此吵鬧。又有一個女的在旁。意想之下。無非是爭風吃醋一類。大家各不相讓。一齊咚嗤起來。有的還申斥道。「這兩個敗類。快滾出去。不要熱鬧跳舞場。」話言完了。那譚執中果然和王明春。兩人一拖一曳的出去了。徐素秋見此情形。心中倒也快慰。他們打得落花流水。恰好給自己出氣。這兩個小子說起來。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忙着跟出來再看。祇見那跳舞場外。樹林之處。置放洋傘的空地上。兩人已經脚去拳來。揪揪扯扯。打在一起。徐素秋見了。說不出的痛快。在旁邊喊着助威道。「老譚。快給我打他。給我報仇。」話未說完。那譚執中仗着肉大身沉。猛的把整個的身軀一壓。就壓翻了王明春。騎在王明春的身上。把醋盆大小的拳頭。在王明春的身上亂擡。那王明春先還力竭聲嘶的喊。「姓譚的。你有本事打死我。算你是英雄好漢。」後來實在不行了。那頭已給譚執中打得鼻青臉腫。札掙不得。他祇是亂喊。「巡警。巡警。你們不看一看。打死人啦。」兩個人翻來覆去。在地上亂滾。那身上的華貴西裝。業已狼狽。

的。不成模樣。舞場裏的舞客追出來。大家羣圍着。看這一幕笑劇。徐素秋見他們打得不可開交。並無好果。自己趁這一陣打鬧裏。却鴻飛冥冥。翩然遠引。不知去向。那陳少奶奶見他們打起來。本也追出來觀看。但是那人多了。又因天色已黑。那裏找得見。而且大家也不願捲入漩渦。眼看看。越打越厲害。警察一隊。擁來十好幾個。拉拉扯扯的。圍住一團。排解上。要成困難。無奈和陳國瑞上了汽車。跳回家裏避難去了。到家裏驚魂略定。和陳國瑞一計議。這樣不妥。還是打聽打聽爲是。徐素秋是自己同着出來的。無論如何。也要打聽她一下。便給醫院通電話。問徐素秋回來沒有。那醫院聽差笑道。「徐小姐今天是陳太太同出去的。現在還沒回來咧。」陳少奶奶一聽。這更是自己的責任了。連忙不容分說。掛上電話耳機。就來找上陳國瑞。那陳國瑞也正爲這件事發愁。他覺得徐素秋中途遁去。未能監護到底。這責任誰負得起。見了陳少奶奶。不容他說。已然先道。「嫂嫂。我覺得今天我們應當去打聽徐素秋。是不是回轉醫院。她若不回醫院。我們也應當到她家。問上一問。」陳少奶奶還沒有向他提。見他先說了。當然贊成道。「這話正是對極了。我們回來匆忙。未能想到這節。醫院的電話。我剛剛打過。據說徐小姐并未回院。我聽了。覺得不妥。故此才來向你要注意。你既與我心有同感。試想我們是到她家裏。還是如何呢。」陳國瑞固然是不甚放心。可是他想。這晚上出去。未免不大方便。就笑道。「依我看來。今晚不便是了。明早我們再到她家裏。打聽一下。聽聽她回去沒有。」陳少奶奶一想。也是。橫豎她不去。也算不上是回去。自己又何必忙忙於今晚。便答應着陳國瑞。決是於明晨。前去探問。這一夜的光陰。陳少奶奶就沒有老實睡好。那陳國強在她口裏。詢問出真情。非常怨他多管閒事。說要「你看一天鬧着。沒事可幹。家庭瑣事。不說去盡心照管。反在外邊。管人家的閒事。這另是出了毛病。看你可賠償得起。一個人是沒有代價的。」陳少奶奶聽了這話。心中更無主張。第二天一早。她急忙又找陳國瑞來。那陳國瑞早預備好了。要和她

去到徐家自然無須費話。三言兩語。兩人商量好了。就此出門。跑到徐家。來到了一看。兩扇木板門。牢牢關緊。敲一敲門。裏面才聽見張媽應聲。懶懶的問道。「誰呀。」陳少奶奶聽說是她。忙應道。「張媽。是你們小姐呢。不在家。」那張媽連忙開門。看見陳少奶奶。慌的她請下一個安去。笑容滿面的道。「陳太太。您來了。請進來坐。我們的小姐。您到醫院裏。看見她沒有。」陳少奶奶見了張媽。愈覺出自己責任之大。聽她問她們的小姐。便邁進一步。和陳國瑞走入院裏。說道。「我到醫院裏。自然看見你們小姐了。不過她昨天和我們一走。要出來。非要跳舞去不可。後來她表哥又跑了去。馬上和另一個男人。揪打起來。你們小姐。趁着一陣亂。她竟然跑了。」說時。細細的。又把昨日經過。到這裏告訴張媽一回。又說道。「我以爲你們小姐跑到那裏。還不是晚上回家。我今天特意來看看她。她的病。還沒有會好呀。」張媽聽着昨天的情形。她聽的都怔了。說道。「怪不得昨天醫院派人來通知。說是她出院了。我還以爲她晚上回家。等了一夜。也沒有回來。我的眼睛全耗腫了。一說着。微微嘆一口氣。她的兩隻眼睛。一開一合。顯着不大運。往自如。腫得和胡桃一樣。足見得是一夜。朱合眼。耗出來的成績。其狀頗爲可憐。陳少奶奶聽說徐素秋真個一夜未歸。她急得就忙了。說道。「這可怎麼辦。你們小姐沒了。她可是到那裏去了麼。」張媽見她也不知道。兩隻腫起來的眼睛。一睜一合的。說道。「可說的是呢。她到那裏去了。」那陳國瑞見她們兩相對照。徐素秋還是不知奔向何方。他搭上話道。「張媽。你可曾知道。你們小姐常去的地方。全是那裏。我們按圖索驥的。找她一找也好。」張媽想了一想。說道。我們小姐沒有甚麼可去的地方。除了一位馮荔麗小姐。是她的好朋友。兩人以平常有往來。如今却不知如何。也冷淡了。我想不能夠去罷。除此以外。就甚麼地方可去的也沒有。」陳少奶奶聽說馮荔麗她才彷彿由黑夜裏尋出一線光明。笑了道。「對啦。這地方我們應當去問一問。萬一她去了呢。」陳國瑞却不以爲然。說道。「沒有這種道理。」

爸爸辦壽的那天。你沒有看見她倆的神情。彼此已然誰不理誰了。現在馬能又到她家裏去。陳少奶奶說道：「這不是比不去好麼。我們事到如今。不得不作那萬一之想了。陳國瑞一想也對。祇好默然無語。陳少奶奶便和張媽打聽好了馮荔麗的住址。說道：「你這裏看家。我們去找你們小姐去。」張媽見他兩個肯担任重責。自動的去尋小姐。自是歡喜。說道：「那麼就費心。累陳太太一趟了。我在家裏聽候您二位的喜信。」陳少奶奶連忙和陳國瑞走出。不須再度思索。一直跑到馮荔麗家。一問那馮宅是一個老媽出來。笑道：「我們小姐到學校上課去了。剛走不多一會。您有甚麼事留下。或是到學校找她一找也好。」陳少奶奶聽說馮荔麗上學。這又是一個不巧。便問道：「我祇有問問你。昨天晚上。你們這裏曾有一個徐素秋小姐來找她麼。」那老媽子眨眨眼皮。恍然道：「不錯。徐小姐是我們小姐的好朋友。她兩個也是同學。但是昨天並未見她來。您到學校找我也好。徐小姐也是愛華女中的學生。」陳少奶奶問不出一點消息。祇得向老媽子說道：「謝謝。你關上門罷。」和陳國瑞退出人家門前。站在牆隅道：「這麼麼辦。我們還要到學校去麼。」陳國瑞也莫知所以。最後才懶懶的道：「我們已然出來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去一去也好。」陳少奶奶商量既定。和陳國瑞仍坐上汽車。駛往愛華女子中學校。那學校的聽差。看見門外來了汽車。馬上出來歡迎。陳少奶奶一下車。不管馮荔麗。先問徐素秋道：「你們學校裏。有一位徐素秋小姐。她不在校。我們是來找她。」那學校的聽差一聽。登時呆住道：「徐素秋小姐。不錯是有一個。不過她有多日不到學校上課來了。你們找她。可以到他家裏去。」陳少奶奶聽說。果然那徐素秋不在。她就變更了目標。要想找那馮荔麗詢問因道：「我們已經到她家去了。因為她不在家。所以來學校。既是又不在校。我們再找一位馮荔麗小姐。她此時可在學校。」那聽差笑道：「馮小姐在學校。但是她在上課。請二位進來稍候。我等她下課。再去回報。」陳少奶奶未碰到第二個釘子。她才提

起些興頭。說到一二弟。我們進去候候罷。」陳國瑞的心理。明知找着徐素秋。也是無望。她又不便攔陳少奶奶的高興。祇好笑應着。跟隨着陳少奶奶。進了愛華女子中學校的會客室。候了些時。遙聽一陣下課鈴響。院裏笑聲傳來。女學生紛紛下課。四外走動起來。那聽差才過來一開門。祇見那馮荔麗穿一件藍布短上衣。一條短嗶嘰呢裙。底下露着兩大截黑絲襪。一雙黑帆布陳嘉庚橡皮底鞋。喜氣洋洋的。走了進來。說道：「誰找我來呢。我怎想不到。」陳少奶奶見她還是一副女學生模樣。未改天真。想起徐素秋。病後轉變。由不得好生淒涼。說道：「馮小姐。你試看看。認得麼。是我們來了。」馮荔麗見是陳少奶奶。和陳國瑞。她謊得又是點頭。又是拉椅子讓坐。說道：「我說是誰呢。原來是陳太太和陳先生來了。」陳少奶奶到此。不便坐下。祇要言不繁。乾乾淨淨的幾句。問過。馮小姐。我們好久不見了。那徐素秋小姐的景況。你知道也不。」馮荔麗原是笑嘻嘻的。這一聽說徐素秋。馬上就收起笑容。把臉一沉。說道：「豈有此理。我和徐素秋。誰也不理誰了。何況她已許久不到學校來。她的近況。誰也不知道。」陳少奶奶見隔了這幾天。馮荔麗兀自負着氣。提起徐素秋來。好像有戴天之仇一般。不由嘆息道：「馮小姐。我勸你們。是很難得的。要好同學。何必因為一點之意見。要鬧得不可開交。她可憐極了。病剛剛好些。昨天又復失蹤了。一說完。一字不遺。將近幾日徐素秋的情形。說一遍給她聽。馮荔麗聽了。也不禁一驚。說道：「那麼陳少奶奶這是來找她的。別的地方。找到了沒有。我見她是神經病罷。這一來可壞了。不要索性墮落下去。上也上不来咧。」陳少奶奶見她也是如此表示。自己心中越發慌了。說道：「馮小姐。我現在已然知道。我多管閒事。倒弄錯了。你可有甚麼理想的所在。能以找着她。我一定找到了。」馮荔麗見是問到這層。她把鬢角的頭髮攏攏。想了一想。搖着頭。皺着眉道：「我有甚麼地方想呢。我們從前雖常在一起。近來却不在一處。誰知道她到那裏去。況且以前我們也無處可去。不過常常一起玩就是了。」陳

少奶奶見找到她。也問不出地。徒勞往返。旺費周折。說不得異常失望。轉面對陳國瑞道。「二弟。你看怎好。我們再也找不來徐小姐了。」陳國瑞見她着急。自己又不免解勸她道。「嫂嫂休要絕望。我們總還找到她。不會失蹤的。祇要她不曾出走。」馮荔麗見他們如此着急。忽然自己可想起一樁來。因插口問道。「昨天跳舞場的一場騷亂。結果如何。他們是不是畫裏解決。而打了官司。」陳少奶奶倒並未注意這節。給她一問。也想自己未曾留意。祇把精神。全用對徐素秋身上。便笑道。「我們看他們打起來。並未注意到結果就走了。他們或者要經警察解決罷。」馮荔麗眼珠凝一凝。微微笑道。「陳太太既未去。晚上還是到跳舞場去看看才好。我看這徐小姐態度驟然轉變。絕對不肯離開那金迷紙醉。熱鬧繁華的場所。陳太太必可以找到她。即或不能找到她。由那舞場內。問一問昨日情形。也可再想辦法。」陳少奶奶見她說的。甚有道理。徐素秋既然是自取其樂。少不得每晚到跳舞場尋歡。她的足跡。自然離不開那一類場所。自己也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竟爾想不到這一層。便笑道。「馮小姐言之有理。那麼馮小姐夜晚若有功夫。我們一同出去。找尋她一回。我們見着她。也好施行一種相當的規勸。」馮荔麗見陳少奶奶約請自己參加。她倒不必遲疑。當下一口回絕。笑道。「這個對不起。休說我是抱定和她絕交宗旨的。即或我和她感情仍舊。也不能夠這樣了。我們做校。現正舉行月考。我的功課。況且家庭專制。父母頑固不化。夜晚是不准我出門的。陳太太祇好原諒罷。」陳少奶奶聽罷這一席話。倒還不壞。把女學生的口頭禪。甚麼家庭專制。父母頑固不化。一類名詞。全搬運出來了。馬上笑道。「馮小姐不去也可以。不過我以為徐小姐種種變態。情非得已。均是受環境支配。我們能夠原諒她。是最好的。馮荔麗見她說話很是絮叨不斷。心上轉覺厭煩。恰巧外面上課鈴聲一振。學生各歸講堂。一陣抖亂起來。她有了方法。笑道。「陳太太。我們又上課了。」祇這一句話。便是逐客令下。不由那陳少奶奶不走。她



和陳國瑞告辭道。「馮小姐上課罷。我們再會罷。」那馮荔麗却也虛留兩句。送他們出來。就回去了。陳少奶奶出得門來。仰天嘆了口氣。說道。「二弟。我們那裏去尋。那裏去找呢。事情已經到現在。他們二人的私仇。還不能化除。可見中國人內亂的特性。是永久改不了的。」陳國瑞見陳少奶奶消極感嘆。他自己也覺得可笑。說道。「完了。我們還是回去罷。等天晚一晚。再到桂花跳舞場。打聽打聽。再看一看好了。」陳少奶奶一聽。果然覺得天氣太子自己若是到跳舞場去。也不是時候。祇得說道。「我們也祇有先回去再作道理。晚上到跳舞場尋問一下便了。」說着和陳國瑞跳上汽車。回家去了。那陳少奶奶果然說話應點。晚上又來找陳國瑞道。「二弟。我們再去呀。跳舞場裏去走走。看看徐小姐在不在。」陳國瑞見嫂嫂如此關心。倒拿這事當做一件最要緊的事。他也很興奮。說道。「好了。我們馬上就去。總可以找到徐小姐。或是打聽出消息來。」說畢。和陳少奶奶又到那桂花跳舞場來。那桂花跳舞場一切如昔。祇是不見那徐素秋和王明春等人的踪影。西崽過來招待茶水。陳少奶奶是不在乎的。要了兩杯紅茶。問道。「你們這裏。昨天搗的一場亂。怎麼樣了。」那西崽聽了。再把眼睛一看她。認識她昨天也曾來過。笑道。「沒有甚麼樣。大家到區裏吃官司。把譚先生頭打破。而譚先生又撕碎了王先生的衣服。真難為兩位體面人。揪扯扯扯的。弄得好像泥人。打得落花流水。結果照違警罰法。甚麼加暴行於人。每人罰了幾塊錢完事。可是那位譚先生。出來就入了醫院。聽說傷不輕。要將養他幾天咧。」陳少奶奶聽了。這都不是自己注意的。不在心上。祇是問道。「那麼王先生怎樣呢。王先生是不是也入了醫院。」西崽笑道。「王先生祇於給譚先生抓傷兩塊油皮。仍舊回家未入醫院。他今天晚上。或者還要來呢。」陳少奶奶問完了這兩位主角。便又問到那配角徐素秋身上了。笑道。「那麼。那位和他們一起的小姐。又跑到那裏。可有甚麼消息。」西崽把眉毛一場。笑了一笑。說道。那位不是半學跳舞的徐小姐麼。白天還來了。和

舞女學了半天跳舞。後來給一位男客約着走了。今晚上或者也要來的。那陳少奶奶聽得徐素秋來了，深幸自己不明白來。居然打聽出她的下落。又聽說她和一位男客同去。不禁暗驚她的男朋友之多。有心再打聽一下。笑道：「那位男客是她的朋友麼？你們認識不認識？」西崽聽這一問。面上的神色越發的神祕了。笑道：「說起來也怪。那位男客我們是知道的。他是一個有名的闊少爺。家裏開着銀行。叫做甚麼唐少爺。素常他帶着妓女舞女。不斷來跳。今天不知因何忽然和那位徐小姐認識。兩人談得極爲合攏。一起就出去了。瞧那意思。出去吃一吃飯。看看電影。是免不了的。等等總要回來。因爲徐小姐的跳舞。還沒有學得好呢。」陳少奶奶聽他說完。方知徐素秋和那唐少爺。由不相識。居然成了相知。不由暗暗吃驚。祇告訴那西崽道：「好了。我知道了。你們去罷。」西崽見她沒有別的問。自然也就退了去。陳少奶奶尋思一會。皺皺眉頭。問陳國瑞道：「二弟你聽見了談。徐小姐行動。竟自如此浪漫了。我們這可要怎麼辦？」陳國瑞聽見她問。也自遜了一遜。說道：「我們既然來了。還要等等她來。看她情形何如。再作打算。我想見了她的面。盡到朋友間的義務。致一個最後忠告。也就是了。」陳國瑞說完。陳少奶奶也覺得這樣就算罷了。他兩個坐一坐。舞場裏風光旖旎。舞客紛至沓來。音樂悠揚。燈紅酒綠。頗像一座世外桃源。看得人眼花繚亂。簡直不辨人間天上。等了半天。那徐素秋果然來了。她穿的仍是昨天的衣服。那臉上脂粉狼藉。濃濃的烘托出一個人工的美人。那比得以前天然的美麗。同着的一個男的。當然就是那位唐少爺了。他却不要西裝革履。乃是中國打扮。穿一件毛葛長衫。頭頂上並且戴着一頂瓜皮青緞小帽。欹倚之氣十足。搖搖擺擺的。左顧右盼。其狀頗不安分。陳少奶奶看見。不禁點頭嘆息道：「二弟你看。看那唐少爺了。好一個流氓模樣。徐小姐居然和這樣浮華子弟混在一起了。陳國瑞看見徐素秋這樣。祇是概嘆無語半嚮。他抬起頭來。把屁股離開座位。說道：「嫂嫂。我們可以走了。這種景況。是否容

我們說進甚麼話的。何必又多此一舉。那陳少奶奶再去看時，果見那徐素秋夾雜坐在一羣洋女中。和那唐少爺圍着一張桌子。大家好似衆星捧月一般。陪着唐少爺說笑。徐素秋手裏舉着一隻香煙。那臉上笑微微的。徧着一顆頭。也斜着雙眼。態度浪漫極了。陳少奶奶看了。却仍不死心。祇笑道：「二弟。你不要忙呀。等我請過她來。和她談談再說。走又不忙。」言下。招呼過一個西崽來。說道：「你去把那位徐小姐請來。我和她說話。」西崽給她問過一回。認識他們。不聲不響的去了。那徐素秋聽得西崽說了。她却不是不過來。祇抬眼朝遠邊一望。就站起身。一手拈着紙烟。一手扶着腰肢。款款的走過來。笑道：「喝。陳太太陳先生。你們也成了舞場的主顧了。昨天來了。今天也要來。莫不是見獵心喜。也想學一學。我可以作你們的一位指導員呀。」說畢。聳着肩頭。嗤嗤一陣鷺鷥笑。那神情姿態。完完全全。活脫兒是由電影上學來。外國女人浪漫妖媚的樣兒。陳少奶奶站起來。就嘆口氣道：「徐小姐。你的舉動。實在讓我傷心極了。我看你宛如換了一個人。那像從前的徐素秋。你祇顧行其所欲。不顧旁人齒冷了。徐小姐。以我看來。你還是回家去。那家裏張媽。昨天等了一夜。她也不知你宿在那裏。連眼睛都熬紅了。你說實話。昨天到底住在那裏了。徐素秋見他問到住處。她眼皮一眨。嚙嚙一聲笑了。說道：「陳太太。你問我住在那裏。好的很。我那裏不能住。就住在春明飯店了。」陳少奶奶見她說住在飯店。那她一夜所爲。也就可以想見。不禁左思道：「徐小姐。你竟以飯店爲家了。也罷。今天你無論如何。也必妥和我回家。不要再住飯店了。」徐素秋拈着一隻香煙。重重吸幾口。噴出一縷濃烟。又笑道：「用左手<sup>裏</sup>中指大指。擺着香煙。那食指一彈煙灰。聳聳肩頭。一笑道：「今天麼。今天更不能回家去了。你沒有看見那位唐少爺麼。他是我一位新朋友。我要和他玩一夜。不能回家了。」陳少奶奶見她臉皮這樣厚法。居然要說。和那唐少爺玩一夜。立刻臉皮一紅。也變了態度。冷笑道：「徐小姐。你好你好。你竟妥和那樣浪蕩公子晝夜同遊。不顧名

譽不顧地位了。我以朋友的資格來勸告你。你若永遠和那種墮落人爲伍。前途將要不可思議。你自己願意把以往的名譽地位煙棄。則與我無關了。」徐素秋見陳少奶奶說那唐少爺不好。譏諷自己她又聳肩一笑。說道：「唐少爺是一個風流才子。怎麼能說不好。他又能做詩。又能繪畫。又能寫文章。我和他完全是一種文字之交。我們要朝夕研討學識。吟詩繪畫寫文章。我現在的志向。就是各行各色的人。都要識認一下。以便利用我的色。來看他們的怪現象。我覺得好玩。這就是我的主張。旁的我不講。我不過感覺這世界上。不是男玩女。就是女玩男。我已往是給男人玩了的。這以後。我不管是第一種。第二種。第三種。以至於若干種男人。我抱定都玩弄遍的宗旨了。報我以往給男人玩弄之仇。」徐素秋這話說的沉痛。百分她說完了。聳肩又一笑。那一笑。却變作苦笑。陳少奶奶聽着發怔。看着徐素秋一副妖嬈神氣。聽聽她的荒謬言論。不覺點頭嘆道：「徐小姐。你的神經病。大概又要發了。我們不忍看你玩弄人。祇好再見了。」那徐素秋又嗤嗤笑了。順眼看看陳國瑞。那陳國瑞呆着眼。也在看着她。他兩個眼風一碗。那陳國瑞就插進一口。說出幾句話來。欲知後事。請閱下回。

## 第九回

## 陌上踟躕花飛春已去

## 湖邊悵惘人歿水猶寒

且說陳國瑞見徐素秋大言不慚。據說要以男人爲她的惟一對象。不惜玩弄普遍。登時倒抽一口冷氣。笑道：「徐小姐。你這話是當然麼。是否還要再思一思。再想一想。我以爲你還還思一思。想一想。爲對不可任興而爲。遺後世之羞。那時豈非掏盡三江之水。也難洗這一生的污穢。要知道一之爲甚。不可至再至三。徐小姐。這話你聽得懂麼。」徐素秋半天不理陳國瑞。却不意他忽說出這一篇話來。聽了之後。祇笑了一笑道：「陳先生。你也來說了。我現在沒的可說。祇請你看我的將來罷。陳先生。我們別了。」

說完。她聳聳着肩頭。又顫抖着渾身的肉。一步一搖。款動高跟皮鞋。走到一邊去了。陳國瑞收了個沒意思。他回頭望望陳少奶奶。那陳少奶奶也正怔着。他們兩位互相瞧着。臨了。陳少奶奶搖首嘆氣。說道：「二弟。你我回去了罷。那張媽方面。我們也有的答覆。好在有事實證明。教她自己到春明飯店去找她。也就是了。」陳國瑞悵悵的點頭答應。他二人方委會賬離去。忽聽嗶嗶啾啾。一陣樂聲起處。滿地板上人影翩翩。又是一場跳舞的起始。這一場不是狐步。却是一場探戈。還是跳舞中最難的。而且多少。近於浪漫。徐素秋夾雜在人叢中。一翻一轉。一扭一彎。把那一條水蛇似的。麵條一般的柔軟的腰肢。在他對手的臂彎裏擺動。那對手自然不是別的人。就是那戴小帽。穿長衫的唐少爺了。他兩個到了一起。真個是工力悉敵。祇見他們弓腰貼地。送送迎迎。真好似一對穿花蛺蝶。在人叢裏亂轉。看到這裏。已然嘆為觀止。陳國瑞想到那從前。在南海裏避雨的那天晚上。徐素秋是如何的天真可愛。不想如今。一變成了浪漫女人。這真是意想不到。他深深的吁了一口氣。說道：「嫂嫂。我們可以走了。這樣的女人。我們也沒辦法了。」說罷。和陳少奶奶會了賬。兩人走出桂花舞場。那舞場的門一推。一個人脚步蹣跚的正迎面搶進來。和他們正好撞個滿懷。那陳少奶奶見他如此張皇。不禁喝道：「你這人。瞎撞甚麼。抬起眼睛來。你看一看。這裏有人。」那人也是個西裝少年。他身後還跟着一個女的。把頭抬了一抬。陳國瑞就看出是誰來了。說道：「這位是王先生。嫂嫂。你不認識了。」陳少奶奶聽見二弟說。她果也定睛一看。祇見那人正是王明春。他身上西裝。仍舊整齊可觀。不帶甚麼狼狽模樣。祇是他的臉上。却橫七豎八的。添了幾塊點綴品。却是一塊一塊的。醫院添上去的橡皮膏。連左邊眼角。都遮上半邊。縱縱橫橫的。顯見是昨天奮鬥的而受傷。這傷痕雖都不甚重。然而已夠人看着悽慘的了。陳少奶奶看了。心中惻然。故意笑道：「哦。可不是王先生來了。這是怎麼樣。臉上那來的這多傷痕。」那王明春吃了一肚皮酒。和那女人搖搖晃晃。

冕的跑來。就已然昏天黑地的大醉。見他們招呼自己。卽把醉眼也斜着。睜了一睜。也認不出他們是誰。祇懸笑着道：「喝。這裏又是一個小娘們。乖乖龍東。真叫漂亮。我大爺有錢。你們都來呀。」說罷。那一條左臂。掄起來一兜。就幾乎抓住陳少奶奶。陳少奶奶向後一退。算是躲開了。那王明春抓了一個空。嘴角下流出涎沫。望見陳少奶奶長笑一聲。又要搶上前去。陳國瑞看見他。已然是氣不從一處來。又見他顛三倒四的。如此狂悖。更怒火上冒。何況自己存心已久的。很想替徐素秋報復。他聳上一步。把他衣領一抓。往懷裏一提。喝道：「你回來。眼睛睜着沒有。看看那是誰。」王明春酒吃多了。脚下沒根。早給他抓過來。他也彷彿吃了一嚇。呆看兩隻醉眼。望着他不響了。陳國瑞手已經揚起來。方要往他臉上打下去。那陳少奶奶却又過來攔道：「二弟。你不要打他。他醉了。讓他滾蛋。現他的眼去。自有人管他。」陳國瑞捉住他。見他胡裏胡塗的。也覺得打這樣的醉鬼無味。把手又一鬆。喝道：「滾你媽的蛋。現你們家的眼去罷。」說時。那另一隻手。又他的脖頸。一隻脚上去。踹了他的屁股一下。那王明春爛醉如泥。脚下沒根。那裏掙扎得來。一個前撲虎。但聽唏哩嘩啦。哎喲。幾種聲響。同時發響。那舞場內的一個西崽。捧着一個擦得賊亮賊亮的小銅盤。內放兩杯熱氣騰騰的咖啡茶。正從他面前經過。王明春一個筋斗。不偏不歪的。恰巧正撞在他身上。唏哩嘩啦。是西崽閃躲不及。那手裏的銅盤掉下來。兩杯咖啡傾翻。那銅盤和咖啡落地的聲音。哎喲。却是西崽驚得叫喊出來。和王明春的一撞。那跳舞場地。都是打了蠟的。這一撞。脚下一滑。仰面摔倒了。他們這一跌。翻場中的舞客。有的沉穩。尚在故作不覺。跳他們的唐戈。那些好看笑話的。早把手鬆開。彎腰打跌的。笑得肚子痛。跳舞場的空氣。立刻盪動起來。陳國瑞隨手一下。原是爲的出氣。倒不想惹出禍來。看着又笑。那王明春身後跟的女人。却驚得花容失色。叫起來道：「這是怎麼說。你這人不要跑。把王少爺摔壞了。」說時。她已趕過去。瞧看陳國瑞將手一揮。罵道。

「我摔壞了他。應該怎麼樣。也不過臭一塊地。」那陳少奶奶怕他惹出事來。見他打了人。還在不依。非要鬧出事來。忙着一瞅他。說道：「二弟。你不要和他搗亂。我們不管閒事。走了罷。」陳國瑞趁這功夫。還沒有多人注意。也覺得是走了痛快。給他一點苦頭吃。就可以完了。笑了一笑道：「也罷。我們不管他了。走了好。」說完。和陳少奶奶走往外邊去了。那王明春爬在場中地板上。自有西崽過來。幫着那女人扶起他來。王明春依然是顛三倒四。哭笑不得的。坐着瞎鬧。這舞場裏是外國人開的。人家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看見王明春吃得爛醉。已換着一個大肚皮過來。冷着一張面孔。猶笑道：「你摔了東西。是要賠償的。拿你的錢來。算算你的賬。」王明春人雖醉了。見了外國人。那心上已似乎明白一點。拿着一張五元鈔票給他道：「你算去罷。我摔了的我賠。」那外國人接去鈔票。方要收下。不提防。跟着他的。那個女人。看得不滿意了。她搶前問道：「東西摔了。你們要賠。那打人的人。你們為何放他跑了。」那外國人拿藍眼珠。看她一眼。並不作答。祇把那鈔票收下。拿出零錢付給他。翻一翻眼皮道：「那是你們中國人打中國人。與我們外國買賣不相干。快着給戈歐特。」給戈歐特是一個英文字。即是滾蛋之意。說完了。那外國人更不客氣。一把抓起王明春衣領。一把抓起那女人衣袖。一齊把他們推出。她們待要掙扎。那外國人力大如牛。掙也掙不動分毫。祇得老老实實的。給他推出來。那外國人推到門外。還用腳踹了王明春屁股一下。罵了句：「典佛魯。」他才關門回去。那王明春給這一踹。他腿不由己。一軟就順着那幾層石階上跌下來。溜到平地上。一屁股坐下了。他甚麼勇氣也沒有。祇有痛楚呻吟。坐着不起來了。這舞場外的一圈圍短圍牆。小木板門旁。站着本有三四個中國乞丐。那乞丐也和別處不同。並不是普通的中國人。乃是一個一個。缺胳膊短腿。受了殘廢的中國窮老花子。每天一晚上一夜上的。在這門邊一等候。着那碧眼黃髮的外國紳士女人。由這裏出出入入。向外國人舉手及額。頗行軍禮。口中並不時說着：「

噎死。歐來。僕爾曼給府密營地母。撲里司。」的不三不四的英國話。有時候外國人一高興。給他們幾個挖出來的毛錢。他們便恨不得泣血稽顙。連連說着。「三刻油尖頭曼。」故此這在旁人看起來。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但是我們賢明的市政當局。絲毫不加理會。一任他們給中國人現眼丟人。所以那幾個殘廢人。日子一多。由外國人手裏討的毛錢也多了。他們居然也彷彿成了外國人。見了中國人。並不加睬理。連甚麼叫同類互助。也忘在一邊。祇是二目上翻。忘其所以。連他們的同胞。全不認識。這天看見王明春被那外國人推出來。跌翻當地。他們站立觀望。躊躇不前。那是他們的本色。不必說了。可恨的是。他們不但不加援助。反而鼓起他們的小手掌。嘻嘻笑着跳躍着。噙了幾聲好道。「中國人又給外國人打了。外國人舞場。是不要醉鬼的。這是做戒你的下次。知道了罷。」氣得那和王明春一起的女人。連罵幾聲亡國奴。他一個攙是攙不起來。還是到那木板門外。喊來兩輛洋車。說好地方。叫車夫攙起王明春。推出外面。扶上洋車。拉着他回來了。王明春坐在洋車上。冷風一吹。就已多半清醒。直待洋車停在自己家門時。他打了幾個嚏噴。似乎是一機伶。酒氣全消。霍地把眼一睜。說道。「這是甚麼地方。」王明春出了聲。那女人就不怕了。他把王明春送到門前。責任已盡。拍拍他的肩頭道。「王大少。到了你的家。你進去。我也回去了。」那王明春看見燈光影裏。那女人的面貌。他尚恍惚記得大半。自己在跳舞場出醜。種種現像情形。不由搖了一搖頭道。「老三。你送我回來的麼。我若沒有你管。今天豈不大吃虧。你等我給你錢。」說完。他的手掏了一掏。幸而那錢鈔未丟。他數了數。也不知多少。一古惱兒塞到那女人的手裏。笑道。「老三。你拿了去罷。不必數了。」那女人見他說給錢。嘴裏尚說着。「王大少不必費心了。我身上有錢呢。」雖然那樣說着。她的手不但不往下撒。反而迎了上去。將那錢鈔已然接過來。鄭重掖進衣兜。稱謝道。「王大少。謝謝了。到了你的家。請你就進去罷。我走了。」王明春這時坐定。一想。才覺出腰酸腿疼。



那兩個勛斗。摔的實在不輕。沒奈何。笑道：「你去罷。我自己會進去。」說罷。手扶着胯骨。坐在洋車上。呻吟不絕。那女人有了錢。越發熱心了。他更上去。爲他敲敲門環。按按電鈴。直到裏面。僕人應聲。她才走了。那僕人來開門。先問一聲誰。王明春哼着應道：「我。我是少爺回來了。那僕人聽着聲音。奇怪。又把那大門外的一盞電燈。由裏面電門擋着。把那門上的一塊銅漏洞打開。張張外面。却又吃了一驚。祇見外面燈光下。洋車上坐定一人。那人的西服狼狽。沾了一身的灰土。半倒在洋車上。正在呻吟。看那面貌。却實是在那王明春。那僕人驚得叫道：「王少爺。這是怎麼說。你摔倒了。」王明春坐在洋車上。又哼哼又哎喲的說道：「你看見。還不開開門。當心太太回來看見。」那僕人聽見。才覺出事有奇突。不容遲延。慌忙開開門來。湊到洋車旁。彎下腰去。細細一看。他說道：「少爺。這是怎麼樣。臉上的傷痕。還沒有好。爲甚麼。又摔得這們厲害。王明春坐在洋車上。那兩隻皮鞋。踏得洋車下的木板。拍拍山響。說道：「那邊汽車來了。你快攙我下去。不要那太太回來。看見我麻煩。」那僕人聽了。扭過頭去一看。果然遠遠的射來一片燈光。閃灼得半條街都亮了。又聽得汽笛嗚嗚的響了。幾響。聽着是在家中汽車的聲音。那僕人便慌了。說道：「果然是太太回來了。少爺。你快下車。跑進去躲躲罷。」說罷。忙着舉手上去。攙起王明春來。把他扶下洋車。還沒有邁出幾步。那輛汽車飛也似的。就跑到門前來了。王明春自從在跳舞場裏相打。而受了傷。他回來深恐受責。并不給王太太看見。今天看見她來了。如何能不慌。嘴裏還說着：「快快攙我進去。不要教她看見了。不得。」腿下又一使勁。咳。咳。嗆。嗆的。才走進大門去。那汽車一到。王明春已然走進去。王太太也下了汽車。她裹着一件皮斗蓬出來。就見看那門外的洋車。而且那王明春的背影。也給她看見。便站住問那車夫道：「你拉誰來的。從那裏拉來的。」那洋車夫馬知道其中的厲害。他祇知道有問必答。率然答道：「從東長安街桂花舞場拉來的。是少爺坐的。」王太太一聽是少爺。她就明白。

王明春出去。又沒有幹好事。他的精神。又都消耗在跳舞場裏。噉了一聲。走進大門。直奔上房。坐下。就喚過老媽。說道：「你叫過少爺來。我和他說話。」那老媽答應着。走到後院來。叫道：「少爺回來了麼。太太請你說話咧。」王明春給聽差攙扶進來。他揉揉腿。下曲彎的膝蓋等部分。覺得隱隱作疼。一個人想着。醉後所幹的把戲。又是難過。又是生氣。忽聽老媽來叫。他慌得把頭頸。縮向被筒裏面。又將手一陣亂搖。嘴裏說道：「少爺還沒有回來。還沒有回來。你去告訴太太。那老媽一聽。也倒笑了。明明少爺嘴裏說話。却說是少爺沒有回來。豈不大相矛盾。哄騙那不懂事理的人。笑道：「好罷。我回去就說少爺沒有回來。看看她信不信。」說完。又走回去。報告那王太太道：「太太。少爺沒有回來咧。」這老媽也是知道王明春有難言之隱。不敢給王太太看見。她給王明春一說。謊話不要緊。那王太太却兜頭一口。噉道：「放屁。少爺胡作非爲。多是給你瞞哄的。忘了好歹。我看見他回來的。怎麼說會沒有回來。」那老媽聽說是看見的。這就不便瞞哄了。戰戰慄慄的答道：「少爺在屋裏。他自己說不在家。」王太太聽了。也不禁好氣好笑。罵了一聲混蛋。忙着出來。跑到那後院。誰也不使喚自己。來叫王明春。那王明春打發老媽去後。他以爲天下太平。從此無事。自己正縮在屋裏。一聲不響。想着舞場的事。可氣。那王太太却一片聲喊來。說道：「明春。你躲在屋裏。不見我是怎的。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王明春一聽。是王太太自己來了。他嚇得把頭一縮。又縮到被子裏。說道：「嬌母不要進來。我光着身子。還沒有醒咧。」那王太太那裏聽他說話。胎一下。就把屋門踹開。一下闖進來。道：「好呀。明春。這兩天。你又跑到跳舞場。送洋錢去了。我早都知道。你不要瞞我。」那王明春縮着頭。不敢給王太太看頭臉。祇是說道：「豈有此理。我不是由跳舞場來。我一天也沒有出去。」王太太見他祇有強辯。又見他藏頭露尾。不肯示人以色相。其狀大有可疑。方要喝問。忽然那外面僕人又回道：「太太在少爺屋裏。來客了。張小姐來了。」王太太一聽。張小姐來。這就是

張美麗小姐了。他立刻撥去怒容。重現喜色。滿面堆下笑來道：「快請到上房。快請到上房。」又轉面對王明春罵一句道：「今天饒你這會。等等我見了張小姐來再說。」說罷。她回身出來。走到外邊。果然看見那張小姐穿一件皮外衣。站在上房外的石階上。愁容一臉的好像心中有甚麼鬱鬱不舒的事情。不像她平常一派樂觀的神態。王太太就走上去。笑容滿面道：「張小姐。你從那裏來。怎麼不進屋裏坐。」那張美麗見了王太太。一張佈滿愁容的臉。始淡淡添上一層笑意。說道：「王太太原來是在家。我還以為你又出去。不敢一個人進屋子。」王太太上前拉着她。和她走進上房裏。各自坐下。喘了喘氣。再看着那身上。一件皮斗蓬。兀自未曾脫下。便不禁好笑道：「張小姐。你說的是甚麼話。我剛回來。怎麼能出去。看看我的皮斗蓬。還沒有脫下去咧。」那張美麗看着她身上。也不由笑了。說道：「王太太。你到後邊幹甚麼。一進門就跑了進去。衣服也顧不得脫。」王太太起身脫去斗蓬。回手交給老媽子們。拿去掛了。又嘆了口氣道：「這話不是別的。我們的大少爺。這兩天天天不在家。出入都沒有定時。實在太難了。今天我們前後腳進門。我看見他回來了。特去問他一下。還沒有說幾句話。可巧張小姐你來了。」張美麗聽說為的是王明春。她也眨着眼皮。想了一想。笑一笑道：「王太太。你別過意。我要說兩句話。那位大哥。可實在太愛玩了。這兩天不見。我不知他在那裏。今天那小報上。登載着他一段新聞。王太太想是不曾看見。」王太太一聽這新聞二字。當時不勝驚異。趕緊向着張美麗道：「我們少爺在那裏鬧了新聞。你拿着那報紙麼。給我看一看。」張美麗由大衣兜裏掏出一張摺得極小極小的報紙。交給王太太。笑道：「倒不是甚麼要緊的事。不過王少爺在跳舞場裏。和人家打起來了。給小報記者得去。便當作一件大事看了。王太太連忙打開這張報紙。那社會新聞欄一找。果然那第一欄。就是王明春的事。那標題是：「跳舞場裏爭風吃醋。銀行協理與公司主任血戰一場。」底下的文字。更是詳細。登着：「桂花跳舞場。為本市

第一外國人開設之跳舞場。音樂高尚。舞女如雲。每天開場。一班布爾階級之舞客。無不爭先恐後。座爲之滿。板爲之穿。（注板着地板也。）日前夜間。舞客正在興高采烈。突有德華公司主任王明春者。與國本銀行協理譚執中。因爭一女友共舞。大起交涉。始則相罵。繼則相打。終而扭扭揪揪。在舞場外空地上。一決死戰。因而二人頭破血流。已不成其模樣。嗣經警察趕來。將二人勸開。解送區署成訟。女友則鴻飛冥冥。不知去向。現在各舞場已將此笑話。傳爲奇談。無人不知云云。」王太太看完了。她已氣得不可一世。拍案道：「明春這孩子。越來胆越大。真不要臉。這眼現來現去。現到報紙上去了。老媽子。快給我叫他來。」那旁邊站的雖有老媽子。看見王太太鬧了這大的氣。她們那敢驟然答應。祇在面面相覷。你看我。我看你的。不言不語。王太太看了。更拍案怒道：「你們敢不聽。快快去叫他來。就說張小姐要看看他。」那老媽子有胆子大的。怕的王太太一怒而砸飯鍋。已經答應着。又走到後邊。叫道：「少爺。您快到前邊去。太太叫少爺去呢。張小姐也在那邊。太太請你有話說。」王明春縮在被裏。就彷彿作了甚麼見不起人的事。其實他早聽見張美麗來了。他雖然有心。也不敢出去。越縮得往裏了。老媽子喊他。他在被裏應道：「你去告訴太太。我病了。不能出去冒風。實在對不起。不能見客。」老媽子碰了一個釘子。不敢再問。祇得應了。回到上房道：「太太。少爺說病了。不敢冒風。他不能出來見客。」王太太一聽。王明春病了。她的怒氣。更不由一處來。抬手拍的一聲。就打了那老媽子一個大耳光。說道：「他病了。他一肚子鬼胎。怎麼能不病。豈有此理。他不動我也會去找他。」那老媽子見太太怒氣衝衝。捱了這一耳光。忍氣吞聲。不敢多言。退出去了。王太太霍地往起一站。說道：「我去找她。張小姐。你且在此少待。」那張美麗見她一怒不定。鬧成多大。自己反悔多此一舉。不該前來多事。笑着勸道：「王太太何必動怒。我此來決未想到鬧了這個禍端。王太太若是鬧起來的話。反使我不安於席。立刻就要出去了。」王太太在氣頭上。那裏肯

聽張美麗的勸。見張美麗說了。她決不顧慮。仍舊勇往直前。拿着那張報紙。跑上上房。說道：「張小姐。你也來。我們一同去看看他。你來你來。」說着幾個你來。她跑往後院去了。張美麗一想。事態已趨嚴重。自己一半是起禍根苗。多少須負些責任。而且也希望見着王明春。聽聽他是怎麼回事。那報上的消息。若萬一不確實。豈不冤枉了他。慌忙一邊說着。王太太請回來罷。不要生氣。一邊追着到後院。見王太太站在一間房門外。把那房門。擂鼓也似的。砰砰亂敲。嚷着道：「明春。你開開門出來。我給你看看這張報。你瞧瞧。登上你的新聞了。這臉露的有多們大。」原來那王明春自老媽去後。深恐有人再來。他自己把那房門。已然關閉緊嚴。由內下鎖。任是誰來叫喊。再不肯開門。王太太嚷得聲高入雲。敲得動天驚地。王明春縮在被筒裏。祇是置之不理。這辦法異常得用。王太太敲了半天門。結果等於零。人家全不理睬。氣得拍門敲窗的大罵道：「渾蛋東西。我在外面快氣死了。你還在裏面躺着不動。有本事。你一生一世不出來。死在裏面。倒省了我的飯。喂給那貓狗多吃點。」罵着氣焰也逐漸消滅。無可如何。嗚嗚咽咽的失聲痛哭。張美麗見王太太氣焰萬丈。先本是不敢相勸。這會稍見鬆弛。才敢上前。笑道：「王太太回去罷。王少爺大概睡熟了。我們且回去吃飯的時候。他自會起來。難道說真個不起來了。」王太太一想。這方法極對。他閉門不納。須不能永久的效甘地之絕食。吃飯。必要出來。便告訴那左右老媽聽。道：「少爺醒來。要茶要水。你們不管伺候他。倘你們伺候了他。讓我知道。我祇有砸了你們的飯鍋。」那老媽聽差。一個一個。心驚肉跳的答應了。王太太這才又罵了幾聲：「渾蟲。你不出來。大事就完了麼。看我不絕了你的糧。有本事。永遠不吃飯。」說着和張美麗到前邊去了。王明春在房裏忍了半天。王太太雖未進門。這法了可未免太狠了。自己呼喚若是不靈。豈不成了在陳絕糧。飲食都無人伺候。說也奇怪。不提起飲食一些也。想不起來。這一提起飲食。肚皮裏咕噪兩三聲。業已空洞洞的。特別難過。嘴也乾燥得發火。不

用說多們渴得難過。捱了好大半天。竟爾打熬不住。沒奈何。哀鳴看道：「聽差老媽。你們都跑到那裏。少爺又渴又餓。你們真心不管了。」那左右的聽差老媽。聽是聽見了。但是誰肯上前答話。冒着砸飯鍋的危險。因之一個個不聲不響。隨他去喊去叫。祇不應聲。王明春哀鳴了半天。無人答話。他氣得難過極了。最後忍住心頭怒火。央告着道：「諸位先生。我實在又餓又渴。你們千萬不可坐視。就是你們去報告王太太一聲。讓她來。我和她說都可以。」那聽差老媽聽了。這才放大胆子。跑到前邊來。報告王太太道：「太太。少爺餓了。他讓我們來請王太太。」王太太這時已然送走張美麗小姐。氣焰業已少休。罵了聲：「渾賬東西。你原來也有餓的一天。不是老不吃喝了。」說着。隨向老媽聽差叫來。到王明春臥室外。叫道：「少爺原來餓了。你開門。我進去。王明春到此時節。甚麼也不管不顧。先想法治渴治餓要緊。忍着頭痛起來開了門。讓王太太進來。低着頭。不言不語。好似那法院上的囚徒。靜待審判一般。王太太一看這王明春。太妙了。那臉上的橡皮膏。東一塊。西一塊。貼得祇有眼睛鼻孔。兩唇露着。那其餘的肉皮。完全給橡皮膏佔據了。當時又驚又氣。坐下氣呼呼的罵道：「你這小肖的孩子。你照鏡子。看看你這德行。多們缺。你怎麼弄得如此。報紙上都登了。你現的眼太大了。」王明春低頭侍立。聽着王太太數說。不言不語的。一句話不說。王太太罵罷。又見他不應聲。氣得喝道：「你有話也說說呀。怎麼弄得如此。若是受了人的欺負。我也好給你去復仇出氣。我王家的人。不能白白給人家打。洩祖上的氣。賣祖上的德行。」那王明春見王太太問自己挨打的經過。自己事已如此。瞞着無益。祇得說道：「嬌母不必着急。我這打是為表妹徐素秋挨的。而且當時捱打。當時就解決了。區裏罰了我們兩人幾塊錢。交保完事。已然解決了。」說時。卽不等詳問。把桂花。萍場內的情形。一齊說出。給王太太聽。又說道：「嬌母請想。我表妹已然一變而為浪漫女人。在交際場裏。不問生張熟魏。一律歡迎。樂與周旋。我這做表哥的。是否有上去干涉的權。

力。但我一干涉。那姓諱的。反暴打了我一頓。我這捱打的。委實冤枉。嬌母不要生氣。我都錯了。」王太太萬想不到。他這挨打的是由徐素秋身上而來。登時怔了一怔。轉念道：「好呀。我怎樣囑咐你。叫你莫和表妹往來。你怎的還和她早晚廝纏。這是你咎由自取。怨着誰來。看你以後還和她來往不。我說你不聽。祇好請外人來管你來了。」王明春滿肚皮的怨氣。給王太太一說。不覺悲從中來。流下幾滴眼淚。愈極而哭道：「我後悔了。我覺悟了。」王太太見他哭起來。倒覺得好笑。說道：「你還有這覺悟的一天。那還不錯。你覺悟的是甚麼。後悔的。又是甚麼。說上來我聽。」王明春哭了兩聲。也不哭了。說道：「嬌母還來問我。這話是嬌母說的。我不過以前忘了。此刻又想起來。我悔不聽嬌母之言。早早與徐素秋斷絕往來。我覺悟的是。人生甚麼談情說愛。全是假的。我不滿意現代的女子。我覺得現在的女子。沒有一個是好東西。」王太太聽他整個的。把以前主張推翻。不再迷戀着徐素秋。她立刻轉怒爲喜。笑道：「這也不一定。你的言重了。你現在感覺如此。那是未得到女性的正當和真誠的安慰所致。我想你若對於張美麗小姐。稍微問色。所得必不如此。我勸你還是和張小姐要好罷。」王明春聽嬌母說了。他摸摸臉上一塊一條的橡皮膏。搖着頭不言語。半天才道：「等我臉上傷痕好了再講。我這時把臉容毀傷。不敢再談愛情。張小姐見我也笑死了。」王太太見他臉上的傷。果然非常滑稽。怪不得不敢見人也。笑罵他兩句。說道：「現你們的眼罷。我不管了。」說罷。開門走出去。不再和他說話了。王明春困坐愁城。也不再想出去。過了十來天。臉上傷痕好了。他才出來。到外面遊玩。但是。也不跳舞。祇到公園裏。散步徜徉。聊舒這十幾天之鬱悶。祇不過那天氣冷了。公園的河水。業已凍得堅實。光滑如鏡的冰面上。已有那好事的商業家。佈置出溜冰場。公開售票。因之遠聽音樂鏗鏘。金鐵皆鳴。近看那人影亂飛。東來西去。旁的地方。雖然冷落無人。這一部分溜冰場。却萬頭鑽動。異常熱鬧。王明春偶然踏到這一部分來。看見溜冰場的生意。

如此興隆。他也呆了。站在席棚內的地板上。向玻璃窗外張着。不覺見獵心喜。蠢蠢思動。想着上去。又因爲自己沒出息。這幾年皆在南方。對於溜冰一說。實事素來夢見。復又畏懼着。不敢一試。心裏想着。若得一人教授。方敢穿鞋上去。這樣祇有翻筋斗。給人家看笑話。正想着。忽聽場上人聲鼎沸。哄然嘩笑。忙順眼去看。祇見那冰上正有一個二號大胖子。摔了個仰面朝天。四平八穩。他的一身西裝。沾滿冰上的泥水。在那裏一爬一摔。往起掙扎。王明春看得明白。你道這胖子是誰。原來正是自己的對頭冤家譚執中。王明春看了。暗暗洩着忿。冷笑一笑。忽然身後一陣嚶嚶笑語。吹來一片似蘭似馨的香味。有兩個女人。並着步走來。王明春看她們皆是穿着翻毛貂皮外衣。手裏提着溜冰鞋。頭上燙着捲捲的髮。派頭來的時髦。自己看明白了。那兩個女人之中。左邊一個。正是自己前所未敢一見的張美麗。那右邊的一個。却認不清是誰來了。王明春看見張美麗也提着溜冰鞋。知道她定是此道中的一個老手。趕忙招呼一聲。張小姐笑道。「張小姐。你也是來溜冰麼。我看了半天。」張美麗這回見着王明春。却大不如以前之熱烈。祇把頭微微一點。說道。「哦。密斯忒王。你也來了。」王明春看出她的態度冷淡。祇不過自己尚不死心。不肯即刻中止。笑道。「可不是麼。我來了半天。看也看了半天。這種遊戲。說起來不怕張小姐笑話。我還不大會。因爲我在南方。一向沒有看過。所以今天看了。非常覺得新鮮。張小姐你既會溜。那好極了。我等一會。少不得叨光一下。要跟你學一學咧。」張美麗聽他長篇大論。說了又說。自己平常愛聽。此刻却不免聞之生厭。笑了一笑道。「密斯忒王。你既然不會。那麼你看看好不好。我要溜去了。」王明春看她冷冷落落。不大喜歡。忙答應道。「那是自然。我祇好作壁上觀了。」張美麗點了點頭。卽和那女人走到一邊。脫去高跟鞋。換溜冰鞋。整理一切。那茶房屈着一膝。跪在當地。替她們脫鞋。換鞋。繫鞋帶。把她們的兩隻玉足。隨便搬來搬去的摩挲。王明春站在旁邊。祇看得眼中冒火。恨不得搶過去。一個耳光。打閉那茶



房。讓自己去代理職務。本來這種肌膚之親。是自己的優先權。何物茶房。竟敢取而代之。王明春雖作此想。畢竟是公共場所。也祇得敢怒而不敢言。看着冒火而已。轉眼溜冰鞋換好。張美麗和那女人站起來。王明春就趨前鼓掌道：「張小姐。今天是我第一次看見你溜冰。你多多加油。我先給你拍拍手。」張美麗看他如此。反覺不勝厭煩。祇淡淡一笑。說了一句：「好罷。王先生不會。你看着我們溜罷。」說罷。她和那女人踏着溜冰鞋。一歪一拐的。走下場去。王明春也忙着後隨。跟着他們下場。那時場上三三五五。東來西去。盡是些個溜冰男女。張美麗和那女人。兩雙穿着溜冰鞋的脚。一踏着冰面。恰好似如魚得水。分外活潑。三晃兩搖。兩隻脚東西一拐。已然穿入人羣。不見踪跡。王明春因為未穿溜冰鞋。站在冰面上。兩隻脚不大得勁。邁不開脚步。這一看見張美麗跳了他心裏一急。脚下也一使勁。想着跟上去。忘却是在冰面上。祇聽吭啞一聲。仰面朝天。王明春跌了一交。四平八穩。睡在冰場上。他這一摔倒。要緊倒不見得。可是一身西裝。算是完了。而且那冰面上。是如何的光滑。爬來爬去。手指抓不住。啞溜啞溜。再也站不起來了。那些參觀的男女。看見王明春出了醜。這比那二號大胖子出的。越發醜大了。大家哄堂而笑。各把眼光送過來。可是沒有一個上前援手。祇看着他的掙扎姿態好玩。王明春掙了半天。最後才由那身旁的一個小孩子。瞧着不忍。急公好義的。把他算是半攙半扶的。架起來。一看那西裝褲子。銀灰色變成污黑。那褲襠中。並且扯了一個大洞。把裏面白襯褲露出來。非常難看。那旁邊眾人。又不免譁笑一番。王明春壯士無顏。合着一臉羞慚。一歪一拐的。走上台階。尋個座頭坐了。茶房走過來。兀自打上一條熱毛巾。問道：「先生。你擦擦手罷。吃點甚麼。」王明春這才一看兩隻手。泥淋滿掌。可不是摔得可以。便接來。毛中擦乾淨了。手說道：「來一杯紅茶吃吃。不要點心。」茶房接去一條泥毛巾。笑着去了。王明春方才還不覺。這時坐下了。才覺出兩條腿酸疼。膝蓋上一陣陣的劇疼。約摸是摔得兇了。氣得呆呆半天。無可

如何。眼看身旁脂香粉膩。走過走來的。盡是一雙雙一對對的摩登男女。不免心裏酸溜溜的。祇得裝着不聞不見。茶房捧上一杯紅茶。王明春呷了一口。也辨不辨不出是苦是甜。茶房又送來幾塊砂糖。笑道：「先生請糖。」王明春始才曉還沒有放得糖。不禁啞然失笑。忙把砂糖放進幾塊。用小匙攪一攪。呷了一口放下。似乎<sup>嚙</sup>出是甜津津的了。那場上溜冰男女。其樂未央。越聚越多。王明春坐着也看不見。張美麗小姐等等。都在那裏。歇了片嚮。又站起來。那茶房早飛也似的打來一條毛巾。笑道：「先生您走啦。一共兩毛錢。」王明春見茶房如此說。分明是攆自己走路。那毛巾接來。擦一擦手。不很願意的道：「你忙甚麼。我起來溜溜腿。並不是想走。」那茶房收去毛巾。又躬身陪笑道：「先生不走也好。我看先生的意思。以爲是要走。過來問問。好讓別的茶座。你瞧那邊有多少人。都等着座位咧。」王明春一聽這話。簡直說的明白。是請自己走路。自己不便久坐。就誤人家的買賣。笑道：「那麼給你錢。我先走了。」茶房還笑着道：「先生別忙。多坐一坐。王明春也不理他。掏出三毛角鈔。交他完事。茶房喊着小費一毛。一手舉着毛巾。和茶杯。跑到賬房報賬。這裏王明春慢慢走幾步。那腿上的痛疼。似乎更重了。哼了幾聲。不敢再越雷池一步。站在場門上一望。那張美麗二位小姐。恰好溜到這邊來。王明春走動不了。急抬手招呼道：「張小姐。張小姐。我摔了一個跟頭。你看看多倒霉。」那張美麗原來不想過來。可是看他如此。溜過來。笑道：「王少爺。你怎麼了。」王明春指着褲管。嘻着一張嘴。笑道：「張小姐。你看。我摔了一個跟頭。」那張美麗望望他的西裝。髒破得難看。笑了一笑。說道：「哟。王少爺摔了。這是怎麼說。」說完。她又橫三豎四。左脚一起。右脚一低。溜着跑開去了。王明春見她還是不走。無可如何。祇得站在場門邊。張望等了很大功夫。還不見那張美麗二人上來。那天氣卻已黑了。冰場上白亮亮的冰。再經那電燈光一照。越發像一座水晶宮。席棚上的電送留聲機。噲噲啞啞。唱的正是一張麥唐娜的大軍進行曲。韻調興奮已

極影響的溜冰客。一個一個都樂而忘返了。王明春直立到天黑好久。月亮當頭。那張美麗兩個人才笑喘喘的攜手走上來。王明春等了這久。好不容易等出章程。見了張美麗。喜不自勝。迎頭又鞠躬。又點頭的。「張小姐溜完冰了。我今天得見你的技術。着實眼福不淺。你不要歇歇麼。」張美麗和那個女友興興頭頭的上來。不意王明春守着不去。登時一皺娥眉。笑了一聲道。「王少爺。你現在竟會沒有走。」王明春少不得又拿出那伺候女人的本領。淺笑低聲道。「張小姐。說那兒的話。我不等你等誰。你不上來。我豈能夠走。」說罷。用手指點。往那邊茶座上相讓。又笑道。「坐坐啜些點心。歇一歇。你們二位。真辛苦了。」那張美麗朝那個女人。微微一笑道。「你歇着不歇。我們要坐一坐麼。」那女人也向王明春斜溜一眼。似乎也知道。王明春的來頭。撇一撇嘴。唇好似微風振簫。發出清越越的聲音。笑道。「不必了。我換上冰鞋。正是吃飯時候。要不然。你在這裏歇。我換了冰鞋。一個人走。別就誤你們說話。」張美麗見她說話俏皮。臉上微微一紅。啐了一口道。「你別說了。誰在這裏歇。你才愛理他呢。」說着。又和那女人一笑。兩人又走到另一角落。尋那茶房脫鞋。又走了。王明春聽這話。風不對。她們的意思。似乎並不以自己為然。登時急得跟上前去。笑道。「張小姐。你們先換溜冰鞋也好。我們一同出去。吃一回便飯。也倒不錯。」那張美麗和那女人坐下。正伸着兩雙腳。聽那茶房解換皮鞋。聽他又趕上來囉嗦。兩人恨他不識相。一齊抬起頭來。那張美麗目光灼灼。望着他道。「你說甚麼。一同出去吃飯。」王明春低頭笑道。「是的。我的東道。專誠的請客。」那張美麗鼻孔裏。哼了一聲。冷笑道。「謝謝你罷。我們那裏配陪你吃飯。你自己去罷。」王明春碰了一個大釘子。縮一縮脖子。縮一縮脖子。滿面羞慚。簡直不知如何是好。那張美麗見他一張臉紅了。又白。白了。又紅的。非常難看。心裏又覺着。不忍把眉毛一揚。眼睛一溜。笑道。「密斯忒王。你的那位好朋友在那裏。她怎不來陪你吃飯。何必虛情假意。尋我們的關心。我們一個一個。全是傻子。」王明春

聽得這話。覺得沒頭沒腦。好不稀奇。遲怔了一會。始才笑道。「張小姐這話。我不明白。我怎麼是尋開心。而且也沒有甚麼好朋友。」張美麗見他靦顏自辯。不給他一些證據。還是不成。就冷笑一聲道。「密斯咸王。這裏今天的人多。談話似乎不方便。你要談話。我們遲一遲。在這南海門外見面。也是很好。是在電車站旁。候我一候就是了。」王明春以為她。隨口搪脫。尚不肯撒手。就去笑道。「張小姐脫完鞋。我們一路去也好。我可以候一候。」張美麗換完了鞋。把脚在地板上一蹂。搖了一搖頭。做出很堅決的神氣。慢聲道。「我不願意那樣。我那配和你一路走。你自己出去。我到時候。必然到門外去。他不希罕和你一路走。」那王明春見她堅決的很。不便再去多說。祇笑道。「那麼我先去了。張小姐。一會再見。我們再說話。一說完。王明春和她們暫時分別。又不

你瞧

一個人走出這蓆棚外。略為小立。祇見海邊電燈。發出星星點點的慘淡光輝。照着地下。不少肩搭溜冰鞋談笑歸去的摩登男女。天色不早。已有曲終人散之勢。

王明春想不到今天。張美麗見到自己。和往日竟然不同。語言之間。大有趨於決裂一途的傾向。因之目覩這種淒涼景況。愈增自己的哀感。一個人悽悽惶惶。這步溜搭。和那散場歸去的男女。一道走幾步。到南海前門內。不覺掉轉身。又走回來。仍在席棚左右打轉。好容易。盼到張美麗和那女人。說說笑笑的出來。王明春又是一喜。走上去。笑道。「張小姐。你出來了。我等了半天。」那張美麗忽然又看見他。笑容就

不禁一斂。脚步也微微一頓。那頭也一歪。說道。「密斯咸王。我教你在那裏等候。你怎麼不聽我話。快去

電車站旁。我們身旁。不需要你來侍衛。」王明春不防迎頭。又是一個釘子碰。當時不敢違背。祇得諾諾

連聲。笑道。「是的。那我先去了。張小姐慢慢的走。」說罷。一個當前走下去。一邊走。一邊還不住回頭

看。彷彿留戀不捨。邁一步。却耍狠狠心。張美麗看得嗤溜一笑。對那女人道。「密斯韓。你看看這東西。討

厭極了。真是不知自愛。」那密斯韓却對她也是一笑。說道。「你將他溜來溜去。倒底想怎樣呢。是不是要

和他斷絕。那還不容易。三言兩語去他的就是了。」張美麗聳聳眉頭，一雙冰鞋搭在肩上，笑道：「溜溜他也好。我們到門外再說。橫豎他不肯遠去，叫他走，他也捨不得走咧。」那密斯韓隨她走了幾步，到得南海前門外，忽然笑道：「你自己去罷。我是不奉陪的了。你知道不知道，情侶們的談話，最忌諱有人偷聽呢。」張美麗聽她要走，却是不能容許了，把手來揪扯，不讓她去，說道：「你不要誤會，我們不是情侶，又何必畏人。你跟我上去，必要時，你去勸開我也就是了。」密斯韓一聽，這簡直是拿自己來作配角，要自己和她的配演一齣戲了，也笑道：「也罷，祇此一遭，下不爲例罷。」張美麗携着她的手，果然走近電車站來。那王明春在那車站旁，等得已如熱鍋上的螞蟻，走頭無路，看見他們出來，喜出望外的上來，笑道：「張小姐來了，我在這裏等着呢。」張美麗早已想好主義，見了他，並不多言，要言幾句，侃侃如流的道：「密斯或王，你對我的意思，我早知道了。上次在北海一回，我還不明白，祇不過今天你的意思，倒實在出我意外。我問你，你既然對我以前落落，而今又何須急急，你前後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莫不是有精神病。」王明春聽她開門見山，不用多說，已經攻擊得可以，就笑了一笑道：「張小姐莫非明知故問，男女之事，是神祕得不可思議的。這個任人皆知，無須理解，就是我自己來問我自己，也是不明白。我祇知道看見張小姐，覺得不當放過。」張美麗聽王明春鼓舌如簧，依然靦顏自解，就氣得笑一聲道：「你太豈有此理了，天下那裏有你這樣厚臉皮的人，人家不理你，你還是這樣討厭，你既說不當放過，那麼你以前幹甚麼來的。」王明春捧起一雙手來，交握在胸前，拱了幾拱，笑道：「張小姐不要一定挖這四方窟窿，我實話說了就是，其實這理由也極爲顯明，並不用多講，情場中的變化，無論誰也想不到，那裏也離不開矛盾二字，我以前和現在也祇可說是矛盾了。」張美麗見他明明白白，是理窮詞盡，却偏要說甚麼矛盾，實在好笑，自己不耐和他無味爭辯，祇笑道：「你矛盾就矛盾，反正我心裏明白，你那位好朋友，

在跳舞場裏。不知鬧出甚麼事。惹得你和一個姓譚的。打打鬧鬧。一直鬧到區裏去。現在你覺悟了。又來愚玩我了。我豈是爲你愚弄的人。你想愚弄我。拿我當了甚麼人呢。」王明春聽她一言說破。自己弄得面皮烘的。就紅漲了。說道：「張小姐你如何知道。那是報上造謠言。他們小報記者。無是生非。專門寫那曠大其詞的新聞。推廣銷路。」張美麗哼然又笑出一聲。說道：「你別騙人了。報上新聞。既想推翻。你因何不去報館更正。你儘儘和我來更正。我也不是報館。報上不登。我又那裏知曉。」王明春見張美麗不依不饒。一句句的逼迫。自己惟有汗顏無地。尚有何說。祇得央道：「張小姐。是算我以往完全的整個的錯了。我想張小姐定能原諒我。不以我爲無法轉圜。而出之以斷然絕裂。張小姐。請你原諒我罷。」張美麗原想說幾句話就走。不意和他說起來。已就擱若干時間。那位密斯韓又在她旁邊。不住催問道：「密斯張。你怎麼說起來沒完。倒是走也不走。你不走。我可要走了。」張美麗始才毅然決然的回過臉來。乾脆幾句道：「王少爺。請你原諒我。我不能夠和你往來了。你的大名披露在報紙上以後。我父親首先看見。他把以前愛你之心。也沒有了。不但此也。而他還特別禁止我和你往來。不讓我和你見面。這都是一種自找。並不是我們故意使你傷心。這樣。我不能夠違背父命。所以祇好道一聲珍重再會。我們的友誼。到今日地步。即算完了。」張美麗說完幾句。並不留戀別的。掉轉身。和那密斯韓跳上汽車。一溜烟的開跑。王明春彊立在南海公園門外。聆了這一篇訓話。不勝其張惶。追上去再叫幾聲張小姐。也挽救不回來。她們業已跑掉。不覺站在電車軌道上。長嘆一聲。猛聽耳旁叮嚀幾聲。一輛電車開來。從身旁掃過。那電車司機罵道：「不要命啦。你它媽的。往那裏站。這要是撞上。又是我們的司機不好。孫子奶奶的。」罵完了。啞的一聲。一口濁痰。唾下來。不偏不歪。正掛在王明春的臉上。那輛雷車開足馬力。飛也似的。跑開去了。王明春出着神。這一驚。已然嚇得魂飛天外。站在電車道旁。電車剛剛從身旁掃過。再有一二分近。

卽作了輪下之鬼。濕淋淋地。擦着一頭冷汗。那口濁痰。由臉上流下來。掛在口邊。拖入嘴角。又臭又腥的。舌頭一試。覺得不是味。拿手帕擦一擦。暗叫聲晦氣。走開離那電車道遠遠。一顆心才不跳動了。王明春又徜徉幾許光陰。眼看那南海門外。遊人出入冷落。車馬漸漸四散。他才悵然歸去。王太太自從罵他一陣。見了他。總沒有好氣。今天見他又回來了。便怒道：「明春你又出去。那裏胡鬧。弄到這時才回來。你的心裏。莫非還在以那無臉無恥。沒羞沒臊的表妹爲念。又去重尋舊情。希望她再跟你好。哼。她已壞了。那是今生休想咧。」王春明遭受張美麗一頓搶白。他一肚皮怨氣。無從發洩。見王太太不知體諒自己。偏說是自己去找那徐素秋。悲憤交加。那眼淚不期然的。流了下來。說道：「孀母說得我太不值錢了。那樣女人。還值得我如此牽掛。我今天出去。不是別的。乃是碰見那位張美麗小姐。」王太太一聽他碰見張美麗小姐。心裏陡然受了激動。那攀着的臉。也立刻放鬆下來。變成了微笑。啊了一聲。怨氣拋到烏有之鄉。說道：「明春。你不要悲哭。我知道你懷着滿心喜事。遇見張小姐。給我迎頭一說。心上有點不高興。你且說來。那張美麗在甚麼地方。遇見你了。他們說些甚麼。盤桓了多久。告訴給我來。」王明春見王太太其愚不可及。兀自問那張美麗。越發悶得一肚皮怨氣。都由兩隻眼睛裏洩出去。淚濕衣襟。悽楚不勝道：「張小姐不理我了。我們是在南海溜冰場碰見的。她陪着一位女朋友密斯韓。又溜又笑的。玩的非常高興。我一叫她。她就不甚放在心上。不過淡淡招呼。後來她約我於散場後。在南海門外等她。不料她却說出一番不好聽的話來。」王太太聽他說得大出意外。不由一呆道：「明春。不會罷。張小姐不是這等樣人。我們不要發生誤會。她或者是偶然間的不痛快。我想她也不會不理你。況又有我一層。她看佛敬僧。萬不會如此罷。」王明春見孀母不信。他越加氣憤。把手往桌上一拍道：「你知道甚麼。她說的話。不用提多難聽了。」說畢。又把張美麗的言語。述說一遍。給王太太聽。然後也不。悲哀至極道：「孀母

你是神仙。也不能使他回心轉意了。人家是看透了我。而我看做沒出息了。春喜「可造就之材。恨得我仇人似的。一個女人。那裏能夠愛她的仇人。我是不能夠再和她交朋友了。」說畢。又連連頓足捶胸。號啕不止。王太太見他鬢鬢起來。若在平日。早大怒呵責。今天却任他去鬧。反殷殷垂問道。「明春。你說的不對罷。張小姐不是那等樣人。她無憑無據。祇拿一張報紙。就作為證據。和你絕交了。說不會不承認。那報上所載。乃是奸人存心破壞。傳聞失實。無根據的謠言。她就信了。」王明春見還是孀母有主意。自己當時確未料到有這一轉。立刻彷彿喜事臨頭。又生無限希望。帶着眼淚。笑一笑道。「孀母說的也有道理。可是我當時竟未想到您。這辦法。還是真能哄她相信。我真是一塊廢物了。」王太太看他化悲為喜。自己心上。也百分喜悅。說道。「你是一個蠢材。騙一個媳婦的能力。都沒有。還稱得上男子漢大丈夫。看我給你設法。挽回狂瀾。控既倒。扶大廈於將傾。一個電話便了事。」說完了。更不遲疑。摘下壁間電話。即親自叫張宅號碼。問道。「我是王宅小姐。回來了。沒有。我們太太請她說話。」說畢。又把手遮住那電話的說話的喇叭口。朝王明春笑道。「說你是個蠢材。他大概心服口服。沒甚麼不服了。你看我的罷。」王明春當然願意。王太太出頭。為自己挽回失敗的局面。破涕為笑道。「全仗孀母為力。我聽着您交涉的喜信罷。」說罷。侍立一旁。也不他去。那王太太等着一會。電話裏。送來一陣笑聲。她以為老媽子叫張美麗來了。忙着又說又笑的。叫道。「張小姐。你回來了。我聽說你今天溜冰去了。溜得高興不高興。怎麼也不告訴我。一聲。讓我給你拍拍巴掌。喝喝采呀。」王太太冒冒失失。說了一大騾車話。那邊的笑聲。益高一縱。笑道。「王太太聽錯了。我是劉媽。不是小姐。我們小姐沒有回來。這真是應了您的話。她是溜冰去了。溜完冰。也許在外邊吃了飯才回來。我們太太們都開飯了。」王太太滿心高興的。打來一個電話。不料張美麗尚未歸來。立刻怔了一怔。說道。「那怎麼辦呢。她不在家麼。我找她實在有要緊的事呀。」



那老媽子見她急如星火，不敢再笑，很鄭重的答道：「您再等一等，這樣辦也好。她幾時回來，我幾時告訴她。讓她給您回打一個電話，不就完啦麼？」王太太聽着這辦法，才微微點着頭，笑了一笑道：「好罷。劉媽你好好給我辦事。我再看看你們小姐去。還特別賞你錢咧。」那邊劉媽笑說謝謝。王太太這才掛上耳機，回頭一看，王明春却頓一頓足道：「這是更要壞您一打電話。她知道了，回來一定置之不理。您說這，不是打草驚蛇，反而弄巧或拙？」王太太見他還來報怨，她却心裏不服，和他走回來，一邊笑微微的道：「明春，你不過一個大人式的小孩子，知道些甚麼。張小姐對你決裂，不過是爲你和人家打架，名譽上不好聽，想她和你一樣的對待我，那是錯了。她不能夠一律看待，遷怒於人呀。」王明春見王太太不以爲然，也抵得一聲不響，聽着她去辦。那王太太果然與致勃勃，坐着等那張美麗打電話來。皇天不負苦心人，這一個電話，居然給她等來了。晚上九點多鐘，老媽子來報告，說道：「太太去接呀。張小姐的電話來了。」王太太把兩隻手，往膝蓋上一拍，笑了一笑道：「你瞧，我怎麼說來。張小姐爲的是你，並不是和我過不去。她現在怎麼樣，來了電話罷。我去爲你們兩下一解和，這事就好辦了。」王明春聽說來了電話，他索性不加可否，聽着他去解。和王太太到電話旁，扶着手機，叫一聲：「你是張小姐麼？我是王太太。嘿，聽說你今天溜冰去了，真高興啊。我是不知道，若是知道，一定去爲你拍巴掌。」那邊張美麗倒也和和平，並不遷怒於她，仍然笑道：「王太太你好呀。我們又幾天不見，我不會溜，練着玩，不摔跟頭就是好的。那裏敢說溜，不過練練玩罷咧。」王太太：「您有甚麼事，屢告訴我呀。」王太太聽她口氣和平，并不像着惱生氣，自己越發胸有成竹，笑着道：「我給你打電話，不是別的事，乃是替我們伍少爺陪罪來了。我聽說今天你溜冰，他也在南海來，你們說話，不很投緣，不知他說了甚麼，不中聽的言語，把張小姐給得罪了。得啦，天大的事，不看僧面看佛面，恕過他一回罷。他是個小孩子，甚麼也不懂。我來替他陪個罪罷。」

「那邊張美麗聽了她，也好像預備好了，不假思索的，張口答道：『豈有此理。您的侄少爺並沒有得罪我呀。馬用得着向我陪罪。不過嚴格說起來，今天是我把王少爺得罪了。這話您或者還聽不明白。我簡單說一句，就是我的主動，打算和他割斷友誼。』王太太聽她說罷，自記倒抽了一口涼氣，點了一點頭，笑一笑道：『是呀。張小姐莫要動氣。我也聽明白了，不過詳情不得而知。張小姐最好說一說。』那邊張美麗知她明明白白，是裝糊塗，也笑一笑道：『王太太，這話就要問你，你看見那報上的新聞沒有，那都是王少爺幹的事。現在交際場裏，滿城風雨，誰不知道。我實在替他害羞。』王太太早已準備了話，不慌不忙的，一笑道：『張小姐也受報紙的騙了。那個我已問過他了，不是事實，是無中生有的謠言。』張美麗在那邊聽了，王太太這話，不是她的料及，却訝然問題：『怎麼說，那報上登的新聞，不見得確實麼。這是那一個造的謠言。』王太太見她已然有意相信，就裝着一半糊塗，笑道：『你可說是誰造的謠言。這真是豈有此理了。連我都上了報紙的當，責問我們少爺胡調惹事，幾乎冤枉了他。他一說不是他，我原來也不相信，是我給桂花舞場打了一回電話，他們也說沒有。我才信了。』那邊張美麗見王太太說得活現，彷彿沒有這事，她也是錦心繡口，豈容人家欺騙，故意想了一想，笑道：『這是甚麼事，也要胡造謠言的麼。外邊娛樂場裏，把這事嚷嚷遍了，我們不能饒他們報館，趕快請王少爺去函，要求更正。他們若不更正，我們可以打官司，告他們一個公然侮辱，而且意圖散佈於衆的罪名。』王太太一聽這話，明白張美麗的意，是大可轉圜的，並不是絕對的不可，不過在談話之外，要一個紙面的證據罷了，便一口應允道：『張小姐說的對，明天或後天，請你看報罷。我必然叫我們少爺寫信，給報館要求更正。』那邊張美麗不言不語，祇笑了一聲，掛上電話。王太太也把耳機掛上，回頭來，對身後的王明春道：『你看怎樣。我一出頭交涉，事情總好辦。快寫一封信給報館，不承認那新聞，報上一登，出那封信，或是照樣更

王過來你和她的好友。自然不用費事馬上就恢復了。王明春見嬌母一出。交涉到如此結果。他雖覺得不無差強人意。可是一聽說寫信更正。又覺得難了。說道：「我那天事情實在不是人家憑空假造。可是我們昧着良心。寫這一封信去。人家能否准予更正。那又是一個問題。」王太太見他先說不行。心裏不很悅意。佛然道：「你這孩子不聽話。好容易給我找出章程來。你又在裏面搗亂。豈有此理。明明白白地。是不想和張小姐來往。還怪人家。你寫了信去便罷。如其不然。我不管了。」說完了。她氣沖沖的。不顧而去。那王明春一見這種情形。不敢不聽從。到自己房裏寫字台前。凝思一會。再拿起筆來。這封信却一時不易落筆。原來王明春是一個普通商業學校畢業。學問很是平常。在公司裏幹這一份主任職務。也不過靠了叔父的面子。有若無的。在那裏湊趣。寫情書等等。是拿手好戲。這一鄭重其事。寫起正經事來。却大費其勁。末了。想起這封信。既是更正。總要有一點被屈含冤。訴苦的味道。於是想起幼年曾讀小五義。上面常有呈狀一樣文字。就襲用那上面程式。寫了一篇。寫完了。累出一身汗。自己再一讀。也笑了。上寫着是。

編輯先生台鑒。

敬啟者。本月某日。查閱

貴報。見有桂花舞場爭風吃醋。舞客互毆一則新聞。涉及敝人名譽前途。實非淺鮮。事業影響。尚在其次。而其首要者。即係敝人之惟一愛人。現已一怒不理。敝人矣。敝人所受打擊。實大。幾致悲憤欲絕。惟

有以十二萬分之熱誠。敬懇

青天大編輯先生。明鏡高懸。俯察秋毫之末。務即賜予更正。以免名譽前途。受此不白冤枉。庶使事業不受影響。愛人能以恢復舊情。不勝大願。因該事純出無稽。是晚敝人方在桂荷班老六處茶敘。又無

分身術。何能至桂花舞場。與不識之人紛爭。足證顯係有人意圖損害名譽。敬望

貴報慨然照辦。則愚昧如敝人。亦知感恩無既。有生之日。皆是載德之年矣。千祈照辦。勿為荷。肅此。

卽祝

進步。

敝人王明春拜具

這樣一封漂亮信。出於堂堂大公司主任之手。王明春看了。就連自己也笑了。細細再審查一遍。覺得青天大編輯一說。尚可說得過去。那桂荷班老六茶叙一語。未免不妥。這其中有個道理存在。就是因為這封信。還到編輯部。達到編輯先生不高興。固然可以寫幾個字。糝糝糊糊。算是更正了。倘遇到編輯先生一高興。說不得把這一封信。全文披露。安插在那來函照登之類。可就壞了。那桂荷班老六處茶叙一語。給張美麗小姐再看見。不是更壞了麼。王明春想周全了。把那一句。重復勾去了。改為是晚敝人方在德華公司。核算賬目。工作束六。這樣一來。自己也看着。比桂荷班老六處茶叙一語。漂亮多了。王明春擬妥一封信。騰清以後。免不得又來。給王太太看過一遍。王太太倒也無所謂。看完笑道。「這封信行了。不過你的口氣軟了些。報館中人和他們有。何客氣。應當提出法律多少條。嚇他們一嚇。」王明春見孀母的事情。又多了。禁不住笑道。「這樣就行了。我們並不是想打官司。不過讓張小姐看一看。我們並不是那樣。王太太也笑了。王明春見無問題。又尋出那天的報。寫出一個信封。裝好信箋。封交聽差送去。聽差去了回來。王明春還要來收條看看。這才放心了。那小報的第三天。果將這封信。全文一字不易的登出。并且另還加上幾行大小字的新花樣標題。那題目是甚麼。「跳舞場吃醋兒殿案的餘波。劇中人不承認。怎奈鐵案如山。憑你舌綻蓮花。也賴不過區裏的底案。一封多此一舉的更正函。」王明春看罷這幾行標題。就知道這事不妙。報館裏的青天大編輯。大概將這信發出。心不甘服。偏要綴上甚麼升

言之類的批評。果然又看見在自己的那封信後刊着一大堆字字數的多少和自己那信的原文。大約相差不甚往來。忙是看下去。

【本報謹按】讀者諸君。本報為尊重當事人之意見。王君來函於收到後。當日趕排不及。故敬謹於今日刊出。在讀者局外人讀之。必以王君所言為實。而本報實有刊誤或訪聞失實之咎。否。事實勝於雄辯。吾人不願過事駁難。但請王君有以語我來。王君任職之德華公司。是為何種組織。必致漏夜工作。衆六姑無論其是否為星期。本報對於社會怪象。不但有聞必錄。儘量刊載。抑且更負進一步。筆誅墨伐。糾正之責任。舞場影院。本報均派有長川巡閱記者。王君日前之事。本報亦姑不以目覩眼見。以為證憑。但請王君試一至區署。查閱案件。倘能將區署中如山鐵案推翻。則本報不待王君來函。逕予自動更正。且道歉焉。若王君無上述之毅力。而以愛人不理為理由。要求本報更正。未免多此一舉耳。

王明春看了。果是不出所料。安心和自己做對頭。這大概是編輯先生太不高興了。所以才鬧得畫虎不成。反類犬。弄出這一大段「本報謹按」來。當時幾乎氣破肚皮。拿着那張報。一逕來找王太太。說道：「嬌母你看。這可糟了。更正不成。反招出這一段麻煩。豈不是扳磚砸腳。弄巧成拙。人家報館記者。是不聽那一套的。哎呀。這可糟了。王太太聽說。還似乎不大相信。等到一看那報。她才知那報上方有編輯一段贅言。把王明春加以挖苦。氣得跳起來道：「這還了得。這還了得。一個小報館也這樣欺負起人來。我且去問問他們。講埋不講。」王明春見王太太不十分明白事理。他倒勸解道：「嬌母事已如此。大可不必。他們說的道理。誠然是對。並且也扭不過去。我那天免毆。在區裏留有底案。他們大概由根本上得來的消息。這是沒法子辦的。」王太太聽了。氣往上撞。兜頭唾他一口。罵道：「你這東西惹出事來。壞了。」

名譽。還知道胡說八道。替報館人開脫。我去問問他們。可以更正則已。不可更正。我們拆。也把他那報館拆了。」王明春。明知道嬌母若去也。祇於瞎吵半天。討不出公道去。見她叱罵自己。就不言語。「聽她去說。焉知那王太太說了。還不算數。一把揪着王明春。捉着他不放。說道：「你是這事的主角。說到那裏去。也少不了你。來來。你和我到區署走一遭。沒有你。我也去。無法交涉。」王明春見嬌母竟要協同自己去鬧報館。這事若是自己一個男子漢。幹出去。似乎是不大好。看她是個婦人。總是情有可原的。若是改換自己。可就情無可恕了。說道：「嬌母要去。祇請你自己去罷。我是不去了。那報館編輯不是好惹的。我去了。怕的是有理的事。也攪成沒有理了。那才是何苦來。」王太太仍不服氣。這無理的事。偏要攪出理來。不可說道：「你不去。我也不勉強。一個人去。難道還怕他們拆了我。」說罷。拿了那張報。和一個老媽。氣呼呼的去了。王明春見嬌母不明事理。前去情知不免碰壁角。自己追趕道：「嬌母暫且先息息氣。不可任興而為。你可知道。那報館裏是講文墨的地方。不可忘動野蠻。」那王太太跑着。業已坐上汽車。不顧而去。王明春懶洋洋的。在門外站立一刻。無奈又走回來。心想這是從何說起。嬌母以一個人。出去和人家搗亂。祇有吃虧。沒有便宜可佔。拋頭露面。一個女人。也太難了。等着她的回音。不敢離開。到了吃飯時候。王太太仍不見回轉。那王明春急得慌了。打一個電話。到那報館。問道：「我們是王宅。剛才我們王太太到你們報館。現在去了沒有。」那邊的報館接電話的。不是聽差。却是一個編輯先生。聽說找王太太。就冷冷一笑。說道：「那是你們太太麼。好。她和我們報館經理到區上打官司去了。你若找她。還是到區上去找罷。」王明春聽了這話。吃了一驚。知道嬌母惹出禍來。這一會已然到了區署。連忙笑道：「那麼。我們王太太到你們那裏。并不是要打官司。她的言語若有不到。你們也該看她是一個女人。讓步一點。何以一定非打官司不可。顯見得你們是欺負女人。」那邊的編輯聽說。却哈哈一陣笑道：「這是什

麼話。我們所以到區上。正是讓人家評理。是誰欺負誰。你們王太太爲一件新聞更正的問題。跑來大嚷大鬧。罵了我們上三輩的祖宗。並且把報館一切搗毀。損失不在小數。我們經理忍無可忍的。才和她到區。且看那當官怎樣發落。就知道誰欺負誰了。此刻也用不着分辯。」王明春聽罷。始知王太太已然把那報館拆毀。她倒是說出來。就往外做。不過這善後問題。倒值得注意。說道：「你們豈有此理了。和她一個女人。真是不值。這是怎麼說的。」那邊却聽不見應聲。料是已把電話掛上了。王明春打完電話。一想這樣不成。自己不知道。還則罷了。既然知道。必須到區署上。探望一下消息。能以和解。總是和解了。爲是。又何必驚動官府。勞人費馬。去和那警察界王朋友爲難。王明春想罷。這才出門。坐上一輛洋車。跑到當官區署來。洋車一到那區署門側。先看見路旁停放一輛汽車。號碼認得清楚。正是自己家裏的汽車。忙跳下來。過去一看。那汽車夫手扶那輪盤。縮在車裏。業已睡得熟了。王明春叫了幾聲。他才朦朧着眼。說道：「太太。我們回家麼。」王明春看他睡而不醒的一種顛預情狀。又覺好笑。嗚道：「你也不看是誰。我是少爺。不是甚麼太太。」那汽車夫把眼睛一睜。打了一個呵欠。精神忽一機伶。見是王明春。慌得他道：「原來是少爺。我錯錯了。呵。我們太太鬧得太厲害了。他到報館一路苦砸。把人家機器房搗毀一平。讓人家叫警察。拴到區上來了。這一下了。真不是當耍。您快去運動運動。把太太放出來才好。」王明春聽汽車夫說的。比那電話中所傳。又厲害了。自己甚不放心。恨道：「這是何苦來呢。我們並不是打架鬥毆的人家。何苦充這朋友。我先去看看太太要緊。」說完。不管他了。先去到那區署門旁。向那守衛的警察。問了一聲道：「請問剛才有一位王太太。和人家打架。警察送了來的。現在是不是在這裏。」那警察把眼一看他。一手扶槍。搖了一搖頭。說道：「我剛換上班。倒是不知道。你是那裏的。說明白了。我進去打聽一下。」王明春趕緊通名道姓。說着與王太太間的關係。又笑道：「我是那王太太的侄子。現在是望

看她來。希望見她一面。」那警察把鎗一提。又看他站在迎門。就答道：「你往下站。站在底下等着。」王明春祇得退後一步。那警察又說一句：「還得往後退幾步。」王明春一想不錯。這不是唱上武家坡帶進窰了麼。自己不敢答以薛平貴的白口。「再往下退。就沒有路了。」連忙笑道：「好。我再退下幾步。」說完。果然一直退下去。那警察才拖着一桿大鎗。走進去了。王明春站在這區署門外。靜候好音。半天的功夫。那警察走出來。遠遠一招呼。王明春趕緊走過去。那警察笑道：「王太太。我們這裏沒有。我進去問了問。祇有一位王徐氏。她是和人家由報館打來的。並沒有王太太。」王明春一聽這稱呼。所謂王太太者。到區裏就沒用了。已經改爲王徐氏。那徐是她娘家的姓。可不是王徐氏麼。忙笑道：「這就是她了。現在要見一見她。」那警察擺了擺手。又搖一搖頭。道：「這辦不到。她們才由派出所送來。不多一會。我們還沒有問呢。不能接見家屬。他是一個刑事犯。把人家砸毀土平。還打了人。反正鬧不出好來。明天也就解公安局。送到法院了。」王明春一聽這話。知道孀母惹禍不輕。大概人家那頭不答應。和解無效。非要由官方解決不可了。便又笑道：「那麼我們拜託一拜託。你進去再回報一下。就說王徐氏關在區裏。她的家屬非常懇念。打算見一見她。給她送幾個零錢花。」那警察看他非要面見王徐氏。而且花樣百出。又說甚麼送錢了。馬上把眼一瞪道：「你別那裏囉嗦。話已然告訴你了。快快走開。她是刑事被告。等明天早晨。送她們到法院。出門的時候。你們在門外等待。可以見一見她。隨便說幾句話。今天若想見她。那是不行的。這裏是區署。不是到了你們的家。那樣隨隨便便。」說罷。把那大槍一立。他立正站着。把臉一揚。再不理他了。王明春窮極思想。虧他又想出一個辦法。掏出了一張名片。笑道：「那麼這裏有一事奉求。請你替我傳達進去。我要面見署長或署員談話。」那警察這半日。已然看出他的不識相。見他百計千方。不肯離去。他又把那大槍一橫。瞪着眼道：「你這人是怎麼了。豈有此理。你見着署長署員。這麼小的



事。他也不能做主。須要刑部解決。人家原告不答應。我們就敢放她。那是休想的。」說完。又照方才似的。提着一桿大槍。一連轟着他往後退。閃開門前道路。王明春到此。他已然計窮了。沒可奈何。收起那張名片。又後退了幾步。到那輛汽車旁。對那汽車夫道：「不行了。太太今天萬不會出來了。你把車開回去罷。沒了指望咧。」那汽車夫遠看王明春和那警察說話的神情。就知道不好。及至聽王明春走來一說。他挾着那轉盤。一撥那機關。那車忽刺刺的響起來。說道：「少爺你若回去也坐上一同走罷。太太今天不回來。明天我們來接麼。」王明春無精打采的坐上車。兩眼望着那區署的門。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們明天一早來接罷。太太要到法院了。這官司已經起來。鎮壓不下去了。」那汽車夫聞言。也不禁爲之嘿然。王明春到得家裏。那家中底下人等。都在引領遙望。盼着王明春回來。帶一點好消息。及至王明春回來。所得不過如此。大家也就無言散去。王明春等到次日一早坐着汽車。又跑到這區署旁等待。果然過不些時。那區署裏。一陣嘈亂。兩名警察。帶着王太太和那報館的經理出來。王明春忙下車過去。叫一聲：「嬌母。我來得遲了。這真是從何說起。有事好說。何必打官司。算了罷。」那王太太在區署裏。悶了這一夜。她的面容憔悴。脂粉狼狽。那一肚子氣。似乎已成強弩之末。消滅於區署裏了。看見王明春上來說話。她的眼皮一酸。摸索索的。掉下淚來。喃喃罵道：「你這孩子可倒好。連個影兒也不見了。我這拋頭露面的出來。爲的是誰。還不爲的是你。你這孩子一夜到跑那裏快樂。我這裏都快給人家欺侮死了。」王明春見王太太雖然還不脫罵。可是那氣焰。畢竟已然矮下許多。說道：「我那裏也沒有去。一夜都在惦念。不但如此。我昨天來看你。給那警察攔住。不往內放。碰了釘子。我並不是連影兒沒有了。」王太太拭拭眼淚。看了那報館經理一眼。說道：「你來了也好。我們這是到法院去了。你可知道。他報館經理。手裏們。大概是託了人情。你快也去求求親友。託託照應罷。否則這官司有些吃不消。」王明春一聽這

心想這是何苦。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看那報館經理是一個小瘦子。尖嘴猴腮。兩頰無肉。一雙迷縫迷縫的小母狗眼。明顯着精明強悍。暗藏着鬼詐奸猾。披一件呢大衣。戴一頂皮帽。簡直是一個十足八穩。定而不可疑的市儈。便知道不是好相與的。忙對他一點頭。笑道：「這位經理先生。何苦同這一個婦人鬥氣。依然看可了則了。大家交個朋友罷。」那經理先生把小眼一翻。擡着一嘴小鬍子。看了看他。復又輕蔑的一笑。說道：「尊駕是來作說合人麼。貴姓台甫。還沒有領教。我是胡爲利。這事也好辦。並不看得礙難。王太太毀掉我們報館一切器具。估價賠償我們。也就是了。至於他對於個人。公然侮辱。那在刑法上。自有她的地位。無須我來多說。凡略具常識者。無不懂得。」這話說得似乎有轉圜。王明春覺得尚有挽救的法子。他便笑道：「我是王明春。這位是我的孀母。她是一個婦人。又在氣頭上。我們都要原諒。東西的損失。有我負責。準能照價賠償。至於公然侮辱。請胡先生看到我面上。能夠糶糊。最好糶糊一下。」那胡爲利聽着這話。他嘴旁邊。現出一絲絲的笑意。彷彿喜歡了。說道：「那是自然。假如能夠照價賠償。并且照賠我們這幾天停刊的損失。我們自然不願詳究。早有你這話說。我們不致去到法院。」王明春看出王太太無可不可。業已軟化了。見胡爲利說到這節。已經表示讓步。就對那押送的警察。笑了一笑道：「二位先生。他們的官司。可以和解了。我已給他們說好。全都讓步。還是讓他們回去。立一份和解書好了。」那警察聽他們說着話。不斷的看他們。早已等得不耐。此時見他又想變更。那裏能夠隨他們的便。正色道：「你們有和解的語意。何不早說。我們的公事辦好。走出門來。不能變更。你們說的晚了。快走。到法院再和解。由你們的便。」說罷。他兩人的身軀一挺。好像執法如山。並不通融。說出的話。和命令一般的可懼。王明春吸了一口冷氣。祇得拋却他們。別尋出路。對那胡爲利笑道：「胡先生。這個還要你這原告說話。才有效力。我們是被告。說出話來。自然不能違他們的諒解。胡先生。請你向警察說。一

切損失。有我們賠償。最好不要到法院去了。」那胡爲利見他不達時務。尚自說東道西。希圖挽救。不覺嘿嘿一陣冷笑道。「你們早都幹甚麼來。這時候又要請求和解。晚了我不是是一個衙署裏的人。回天乏術。不能爲你們說項。事情已然演成僵局。成了官事。自然須聽官方解決。你們有甚麼話。還是到法院說去。最是正當。一說完了。他的笑也完了。又把臉板起來。他這神色。似乎比那那執法如山的警察。還要來得鄭重。凜然若不可犯。王明春沒主意了。再想曉古。那警察早催他們道。「你們話已說完。我們是官事。沒有閒功夫。陪你們聊天。你們快着走。」那王太太見此神情。知道再說無益。祇得把心一橫。隨便那裏也不怕了。說道。「明春。你不必管了。我們去講一講道理也好。法院也是人進去的。你給我回去罷。」她這話說得淒楚欲絕。哀感至極。王明春祇好讓着汽車。給他們來坐坐。一面又告訴汽車夫。送到法院就回來。那警察和胡爲利。也都上去。擠坐一汽車。眼看塵土一起。他們一車如飛的去了。王明春一個人。悽惶不勝的。走回家來。記着那王太太說過。讓自己出去。爲她託請一下人情。於是下午一個人。又到幾家親友處。去了一去。但是親友雖多。結果也是等於零。毫無收穫。有的人一聽說。送到法院去了。他先緊皺眉頭道。「這是怎麼說。不該到法院哪。那種事在區署。雙方一和解。比甚麼都好。一下就完了。這一送到法院。天大人情。也是枉然。這祇得聽憑判決了。」有的聽見說了。不問青白。先派王明春一身不是。拿出他那老前輩的資格。撇着鬍子嘴。大義凜然道。「這事是你一個人的。不要牽掛上別人。你不出去。胡調。馬有登報一說。連你孀母身受牢獄之災。說將起來。也是爲你。你不說去。到法院探望一下。却來和我們搗亂。真是門庭不幸。生你這不肖之子。」王明春一聽。這渣不對。不敢再去亂碰釘子。祇得又跑到法院。探視那王太太來。法院門上的當差。進去給他問一問。出來回答道。「那個王徐氏走了。他們過了一堂。業已和平了結。兩方和解成立。王徐氏取保回家去了。」王明春跑了半天。最末了。得到這個消息。尚還羞

強人意。心也放開了。急急忙忙跑到家中。進門就向聽差老媽打聽道：「太太的官司聽說完了。她回來了沒有？」那聽差老媽們果然有了主人。一個一個喜透眉梢。笑道：「少爺你回來得正好。太太剛回來不久。她躺在屋裏靜養呢。」王明春見王太太安抵家門。他也放下心懷。急忙先到王太太臥房一看。只見那王太太面色慘白。躺在床上。一個人嚶嚶哭泣。連哼帶啜。的不止。旁邊有兩個老媽子。一個代她捶腿。一個坐在床沿。向他苦口婆心的解勸。王太太連連嘆氣道：「不行了。我生平沒受過打擊。這次讓人家擡了個對頭彎。我這口氣。死也不能夠出。到區署。警官們對我大施教訓。到法院。推事也向我厲聲呵責。我到處碰壁。空惹一身的不是。那小報更向我提出賠償一萬元的要求。硬敲我竹槓。我不能夠活了。」王明春見這情形。自己要進去。又怕徒添王太太煩惱。這時她正在氣頭上。還是不見面的好。正進退不得主意的當兒。那王太太忽然一聲一聲的喚道：「明春。明春。你給我跑到那裏去了。我快氣死了。你竟不來看我。好狠心呢。王明春一聽這話。正好似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自己才放大胆。走上前去。叫道：「嬌母。我在這裏咧。我也是剛從法院到此。那王太太就在枕上。眼望着他。微微點頭。顫索索的說道：「明春。好孩子。你也來了。你到法院聽說我回來。就轉路回家了。」王明春走過近前。一屁股坐在床沿。這才看見王太太的神光離散。眼大無神。簡直已和前幾天換了一個人。自己事到如今。也覺得十分悔恨。不當幹那下流事體。連累她遭此無辜。使安撫她道：「嬌母。受此非禮。實是姪兒一人罪過。姪兒實在對不起嬌母。百身莫贖。祇求嬌母多多看在叔父身上。想開一點。不必再生悶氣。我這就是剛從法院回來。」王太太聽他安撫自己。祇微微嘆氣。喘吁吁的說道：「明春。我不行了。我這場病。大概不輕。你想我在區署。和衣悶坐一夜。甚厚也沒有吃。一個人。祇在生悶氣。涼水倒喝了有幾茶壺。這還好的了。我不希望別的。祇希望你不要待我為體。況逢時候。先給你叔父寫一封信。叫他回來。那比甚麼都好。

你空向我陪罪認錯。那又有何益處。」王明春見她神情不好。料是氣怒交攻。須要將養幾日。祇得含糊答應退出。把這事暫且放置。先到外面請來醫生。為她診視。那醫生看完了。却不很驚奇。祇說道：「這是一種急怒。勾起來舊有的肝氣。無大妨礙。將養幾日也就罷了。」王明春稍稍的放了心。不料那王太太自己却不聽說。祇在一天天明念着病體沉重。催着王明春寫信。王明春此時又有了新發現。那張小報上。又登出一段新聞。把這事的經過。詳敘無遺。據說這是公理戰勝。甚麼王太太認罰一萬元。賠償損失等等。一概不客氣的披露。王明春祇氣得說不出話來。想自己還是去一封信的好。便提了筆。忽又覺得礙難。這樣丟人現眼之事。皆是自己一人做棄。自己的不好。可是怎麼說呢。想得無可如何。末後。祇得採取變通辦法。用極簡單的行語。拍了一通電報去。那文辭是：「叔父大人。嬌母病急。切盼大人返平。姪明春。」這電報拍出去。那王明春來告訴嬌母。王太太心下才一快。但又聽說不寫信。而打電報。她倒笑道：「這樣一來。嚇他一跳。當是我要死了呢。一說完這話。格格一笑。那笑聲未絕。却又咳。咳。嗆。嗆。一大陣。面皮都紅了。王明春見嬌母神色還是不佳。他祇得敷衍幾句。哄得她又安靜了。方才退出。那王明春的叔父。果然過不幾小時。立刻拍來回電。也是寥寥數言。說甚麼：「明春姪覽。電悉。現已起程返平矣。」王明春接到電報。急忙又跑來。把電報遞給王太太來看。說道：「好了。我叔父來了電報。你看。他已經起程。」王太太看了電報。心裏也在欣喜。不過王明春叔父由滬到平。其間有兩大的耽擱。王太太就已病倒。不能起來。等到王明春的父親。王經理回來的。那一日。王太太已然經過幾個名醫的診視。吃了三四劑湯藥。把她弄得生死不得。躺在床上。頭呻吟掙命。王經理一看這情形不妙。果然是病急了。怪不得把自己叫回來。他站立牀頭。急得問道：「這是怎麼了。此病總有起因。為何驟然如此。我事前竟爾一些不曉得。你們懶惰。總不肯常常寫信。」王太太躺在床上。眼望那王經理。含淚無語。祇在呻吟飲泣。王明春無可奈何。

祇得把自己的經過。草草追述一遍。說道：「我孀母自經法院一行。她回來就病了。請了幾個醫生。那醫生們看病。彼此見解不同。立方自異。因之昨天吃下兩劑性質相反的藥。今早越發沉重了。這是以往的情形。說起來。姪兒罪該萬死。孀母有病。皆我一人之過。」王經理聽完這情由。他也氣了個面目焦黃。說了兩句：「好哇。明春。我讓你回平任事。你沒有給我做出甚麼驚人事業。反而把你孀母氣成這樣。你還不快滾。」說罷。把身軀一側。指手就轟快滾出去。王明春尚以為是叔父借這個。壓壓孀母火氣。不敢多言。訥訥於口。唯唯的退出去。聽了一聽。王經理說話聲音低了。似是勸解王太太寬心。好將養病體。王明春便又到房外散步。忽然那聽差抗出一個引行捲來。說道：「少爺。您雇車沒有？」王明春胸中思潮。正自起伏不定。給這聽差一句話。說了一怔。搶頭問道：「你說甚麼。我幹麼雇車呢。我不出門呀。」那聽差見他尚在強做不知。裝着糊塗。他把肩上抗的行李捲。簾地上一放。站着喘了喘氣。說道：「老爺說是少爺要去。派我們把少爺行李打點出來。送出門外。我們也不知少爺意欲何往。這是剛剛打點出來。少爺你走不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那王明春聽了。這才知道王經理之言。不是哄着王太太的話。却是地地道道實情。始才着起慌來。說道：「這是老爺說的麼。我去問問他。他怎麼轟起我來。」聽差見他去問。即將行李放着不動。又把那手一叉腰。站在院中。聽他的回話。王明春來到上房。一看那王經理。已然出了王太太病室。一個人坐着發怔。似乎想着生氣。忙走上去。叫一聲叔父道：「姪兒不知那聽差們所說。是真是假。他們把我行李送出來。說是叔父轟我出去。這事有是沒有呢。」王經理看他進來。就沒有好氣。又見他過來問話。那氣就過了八丈。拍案道：「明春。你自己想想看。你所做所為。把王家的門風。敗壞已達到不可收拾。還有臉來說。但能有些許羞恥之心。早已自動滾蛋。我們王家。是不要你了。王先生。你請便罷。我不敢耽誤你的前程。」王明春見叔父喚自己為王先生。言語之間。直不把自己當作僱

兒看待。登時一急。那眼睛一酸。流淚大哭道：「叔父千萬不要弄我。我已知道悔改了。以往的不是。希望叔父原諒。侄兒過而能改。也就是了。」那王經理見他哭着不去想着他的可恨。益增氣惱。把手一揮。拍地就敬他一個大耳光。罵道：「混蛋東西。誰是你的叔父。我沒有那們大的福氣。你父親在世。曾留下言語。說是你這孩子長大成人。若有出息。算做王家孩子。由我負責扶助你。成就一種事業。若是沒有出息的話。說不得趕你出門。隨便你去流蕩。丟人現眼。不干王家門的事。你既做出此等光耀門楣的事情。祇好請你滾蛋。我王氏門中。養不住你了。」王經理說着。呼呼氣喘着。一疊連聲喊聽差。把少爺行李搬出去。代他放在門外。看着他走路。不要拐跑東西。那聽差們。怎敢不應。在外哄然應聲。王經理又拱了拱手。眼望王明春。嘿嘿冷笑道：「王先生。後會有期。萬一你出去。從此立志自強。光揚王氏祖宗。那麼你這一去。正是前途遠大。不可限量。好自爲之。王先生。再會了。」說完。他拂袖逕去。一直走入內室。王明春見叔父一言。既出不聽對付。祇弄得目瞪口呆。做聲不得。那臉上。捱了一耳光。熱辣辣的。生疼。那聽差們。探頭探腦的。隨後走進來。笑道：「少爺。行李捲放在外面。要不要雇車。往到甚麼地方。請你吩咐一句。」王明春一見聽差來問。他的氣就大了。自己摸摸臉。回手一個耳光。就敬在聽差的臉上。罵道：「好奴才。你太不知自愛了。少爺還要你們雇車。快快躲開一邊。我見太太去。自有道理。你以爲我這就走了。我偏不能走。」那聽差大大的碰了釘子。祇得不敢多言。步步後退。答應着不敢。又閃了出去。王明春一個人跑到王太太房中。一看。祇見靜悄悄。一點人聲都沒有。祇有那王太太。躺在床上。徐徐的呻吟。一個老媽子。坐在腳下。替她捶着腿。王明春到這當兒。利害關係。迫得他悲從中來。放聲痛哭道：「孀母孀母。你可知道。我叔父要弄我出去麼。可憐我自幼喪去父母。獨身一人。賴得孀母叔父的維持。能夠不致飄流失依。今番這一出去。照顧無人。生活乏路。我不知道何所適從的。爲是。望求孀母指示一條明路。則侄兒感恩不

盡那十數年養育之恩。祇待後來報答了。」說罷。哭着就在床前拜了下去。那王太太聽他叨叨嘮嘮。說出甚麼王經理轟他走路。不由一睜眼。看了他的神情。就嘆了口氣道。「明春。我是已將就木的人了。管也管不了許多。你出去一個人闖練幾年。嘗嘗社會的艱險。也是王理。我這裏有錢。給你足供數年的衣食。你去了罷。」說完。王太太手向床底下一摸。摸出一個小扁布包來。再從手指上。脫下一個金鋼鑽的戒指。一齊交他道。「明春。那個紙包內的。是銀行的存摺。那是一種活期儲蓄。都是我過去數年。為你零碎存儲。作為你結婚。以及種種的用途。現在你的婚姻不成。這一筆錢。積儲已到兩萬餘元。也沒有用。今天交你拿去。由你自己作數年生活之用。這只鑽戒。是我個人最喜愛的。價值也在五六千元。你拿去戴了。錢不夠。把它賣了些。可以花一二年。別的我也不說了。你去罷。」王明春來見孀母。原是求她代為說項。不料她拿出錢來。也是轟自己出去。自己雖說不願。可是看了那存摺與鑽戒。一顆心又砰砰的跳動兩下。說道。「孀母如何也轟起我來。我願意在孀母面前盡孝。不願意為叔父趕出。鬧一身的壞名譽。我這錢是不能收的。」王太太見他還要不收。便躺在枕上。慢慢的搖了搖頭。說道。「明春。你不要不知好歹。這是我和你叔父商量的結果。並不是他一個人的主意。誠如你叔父所言。你不在我面前眼不見心不煩。尚可將就多活幾年。你守在我面前不去。我的病不但不能好。反而日益加重。將有性命之憂。這話你還不明白。不必多言。拿去罷。」王明春來見孀母。所得也不過如此。幸爾有這存摺鑽戒。尚不無差強人意。因把眼淚擦一擦。彷彿又要哭的樣子。抽抽答答的。發出唏噓的聲音。說道。「孀母既然這樣說。那我也只好勉為遵從。」俟孀母病體稍愈。我再來侍奉。今天我先去了。」王太太把那兩件東西交他。自己就躺在枕上。呻吟些時。又道。「你去罷。不要管我了。你自己把自己顧全住了。不要丟人現眼。那我就放心了。」王明春拿着這存摺鑽戒。不得不稍事留戀。居然納頭拜下去。磕了三個頭。又囑咐王太



太一番好生養病。勿再生閒氣的好話。王太太一一答應。連說：「你去罷。不必管我。」王明春才携着存摺鑽戒自己一個人出來。那聽差這時又乍着胆子問道：「少爺。僱洋車不僱。你倒了是走不走？」王明春心想叔父氣焰正盛。此刻若去拜別。空惹不快。似是多此一舉。便答道：「你去叫一輛來罷。我坐上去。連行李放上就行了。」那聽差又笑道：「那麼少爺你說。僱到那裏去呢？」王明春冒冒失失的出來。給聽差一問。才感覺到自己率然成行。尚在茫無所從。不知何適爲對。不由忙道：「你說我應當僱車到那裏去呢？」那聽差見他說不出地點。也好笑道：「少爺難道不知道到那裏去。那麼叫一輛洋車。不講地方好了。」王明春祇得答應了。那聽差出去僱車。王明春在院內徘徊。覺得此行不知何時再返。這故宅一切都要暫與自己訣別。好生難捨。出了半天神。聽差回來報道：「少爺。洋車叫來了。沒有講地方。您自己去說。到甚麼地方。一點鐘大概是一毛五分錢。不算太貴。」王明春對於洋車價值。無暇再去考究。祇好答應着。先行出去。那洋車上已放好自己的行李。王明春坐上去。車夫問了聲那裏。先生。王明春這時也不知到那裏去。心想自己一出去。總是先找一個安身的所在。便指揮那車夫。先到一趟東長安街。找一家飯店。看看房間。車夫飛跑而來。那東長安街已在眼前。王明春看見那長安中央等家飯店。其中的情形。素所深知。自己以一被逐之身。住着頗爲不便。祇找那最清淨的電報飯店住下了。開了一間中等房間。靜坐再思量些時。公司裏若干日不走到。今天務須前去。這以後一面在公司做事。一面再有那存摺鑽戒。生活總可無慮了。想着。把飯店裏一切手續辦清楚後。卽跑到那德華公司來。進門照例到自己主任室內一坐。請過那手下職員。詢問幾日來。有何事宜見告。那職員們上來。却不如往日的恭順。祇捧着一封信。給他來看。說道：「這是給王先生的。請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王明春一見這封信。心上很是疑慮。暗忖這是甚麼意思。本公司經理。有話何不當在當面。因何反而寫起信來。那信上寫明出納部

主任王明春先生台啓。底下却是一個「德華公司總管理處減薪傳的木戮。無怪乎王明春要疑惑了。拆開一看那信文，却是。

逕啓者。本公司現奉總經理面諭。爲節省經費起見。自本月份起。實行裁員減薪。台端主任一職。至本月三十日止。即行裁撤。即祈結束一切事項。以便派員接收可也。專此。頌頌。

台祺

德華股份有限公司總管理處啓

王明春看罷。明白了。原來是把自己撤職。讓自己零圖高就。登時顏色大變。兩隻手顫顫着。想着。這必是叔父的命令到了。不料他斷情絕義。竟想置自己於死地。把自己生命線割斷。這公司主任一職。在先並未放在心上。以爲不過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但是現在既和家庭脫離。說不得維持生活。還要仰仗於他。叔父偏在此時。將自己革職。這是如何說起。看那職員站在旁邊。還未走去。祇得把信一摺。說道。「我知道了。」那職員却並不走。又遞上一個洋紙信封。笑道。「請王先生再看這一封信。那裏面是這月薪金。請王先生簽一個字。收下了。」王明春聽說是薪金。忙接過來。拆開一看裏面。果然一張送薪水條。一打鈔票。自己到這時候。那裏有什麼心思。連點不點的收下了。向那送薪水條上。蓋一個圖章。交付職員携回。王明春坐着。想了又想。正自沒理會處。忽然房門開處。又走進一個夾大皮包的大胖子來。他穿着一身西裝。渾身擁腫。笑嘻嘻的一點頭。就坐在王明春的迎面。王明春不知他何來。正沒有好氣。便理也不理的。祇在和他對坐。兩人沉默了一刹那。還是那胖子忍不住了。咳嗽了一聲。笑了一笑道。「這位可是王先生麼。」王明春看見他張羅說話。也沒有好對待。便把眼睛一睜。說道。「不錯。我是王明春。便怎麼樣。」那胖子堆下一臉的笑來。非常客氣的笑道。「在下也姓王。今天是三十日了。你王先生職期已滿。總管理處派我來接收你的經手事項。我便是新任的王主任。」王明春聽了他說。再看看那胖

子神情。然後再瞧瞧那牆上日歷。可不是已經三十日子。登時氣無可出。把那賬櫃的簿記。全往他那邊一推。說道：「你收起來罷。這幾本閻王賬。我管得也膩了。你收起來罷。數目若有疑問。你告訴那小職員。讓他向你解釋。我這主任本是有若無。徒担虛名。全憑他們的話辦事。常常半月十天不到。你收起來罷。」那胖子得到這樣交代。說不得滿意。自將那賬簿接收下來。連聲答應。說道：「好了。我拿這些賬簿核對一下。有不明瞭之處。再向他們詢問。實在不懂。我也可以向經理去打聽。你說是不是。」王明春交代出去。他就無官一身輕了。笑道：「好罷。我這一交代完了。也要去幽靜處所修養一下。我們再會。」說完。和那胖子拉一拉手。站起身就走。走出外邊來。出了公司。長長吐出一口氣。誰也不找。一直就跑。到電報飯店。這才叫無巧不巧。他剛一進門。恰恰碰着那錢麗鶯由裏面一陣風似的。跳了出來。兩人幾乎撞個滿懷。王明春便停着脚步。見了她一眼。那錢麗鶯不待他招呼。即把她的頭一點。笑道：「啖密斯或王。你由何而來。到這電報飯店來幹麼。王明春現在就應了兩句俗語。得時逢君子。失意遇美人了。不過他在這萬分失意之餘。能夠碰上個熟人。趕上來招呼。他就非常高興了。笑道：「是的。我住在這裏。現在是剛剛回來。你來幹麼呢。那錢麗鶯見他說住在這電報飯店。說不得引動自己無限興趣。笑着揚頭道：「啊。你住在這電報飯店。那可不行。我看你是和誰任着。你決不能夠一個人。定然有別人陪伴着。我也要見識一下。」說罷。她就不想出去。了一手拉着王明春的衣袖。急急的。要跟他到房間內去看。王明春現時是一心煩惱。見錢麗鶯依然如故。祇管尋事。朝自己開玩笑。禁不住百感叢生。歎了一口氣。說道：「密斯錢。你是不知道的。我現在謀生無路。一肚皮的難過。有苦無處訴。那裏又有心思。幹那些勾當。我是沒有心思的了。」王明春說完。便是廢然長嘆。好像非常頹喪。求生無門的模樣。弄得像極了。那錢麗鶯見他這樣。却不禁吃了一驚。自己的心。也頓時往下一冷。笑道：「密斯或王。這話是怎樣說。我倒要問問。到你

房間說話。你和我仔細說一說。怎見得是有苦無處訴。」王明春見她極力追問。自己也就和她回到房間。坐了下來。把和家庭糾紛經過。和她說了一遍。祇不過沒有說王太太與自己錢。祇是說那叔父轟出。自己來不管。而且公司事務停止。馬上就算失業人員之一了。又嘆氣道。「你想我這一出來。萬念俱灰。別無所顧。怎麼還有別的念頭。這是你多疑了。」錢麗鶯見他說完。却是大大的出乎意外。看了看他的一張頹廢的面孔。心下很是疑慮。故意又笑道。「那麼王先生今後的生活。應當如何維持。也曾打算過沒有。」王明春把頭搖了又搖。那口氣也更出一口入一口。嘆了又嘆。說道。「我那裏有那樣的打算。我這一出來。隨身的銀錢。不管是多是少。總有花淨了的時候。那時節還不是餓殍一個。所以我今後所走。條條都是死路。並沒有一條生路。你愣說我如此如彼。還以當日之王明春視我。我聽了怎不難過。我甚麼心思也沒有。」王明春說完。他皺眉呆目。把那一肚子的隱憂。完全表現出來。不用提多們動人了。那錢麗鶯聽他自言自語。語氣之中。似乎也很流露着。他身上餘錢無幾。禁不起再花幾日。所以他非常焦急。萬沒有想到王明春一身資產。至少還可以值個幾萬。就由失望中。而轉出一種卑視的心情來。霍地一站起來。笑道。「密斯忒王。你的境遇。居然如此可憐了。這真是想不到哇。我這出去。是赴一個朋友之約。去電影院了。你在此安坐。我要走了。」王明春無心中。達到這樣一個朋友。自己一心的煩惱。彷彿就把兜底訴出。拿她當一個自己者看待。見他聽後。再三斟問。轉入冷淡了。知道她以自己為一文莫名。而意欲遠離。忙着就要解釋道。「密斯錢。不要忙呀。我是一時說簡單了。詞不達義。請你容我幾分鐘。我還得說話說。你聽了自然明白。」說着。仍要照着往日一般。伸手要拉她的手。很親熱的。就要往下去說。那錢麗鶯却冷不防。把手往後一撤。不讓他再親熱。面皮板得冷若冰霜。抗聲道。「你別往上湊了。我沒有功夫。和你糾纏。你不要再要不要臉。可別說給我一個特別難為情出去。要聲張。叫警察來。」王明春善意

表示。不想反收了一個大大的沒趣。登時把自己預備要說的話也忘到一邊去了。怔怔半嚮。不能說話。那錢麗鶯看他虎頭蛇尾。給自己一嚇。好似失魂去魄。不言語了。又覺得十分可笑。打往鼻孔裏。噴出了一聲神色不屑的。又說道：「密斯咸王。你還想着和我出去陪你鎮日價玩。你並不錯了。我別的不說。你自己想想。你給家庭驅逐。生活無路。自己顧自己。都要顧不來了。還有心交女朋友。這讓別人知道。豈不落一個不知死的鬼。並不是我不念舊情。祇請你自己捫心自問。這話對不對罷。」說罷。又嗤嗤嬌笑幾聲。一手曲曲着。扶着她的腰肢。軟軟的幾個俏步。就走出門外。踪跡不見了。王明春待她去過好久。才明白過來。追出外來。喊道：「密斯錢。你別走。哇。我這裏不是沒有錢。我出門時候。帶出兩萬多元的存款。尚殉我花幾年。密斯錢。我玩弄女人的資格。還沒有消失。我有錢。我有錢。」喊着再看。那錢麗鶯的踪跡。業已不知去向。王明春追出飯店門外。再瞧。也不知她跑到何方。悵然久之。祇得退後。回到飯店房間裏。拿出那兩萬多元的存摺。自己看一看。再把那一隻鑽戒。掂了一掂。終而左右一拋。拋向兩旁。不管他們了。在這飯店裏。那光陰過得飛快。一瞬已是十來天。王明春終日困坐愁城。沒有甚麼心思。也想不到出去頑耍。偶然到飯店外的空地上。走幾個來回。想疏散一下腦筋。却見那徐素秋家的老媽子張媽。匆匆的提一個小籃。在長安街樹林下。一個人走着。手裏還拿着幾十枚銅元。幾張毛紙票。一掂一掂。銅元發出嘩唧唧的聲響。王明春看見了她。忽然就又想起那徐素秋來。這人不能放過。三兩步。趕上前去。叫道：「張媽。張媽。這不是張媽麼。」那張媽把頭一回。當然也看見他了。就笑微微的過來。打一招呼。說道：「嚙。這位不是王少爺麼。您怎麼跑到這兒來了。」王明春看准了。是她沒有錯。便笑道：「你問我麼。我還問你啦。你怎麼跑到這老遠買菜呢。」張媽知道他是不曉得的。就告訴他道：「王少爺。實話告訴你。我不在那徐宅了。我現已在南池子一家黃公館裏上了工。我才到這單牌樓菜市買菜。王少爺。你沒有去看

着那徐小姐麼。」王明春見了她。所要急問的就是那徐素秋如何。見她先提起來。自己就急忙問道。「那徐素秋小姐怎麼樣了。我正要來問你。她現在住在甚麼地方。」張媽見他是不知道。就笑着點頭。又徐徐的嘆了一口氣。說道。「王少爺。你原來是不知。我以為你是曉得的。你不是常常的和我們小姐在一起頑麼。今天應該去看一看她。她現在病在東單牌樓不遠的仁愛醫院了。」王明春一聽徐素秋病了。他吃了一驚。當然更急於詳問了。說道。「那徐小姐怎麼病了。你想必看過她。她是甚麼病呢。」張媽見他叨叨絮絮。自己不說。他是不肯放自己走路的。就從詳述說道。「王少爺。我本來也是不知道。是我從小姐出去。她一晃幾十天不回家。我在家裏看家。也不能出去尋找。祇可一人納悶。前一星期忽來了一個醫院的信差送信。通知小姐的家屬。我託那送信的念了一遍。原來說是小姐生了病。在他們的醫院診治。特地通知他的家屬。我一聽這信就急了。小姐在家。凡事一人做主。太太又已死了。那裏有她的家屬。我便一人前去。託那鄰居臨時看管了家門。跑了一趟醫院。馬知我這一去醫院。小姐是見着了。那醫生却說。你來得好。我們正找她的家屬。她病了。朋友等等全避之不及。無人前來探問。醫費無着。給我們算算這筆賬。王少爺。你想我是她家的一個底下人。聽了這番言語。那裏做得主來。馬上要求着醫生。再見一見小姐。探聽一下他的生活情形再定。却見小姐神智。幸而尚在清醒。問問她待要如何。她却歎息道。「我是完了。不行了。你回到家去。把家中一切變賣一下。作為醫院的費用。也就是了。至於你個人呢。我願不了許多。祇請你另圖高就。去找別的事罷。」我再問時。小姐却閉目不言。裝做未聞。我祇得出來。遵照小姐意志去做。把那家中器具。變賣出去。共得洋二百餘元。交到小姐手。我自己到黃公館上了工。王少爺您還不到醫院看看她去。她病的來路據說不輕。簡直臥床不起了。」王明春在這時候。不像從前那樣。迷戀着別人。把徐素秋置之腦後。想起從前。畢竟是好了一場。不能忘情。連忙說道。「我

這就去仁愛醫院。看一看她去。你不要不放心。我我知道。一切都好辦了。全有我負責任。」那張媽說到徐素秋病危。她也是老人家了。不免拭拭眼淚道：「王少爺說的好。馬上就去看她。要緊。小姐病本不輕。再一沒有錢。她的病更不好辦了。王少爺快去罷。」王明春連連答應。張媽一邊拭着眼睛。捉着一隻菜籃。慢慢的走去。王明春見她去了。他心事不宜遲。先去看看那徐素秋。再作他種打算。於是進飯店。收拾了一收拾。帶上幾百塊現款。逕自尋到仁愛醫院。那仁愛醫院本來規模很小。不是甚麼出名的醫院。王明春如何能看。在眼裏。一瞧那小小窄窄的門戶。他心裏已然冷了半截。再進去問訊一下。領進病室一看。那病室小得像一個鴿子窩。光線陰鬱。氣味不佳。真像一個犯人的囚室。那徐素秋躺在一張木板鐵床上。有一個白衣服。面貌粗俗。非常拙笨的上了年紀老看護婦。在房間裏伺候湯藥。王明春一見此情。他的一顆心。已然片片粉碎。噓了一聲。說道：「表妹表妹。你表兄來看你了。你倒病了。我一些也不知道。爲何不早早告訴我。是我害了你。」那徐素秋躺着。身上蓋嚴着被褥。祇露出一張瘦瘦的臉兒。那臉上的粉脂。因爲病了。已經多日不施。露出一層慘白的肉皮。微微的。又有幾個紅星也似的斑點。在上面點綴着。那兩頰上。却紅鮮鮮的。猶似雨後夕陽。大約是發熱很高。病體越發的沉重了。王明春叫了這一聲。那徐素秋兩眼似睜不睜的。微微的瞬了一瞬。也不知看見聽見了沒有。那看護婦却瀉着一張嘴。上來攔阻道：「先生。你來探視病人。少往前湊。就站在那邊。這病室裏。傳染的力量很大。病菌太多了。你傳染上她的病。可也就晚了。」王明春見了徐素秋的景象。他心裏痛似刀割。把以前的舊情。也兜將上來。不用提多們難過。那看護婦一說。他祇得低着聲音。退後幾步道：「這是怎麼樣。病得那般危急麼。她倒底是甚麼病。傳染性這樣厲害。我在這裏站一站。就會傳染了。」那看護婦見他問病。却祇搖着頭一笑。非常冷酷的道：「這個我們不知道。你去問問醫生。就知道了。她這病來頭不輕。治好了。也要百十來

天的將養。才能痊愈咧。」王明春見說得那樣厲害。自己不敢往前湊了。祇遠遠站着。看看牀上的徐素秋。依然靜默。不作一言。禁不住潸然淚下。心想此事皆由自己一念之差。致於徐素秋以巨量的刺激。放浪於形骸之外。今日之病。又何嘗非放蕩之結果。這病也不容忽視了。就問道。「那麼徐小姐臥病經旬。其間可也有她的朋友。來這裏探視於她。你們也曾記得不。」那看護婦並不用想。從容說道。「這位小姐在外。聽說交際廣博。朋友不少。不過從她一入醫院。誰也不曾來。祇有那一個姓陳的。叫陳國瑞。他來過幾次。最近一二日。因徐小姐病勢加增。每天上午都來。今天差不多又該來了。」王明春聽說陳國瑞常來。他却從嫉妒裏。生出一種感嘆來。吁了一口氣。再看看牀上的徐素秋。由不得擦着眼淚。黯然久之。又說到。「表妹。你是不能說話了麼。我是王明春。現在這裏。你連睜眼也不睜。可憐我跑來了。這樣又要走了。」那徐素秋任憑他哭他說。却祇是一個不理會。躺着連呻吟之聲都沒有。王明春這站着做甚。他想了。一想。現在去找上醫生。問問她的病。究竟有無救藥。再作道理。於是又走出去。在病室門外。却迎頭急急匆匆的。來了一人。手裏提着幾個蒲包。神色驟急。幾乎和王明春撞個滿懷。王明春仔細看時。原來這人正是陳國瑞。自己深覺他的志誠。到這時候。尚每日一來。探視表妹。說真的。表妹和他並沒有關係。自己理想中的交情。自己已然證明了。因此彷彿前嫌盡棄的。笑了一笑。說道。「陳先生久違的很。今天不期而遇。我們都來看徐小姐。」那陳國瑞也萬沒有想到。在此還有遇到王明春的可能。一見是他。登時把他所作所為一齊掀起來。可就沒有好話說了。嘿然一聲冷笑道。「王先生。你真閑在。今天居然也看看徐小姐了。你平日不來。今天正是來送她的終罷。她不見你。病還容易好。一見你。她怕倒要添上病了。你這番美意。倒不如收回去的好。」王明春看看見陳國瑞手裏的蒲包。乃是罌品。不用說是買來為徐素秋吃的。立刻也想到自己此來。兩手空空。不如人家來得體貼。貼是自愧弗如。因是就肅然起敬。聽見



他來責問自己，便覺捫心難安，惶悚無地，勉強答道：「陳先主，你是一個好人，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後悔，已經晚了。我沒有旁的感想，祇覺得徐小姐這場病完全由我而起。我在春明飯店，不該破壞她的貞操，把這一個潔白的女兒，染上了污點，而使她自己放蕩無羈，變成一個浪漫女兒。陳先生，我後悔已然遲了。我現在要找上那醫生，問問她，究竟是甚麼病，有無救藥，而後再設法花錢，起死回生，使她早占勿藥。陳先生，我的心也算盡到了。」王明春本來就一頭傷悲，這一說到哀感極處，他就又擦着眼淚，唏噓飲泣。陳國瑞見他說話尚知自怨自艾，馬上把容顏稍霽，笑了一笑道：「王先生，徐小姐的病是無望了，你大概尚不知她得的是甚麼病，我來告訴你。」說到這裏，他把嘴湊到王明春的耳際，低低說了兩個字，又繼續講道：「王先生，你想徐小姐這幾十天的放蕩，竟使她染上此種惡疾，醫生本已束手，這裏住着，也就是苟延殘喘，多遲誤幾天，她難逃一死。至於那起死回生，醫生說這今生已無指望了。」王明春一聽那兩個字，就如同青天一個霹靂，打到頂上，索得神魂幾乎都散去，九竅怔了好大功夫，才又悠悠的醒轉，睜了一睜眼，再看看那陳國瑞，明明地站在眼前，自己也是站在醫院裏，並不是做夢，他的眼淚倒縮回去，彷彿忘記了往出流，祇是怔着道：「陳先生，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說話，并不扯謊，但是我不明白，徐小姐何以鬧出那樣冤孽的病，為甚麼就沒有指望了？我不相信那醫生們，就這樣坐視他死了，而不死裏求生，作一個最後的希望。」那陳國瑞見他悲憤所至，竟然怪到醫生頭上，禁不住兜頭啐他一口，說道：「你這叫說話，我看你是放屁咧，你未說之先，自己何妨捫心自問，對於徐小姐的侮辱，既可促她變成一個浪漫女人，那麼她染受這種冤孽病，是不是一種意中事，所以她這身的病，直接說來，固然不定那一個荒唐子弟的遺留，而間接的，即是感受你王先生所賜，你還有面反怪醫生不治，你何不反躬自省，先怪一怪你自己。」王明春給陳國瑞罵得啞口無言，沉了一沉，又搖了一搖頭道：「陳先生，我

都知道是我的不好。但我們不能眼看她死在這小醫院裏。必須另覓生路。在大醫院裏。爲她診治。或前途有救。不無什一之望。你等我出去轉一轉。回來再商議。我出去就來。」陳國瑞見他意思誠懇。并不是瞎說。自己也不表示如何。隨他去辦。那王明春說完。更不遲延。一個人急忙忙的去了。陳國瑞提着兩手的東西。放在病室門外。取一個鼻罩。兜住鼻口。然後才走進病室來。那看護婦看見他是熟人。祇點點頭。兒也不說話。陳國瑞走近幾步。低聲問道：「今天徐小姐怎樣。好一些沒有。她吃過藥了麼。」那看護婦撇了撇嘴唇。微微一搖頭。又笑了一笑。說道：「她的病凶多吉少。決無指望。昨天打過兩針。今天發熱了。你若是摸一摸她去。包你吃嚇。」陳國瑞過去摸摸徐素秋的頭部。果然燒得炙手。自己才待縮手。那徐素秋忽然一睜眼。露出兩隻燒得通紅的眸子。看看陳國瑞。再看那床左右無人。才慢慢的嘆了一口氣。陳國瑞忙問道：「徐小姐。你的病好些沒有。自己覺得怎樣。可想甚麼東西吃。」那徐素秋聽見陳國瑞問。又看了看他。忽然嗚嗚痛哭起來。一霎時眼淚順眼角流下來。濕了一枕頭。陳國瑞忙着又問道：「徐小姐。你到底怎麼樣。你不要哭。」那徐素秋哭了一些時候。才吐出斷斷續續的聲音。慢而又慢的說道：「陳先生。我剛剛閉着眼睛。做了一個怪夢。你就來了。我怕。我怕我表哥。」說完了。又哭了起來。那陳國瑞一聽。忙又安慰她道：「徐小姐不必害怕。這不是在夢裏。這是真事情。你表哥王明春來過了。走去不大一會。他和你說甚麼話來。」徐素秋氣喘了一大陣。她的中氣不接。吭吭的祇是咳嗽。那眼睛祇瞪得像肉包子大。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良久才對付着。嘆出一口氣來。嚶嚶的哭了幾聲道：「陳先生。我表哥真個來了麼。這不是夢中。乃是真的呀。我閉着眼睛。耳聽他在接連不斷的叫。向我說好說歹的陪禮。我都未敢理他。現在他那裏去了。他走了麼。」陳國瑞看她的病態堪憐。神經恍惚。料是不會長久。就心裏一酸。又不敢在她眼前流淚。強忍住了。笑道：「徐小姐你放心。你表哥現在梅邊。他並不像以前了。他

看見你病重。心裏非常慚愧着。急覺得對不過你。所以他急急的出去。是爲你找那大醫院。以便爲你治病。早一天痊愈。少受一天的罪孽。他並不是一個沒有人心的人。那徐素秋聽了這話。她不注意別的。祇把眼皮眨了兩眨。又瞪了一瞪。說道：「我的病還有好的希望麼？」陳國瑞見她對問病狀。不免又切實安慰她一番。兩人說不上幾句。那王明春去得快。回來的更快。急忙忙的進來。笑道：「陳先生。我叫來了西城最大的王家醫院的汽車。把徐小姐抬上汽車。我們去了罷。早一點去。早一點好。不要就誤咧。」那看護婦見他是要走路。病人也要移出醫院。忙忙的就去叫了醫生來。徐素秋這當兒。始睜睜眼。看了王明春。那頭在枕上一動。嘆了一口氣。仍舊一言不發。那意思頗有既有今天。何必當初的感想。王明春到此時候。先做出事實來。不必再多說話。祇等到醫生來。把賬目結算。聲明轉赴王家醫院。那醫生一聽王家醫院。先給這赫赫大名鎮住了。自然退僻三舍。不敢與其比擬。老老實實的。算賬放他們出院。王明春指揮着王府醫院跟來的看護們。抬起軟床。七手八脚的。把那徐素秋抬出去。搭上汽車。又對陳國瑞道：「陳先生。你跟了我們去。看看徐小姐到王家醫院。又將怎樣醫治。也好安心。」那陳國瑞自然要跟着大家坐上汽車。一真來到王家醫院。那王家醫院。佔地數百畝。巍巍平的。建築非常雄偉。爲西城唯一的大醫院。亦是全中國。全東亞推一的大醫院。裏面的醫生。可以說是包羅高象。全世界幾大國。英美日法德俄。以及我們中國人。無一不備。真所謂資本雄厚。氣象萬千。不過那些都是醫院的浮文。我們皆不該注意。我們祇要懂得醫院爲治病的源則。照此去觀察這王家醫院。那麼這王家醫院。不過是外國人出資本。幾百名外國亡命徒。中國的浪人們。組織的一處燬人爐而已。因爲他們的目的。不在乎治病。祇不過借着外國人勢力。總伏在中國人的卵翼下。拿着中國同胞們開玩笑。治外科的。每每故意挖挖人家的瘡。使其瘡口愈擴愈大。以便治死人。抬到他們死人客裏。解剖碎屍。治內科的。更是霸道。他們往往

不顧病人死活。驟然令其發熱。又驟然令其發冷。這樣驟然幾下。病人也就不能抵抗。服服貼貼的。嗚呼哀哉了。結局也不外乎解剖室裏的碎屍。我可憐那無辜受害。給他們害死的病人。飲恨含冤的。不知有多少。但是那些人面獸心的流氓。就着外國人的勢力。又能其奈我何。所以他們慘無人道。橫行不法。又借幾張報紙。作為宣傳機關。居然還有那不怕死。情願以自己人生父母養的肉體。供他們的屠割。這王明春就是其中之一了。不過他不是為個人。却是把徐素秋送進去了。這也是他迷信西醫的心理太深。看着那王家醫院偉大的建築。起的一種信仰。其實那小醫院認為不治的病。這大醫院裏也是無能為力。這年頭兒醫生是不負起死回生的責任。這天徐素秋到了王府醫院。自然是自速其死。投入鬼門關了。那醫生真多。把她安排在病室。成羣結隊也似的。就來了四五個。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徐素秋由頭上到脚下。仔細的診察半天。又互相噉哩咕唧。翻了半天的外國話。然後由一個領班的外國醫生。拿出一張不着一字的白紙。交付王明春。又拿出一個中國銅墨盒。掀開那盒蓋。露出裏面一下子濕墨。操着一口生硬的中國話。問道：「你是她的親屬。送她來的。對不對吧？」王明春見他們診察半天。結果并未發表病象。先這樣一派做作。未免心中不明白。笑道：「不借。是我送她來。她父母俱亡。家屬無人。我是她的表哥。我算是她的親屬。」那外國醫生一聽說家屬無人。先點着頭。啞着嘴。說道：「很好很好。」說罷。他不慌不忙的。把那張紙。令王明春鋪在桌面上。又把那墨盒。擺在他眼前。兩隻手做一比式。笑着道：「你看見了麼。把左手大拇指。沾在這墨盒裏。往上按一個斗記。這個是你中國人都會。你來一來。」王明春見他說按斗記。自己都不由一呆。看那張是一張白紙。不由癡默默的。怔了半晌。又笑道：「你們要我的斗記何用。我不是來立字據。我這不過是送人來看病。」那外國醫生見他倔強。他就不客氣。祇見他的藍眼珠一瞪。說道：「我們這裏治病。是先由病人親屬。在紙上按一個斗記。才能夠收留。這是一種規

矩。你若不按，我不勉強。請你帶出這病人。另請高明診治好了。」說完，他不再要求，把一張臉放下來，揮一揮手。卽要和那幾個醫生一同出去。那王明春的目的，仍是前來治病，並不是來花錢惹氣。見醫生脾氣甚大，一言不合，卽欲袖手，這是與自己帶人來此診病的原意相反，便去攔住那醫生，陪笑道：「先生，達刻透，我並不是不聽你的話，我是病人的親屬，送這病人來看病，自然急於要聽一聽她的病勢如何。你先告訴我，她這病有無救藥，然後再談別的。」那醫生要走，原是假的，給他一攔，也就撤回身來，却還面不更色，帶個一臉悻悻然的小人神氣，說道：「你不要說別的，來我們這裏診病，先說按下半記，然後再講別的，我自然會詳細告訴你。」說罷，毫不客氣，又把那墨盒白紙，擺在他眼前，逼着他按半記。王明春一看，這才是逼上梁山，到他這裏，就非如此不可。自己既然來了，對於這醫生，總是信任的，便狠一狠心，把那左手大指，朝墨盒裏一沾，往白紙上一按，說道：「這可以成了罷，我按上半記了。」那醫生拿起紙來，詳細審核之下，還不大滿意，認爲太糶糊，終而由王明春再按了一個切真的。這才罷休。那張白紙，他們視如拱璧的，忙着收去了。那醫生這才一整容儀，表示十分滿足，又微微一笑道：「你這個中國人，真好，這你們才能夠強國強種，真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告訴你，你這個表妹肺病很厲害，并且身上有膿病。不過她一到我們這裏，她的病就好了。我們先告訴你一個喜信，明天你再來看她罷。」說完，更用他的大手，拍拍王明春的肩頭，表示着百分親善。那王明春接受着他的贊美，實在有些五中不安，受寵若驚起來，祇得又笑道：「那就求你們多多費心，仔仔細細，代她診治一下。我明天來看她。」那醫生笑着，點點頭，又免不得照着醫院的慣例，留下病人親屬的電話號碼，問他要了一筆費用，暫且收賬。王明春和陳國瑞便走出來。那陳國瑞在旁邊參觀很久，但是一句話也沒有說。他想着人家是表兄妹，正式的和親屬，自己的友人資格，無勞越俎代庖，所以緘口不言。直到出了醫院，才向那王明春道：「王先生，你看

那徐小姐的不治之症。他到了這王家醫院。就能好了麼？」王明春本來也在志志忑忑。心裏不落實。見他來問。却又沒有法子答覆。祇好含糊其詞道：「也許到了這裏來。她就好了。這是北平的一句俗語。死馬當着活馬治。你還不懂。到這裏來。終比在那小醫院。希望多一些。你說是不是？」陳國瑞也祇好唯唯否否。不加意見。那王明春回到電報飯店。這一夜不曉緣何。總是睡不真實。好像那徐素秋放在王家醫院。就如同去掉一件大事。心上空空的。真到次早。那醫院裏忽打來一個電話。告訴王明春道：「王先生。你的表妹徐小姐昨夜熱度極高。今早死去了。請你快快來領尸身。」那王明春聽了這話。猛然間。就如同一個焦雷。打在頭上。震得靈魂都幾乎飛出殼外。把身軀往牆上一靠。一字不吐。甚麼也說不出來了。等過去一些時候。始才又恢復過知覺。嘆了一口氣。流下兩行清淚。問電話那邊道：「你們說徐小姐死了。她是幾時死的。你們醫生。昨天還說有救。為何一夜工夫。竟爾與世長辭了？」問了幾聲。那邊靜悄悄的無人應聲。王明春賭氣掛上電話。甚麼也不顧得。一下跑來王家醫院。那王家醫院問他的來意。領他就到那外國醫生處接洽。那外國醫生迎頭和王明春一碰親熱。又是拉手。又是拍他的肩膀。笑着道：「恭喜你。恭喜你。你的表妹得救了。這照我們外國基督教上說來。她不但得救。而且升了天堂。不瞞你說。我在她死後。已經在上帝面前。為她虔誠祈禱。她雖死了。却是精神永在。就是基督教說的死後永生。你實在該當慶祝的呀。」王明春抱着一腔悲憤來的。却不想他這迎頭。先來一套莫名其妙的言語。登時又是一呆。但轉而又苦笑了。說道：「豈有此理。我表妹又不是基督徒。死後何有上天堂之可能。并且那天堂地獄。不過宗教家的玄想虛設。來騙一般無知無識的愚民的。與我表妹何干。我先問一問。我表妹死得這樣快。究竟是什麼緣故。你們昨天收留下來。是怎樣說的。不是滿應滿許。說是病有救藥。到了你們這裏。就算好了麼。却怎麼又不然起來。一夜之間。她怎的便死去了。」王明春說到這裏。氣

憤填膺。聲色俱厲。就揪住他的衣服不放。那醫生聽他出言無狀。并且舉動又無禮貌。早氣得把鬚鬚一根根扎煞起來。那藍眼睛也瞪了一瞪。他那大肚皮一鼓一縮的。已然成了氣喘如牛。抬手一推。就推開王明春。怒道：「不識抬舉的中國人。你們自己相情願的。把病人送來。並不是我們登門奉請的。病好病壞。那是上帝的賜與。誰也不能干涉。怎麼你這樣不講理。」王明春悲憤達於極額。見這醫生不服軟。更是不依不饒的。拍案捶胸。大鬧起來道：「你們外國人開的醫院。原來就這樣不講理。說話和放狗屁一樣。昨天送進的病人。一夜就死了。」那外國醫生非常具為應付病人家屬的經驗。見他悲憤欲絕。他才一些不動容。祇是微微晒着道：「可是說的是呢。一個好人就死了。不過死了還在其二。實話告訴你。說她的屍身。現已抬到解剖室。加以解剖。大卸八塊。我們要利用她的身體。研究一種花柳病菌。現在還未研究到結果呢。」王明春聽他說的。十分悽慘。不由大驚失色道：「你怎麼說。我表妹給你們大卸八塊。」那醫生更是不動聲色。毫不覺得稀奇。鎮靜如常。微微笑道：「是的。她的身體。已經解剖每一部分都有專門家解析化驗。故此你若想得到一個整個的屍身。那就是你的理想了。」王明春見自己急得要死。那醫生却這樣冷靜。氣得跳起來。把手伸出去。拍地一掌。就擱在那醫生的臉上。大罵道：「放你媽的大狗屁。我們的病人。好端端的一個整身體。你們不得我們的許可。竟敢擅自做主。把她解剖。我罵你這外國祖宗。你把我表妹害了。你就是還我表妹的命來。」那醫生臉上捱了一掌。却微微一怔。抬手摸摸自己的嘴臉。把那頭左右幾板。再也不鎮靜了。跳起腳來。神色一變道：「不講道理的中國人。你的表妹解剖。有你立的字據為憑。怎說是未得你的許可。你不要胡賴。不服可以去法院起訴。我們候着。」王明春聽他說得特別。又自莫名其妙。祇可又淚罵道：「那一個王八。兒養的。才立給你字據。你才是胡賴。」那外國醫生微微的。又是一笑。不慌不忙的。從兜裏換出一張紙來。打開遠遠的指給他看道：「你瞧

這字據不是蓋着你的斗記了麼。這就是你的字據。你聽我念給你聽。立字據人王明春。茲因表妹徐素秋身染惡疾。經王家醫院診察。已至不可救藥。本人爲對於科學有所貢獻。及爲將來患斯疾者得有治療新方起見。特立字據。倘表妹病歿。情願將伊屍體。無條件送與王家醫院解剖。恐口無憑。立字爲憑。年月日王明春押。那醫生念完了。又對那王明春微微一笑道。你聽見了麼。這字據上有你的斗記。你能夠不承認麼。王明春一聽他念。就又不明白了。及至念到末尾。聽他又說斗記。自己才又豁然醒悟。知道他說的。大約是那入院時留的斗記。便道。你說的那斗記。不是昨天我按的那個麼。那怎麼可以說是我允許你們的字據。拿來我看。說罷。伸手待要去搶。那醫生却已然提防他這手。輕輕的把字據一招。就掖入他身邊。閃了一閃身。笑道。你不必多說。我那字據。在手裏爲憑。才敢遵命解剖。否則豈敢蔑視你們中國人的人權。話已說畢。你願意如何。就請你如何罷。那醫生說畢。輕俏俏的退出這房間。一路嘿然而笑。漸漸去遠。王明春給他弄得哭笑不得。自己不曉怎樣才對。想了又想。這種外國人太狡獪。那張字據上的斗記。乃是他們騙自己。以空白紙來。教自己按的。却不意無理至於此極。居然以那斗記作爲利用品。活活的一個人。竟爾給他解剖致死。以自己看來。表妹縱然不可藥救。總尚有幾天活。不會死得這等快法。明明是他們不待病人死亡。卽施解剖。把她一條性命送終。自己固然不能甘休。可是他們已然這樣辦了。同得不管真假。他們拿了那證據。算是百無一失。白已縱然不答應。又能其奈彼何。王明春想到這裏。無法解決。終而百無聊賴的。踱出這王家醫院。自己彷彿一身飄盪。如同一片落葉。別無牽掛。也不知何所適從。那醫院門外的洋車夫。問他要車不要。他都置若罔聞。一概不曾聽見。信步所之。也不辨東西南北。走了一程。忽然來到那北海公園門外。王明春站在那路旁。看見那公園的出入遊人。就把當初自己來北平的第一回。和徐素秋到這裏玩的事情想起來了。因不知不覺。掏錢到售票處買



一張票。又躡進這公園來。一路但見那溜冰來去的男女。成雙作對的。又說又笑的溜搭着。其狀格外甜蜜。王明春無心去溜冰場。祇順着石橋向北。走了下來。走到那濠濮間左近。兩條腿有些受不住。坐下來。略爲休息。看看對面。却正是那座船塢。所有夏天用的遊船。冬令一概貯藏於此。有的扣在岸上。以待來年。有的還在水裏。給冰凍住。王明春見景生情。曾記得那第一次和徐素秋到北海。這划船是忘不了的。那時天氣已然初秋。前幾日又因爲落了一場雨。水平如鏡。微波不興。沿岸柳樹榴荷。一片翠綠。所謂湖山如洗。似在圖畫。恰和當時的情景相仿。而自己和徐素秋幼小時候的耳鬢廝磨。直到自己由上海回來。無意中愛苗頰長。就演成現在的局面。又道是人海滄桑。不堪回首。想起從前。徒自勾起無限煩惱。這才是人歿水猶寒。王明春就悵悵在這太液池邊。一時似乎更不忍即去。那天色漸漸過去。午牌。北海遊人。慢慢的增多起來。王明春繞着池邊。徐徐的溜着。不知不覺的。又繞到那石橋上來。站在橋中心。看那橋下。也有溜冰的男女。越出溜冰場的席牆外。自由行動。在那橋孔下。穿來穿去的遊戲。一時東來一對。西來一雙。在冰上翩翩飛舞着。好看煞人。王明春生在南方。對於這玩藝。不大內行。看着却也頗有興趣。猛然橋下一陣香風吹來。一羣男男女女的。又各肩手搭捉着冰鞋。紛紛越過這石橋來。王明春一見那羣男女中的一對。男的穿的是西裝。時髦漂亮。光溜溜的背髮。自己不大認識。再看那女的心裏却嚇了一跳。原來那女的。穿一件一九三四年的藍呢長外衣。那袖口胸前腰後。都是一排一排的白亮亮銅鈕扣。這外衣的裁製。更爲新鮮。肩頭上厚層層的。堆了幾塊呢片子。顯得那肩背十分寬大。加上那腰間一條帶。束得緊緊的。細細的外衣的下擺。却又忽然四散開來。非常寬博。好像扣在地上的一口鐘。就這樣寬窄不同。恰如一個細腰葫蘆式的外衣。把那女的整整包裹起來。由後面瞧。紙露出那女的半頭鬢髮。和脚底下一雙鞋後根。王明春看着那女的漸漸把一顆頭偏過來。使他看清了。原來那女的不是他人。

竟是自己的愛人張美麗小姐。王明春怎不嚇得一跳。那張美麗看見他。却又是無理。祇盈盈的把頭一點。笑了一笑。卽和那男人肩靠着肩。手裏各提着一雙溜冰鞋。走下石橋而去。王明春又在溜冰場的北海裏遇見她。心中自是歡喜。可是看見她同着一位男士。略覺失望。不過給她盈盈一笑。自己又振起興致來了。心裏似七上八下打吊桶般。上上下下的跳個不休。不待詳察。那腳底下亦步亦趨的。就自然而然的跟他們走下橋來。到下橋時。那張美麗二人。業已走進直達漪瀾堂的小門去了。王明春在那小門外徘徊一刻。也冒一冒胆子。大步走進那小門。直趨漪瀾堂。漪瀾堂的廊下。冷冷清清。茶座都收起來。祇有那玻璃窗內。是溜冰人更鞋之處。王明春看看溜冰上的男女。一個個仍在方興未艾。在場上東飛西馳。穿梭也似的來往。站了一站。再拉開那玻璃門。走進去一瞧。亂糟糟的。更衣易履的男女。起滿坐滿。話聲及耳。眼花繚亂。辨別不出誰和誰來。再尋上幾步。這才找見了。原來那張美麗和那男人。正在一角。脫換溜冰鞋。張美麗坐着。內一條大腿伸出去。那一隻腳踩在那男人的膝蓋上。那男人屈着一膝。跪在地上。兩手替她脫換皮鞋。恭恭敬敬的。又給她繫溜冰鞋的皮帶。這本的茶房門的事。而那男人偏要當衆躬親爲之。或者也是惟恐利權外溢的意思。王明春貿然而來。想找着張美麗說話。但是來了一見這種情形。那一頭的勇氣。好像就給劈面的一桶涼水。澆得息滅。遠遠的先着眼呆望。直是做聲不得。那張美麗的溜冰鞋。給那男人換好。她好像很驕傲的。還把那一條大腿。從那男人頭上邁了一邁。始笑吟吟的起立。那男人伺候完了她。又急急忙忙的。自己坐下脫換。張美麗却又不等他了。一個人走下來。她的兩隻腳穿着溜冰鞋。那刀刃踏在木板上。騰騰的山響。王明春看這是個絕妙的機會。便又把勇氣鼓過來。一直望着張美麗。走到場門。叫着兩聲。「張小姐。張小姐。」那張美麗猛聽得叫喊。急把頭一扭。看見王明春。不覺厭惡之色。溢於眉宇。道：「你幹麼老跟着我。你是甚麼意思。」王明春見她能夠說話了。就把

心放開，笑了一笑道：「張小姐，我來報告你一件事情，我的那位表妹，她已然死在王家醫院了。」張美麗見他說的事，和自己並無關係，而且那徐素秋死不死也非自己所欲知道，就一皺眉頭，說道：「我不認識你表妹，她死不死，何須告訴我？我不管你們的事。」王明春見張美麗倔強如故，自己心裏又早慘痛，又是委屈，說也說不出的，祇剩了紛紛淚落，默無一言，沉了一瞬，才擦眼睛道：「完了，我到如今尚有何說？誰都可以怪我，我成了千古的罪人，你可知道。我孀母爲了更正那段新聞到那小報館，未鬧出好結果，反賠錢惹氣，累得一病不起，祇剩得一口氣未斷。我叔父回來，把我一氣逐出，我現在一人住在電報飯店，恰在這時候，我表妹病在醫院，又給醫生借外國人勢力，不待許可，公然解剖致死，把一條命斷送。我這是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不期然而然的就走來了。張小姐，請你容我幾十分鐘的時間，讓我詳說。」

王明春惡惡的瞪了一眼，攜着張美麗的手，飄飄的就走下場去。那張美麗給這一來，她也就不顧了，逕自和那男人下場。她內衣穿的短衫短裙，露出兩截大腿，身體在冰上滴滴一轉，那裙裾四散開來，猶如一把撐起來的小傘，非常好頑，不知引起場中多少男女們的艷羨。不過在王明春看來，却覺在興味毫無，沒有再往下看的心思了，呆立久之，始才慢慢又走出這溜冰場的範圍。徐徐踱出北海公園，信步所之，不知走了幾何時間，又到了那自家門首，却見門外張貼着一張「怡善堂」的黃紙條，門板上貼着兩大張白紙，聽差去媽出入，都穿上雪白的孝衣。王明春看見，這才吃了一驚，曉得已到了自家門外。急過去一開門，那聽差們見了他，却不放了，說到：「少爺，你回來了好極，正是時候。太太早晨死了，老爺祇哭着沒有人替他喪駕靈，說是王家爲甚麼落到這步天地，你快進去哭一哭太太。」王明春

到這時候真個噴笑皆非。王太太尚未入殮。正停在那床上。王經理站在一旁。一對一對的往下掉眼淚。看見王明春進來也是驚喜着不知如何是好。王明春跪地哭着孀母你死了我也明白了。今後我要走上光明的道路。立志做一個好人。以慰你留下的魂靈。王經理見他覺悟了。他此時再也不肯重領逐客令。祇是拭着眼睛嘆氣。甚麼也不說了。

完

陳啓天著

傳

評

鞅

商

國學小叢書